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徐先生像讚

其節其孝得天者全平生學力身後
名傳儼兮冠玉積善堂前再拜公像
清風颯然

大德丙午立秋廬陵後學趙良珏拜
手謹題山陽李君實所藏

仲車徐先生真像

神動天隨金相玉質則而象之有吾
君實

皇慶癸丑秋玉霄賓書

觀其貌思其德儼然正氣如節孝者
能幾人聯璧題讚君實家藏皆彷彿像
其真者天地間識此又能幾人耶故
亦為之讚曰

冠冕佩玉有此像在秘而藏之海
嵩岱亦將延綿兮德惠下代

大德丁未春無髮士祖可敬讚

節孝先生道德文章著于人心載在
方冊者人皆可得而見至於其平日
衣冠儼雅雖欲髣髴其形似之萬一

而不可得也

先生之世孫文明字煥甫與秀發同里又甚厚故嘗得閱其家藏前賢翰墨諸名公跋文因求

先生之真像傳寫而珍襲之意不載而下觀者如親挹

先生之風采若晦翁所謂凜然可肅薄夫者是亦警誨浮俗之一端也夫大德丙午四月既望山陽李秀發薰

沐敬讚

重刻節孝先生文集序

嘉靖癸亥余來守淮郡展謁先正祠宇節孝先生祠乃在郭之東郊見其木偶清光猶肅肅動人心骨顧棟宇周垣悉就摧毀稍葺而於之雖闔廟旋輿而高山景行之意未嘗不戀戀於東郊云淮為雋國蔚然文興余思風其鄉之後進其惟鄉之先正乎乃取節孝先生之

文以程學者郡故有刻日久板湮
缺難觀余為之剔其湮補其缺字
畫完好觀者可琅琅徹矣乙丑春
余奉

命督海上諸軍事以行淮之多士習
余不可無序言余何以為言哉先
生之行誼文章古今人贊述備矣
茲不復贅獨刻文者之意可與爾
多士商之文之說長矣大都上焉

者充養完粹直吐真機發元精而
闕元化其下者則卑卑剽假文與
人兩不相值如優孟學叔敖君子
譏焉以出之非肺本故也今觀先
生之文淵渟颺發不可羈禦蒼蒼
正色爛溢於筆鋒之表長歌短咏
悠然鏗然間從而想像之又綽有
春風沂水之趣所謂美而愛愛而
傳者信矣然先生豈徒以文其文

哉先生固有德之隱君子也史稱其純孝天成篤行卓犖貞不絕俗和不比人以是襍抱而一吐之於文也豈與妾妾命舛之士較妍醜乎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先生之鄉淮山叢桂香靈勃鬱蒸為瑞雲不繪而煥長淮一碧東馳遙遙經數千里以達溟渤寔以導源自桐柏山也我思先生之文猶是哉猶

是哉故今日重刻之意不徒以其文頌與爾多士求先生之德因以求先生之文也况生於其鄉習其風土而履其山川日取詩文而誦詠之以想見其為人恍然若見眉宇於几研之間而親聆其聲咳有不躍然而起以思步其高蹈者乎茲固重刻者之意也若徒以其文而已矣則豈先生之外無文哉諸

士子曰是不專以修文勗我殆以
修德勗我率是意也雖告之世世
可也遂次其語以暢於篇端

嘉靖乙丑歲季冬吉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整飭淮揚兵備浙江按察司副使
前兵科左給事中東萊後學劉祐
拜書

節孝先生文集山陽舊板燬于兵四世孫坦家藏嘉
禾墨本字畫磨舛先後失序夫亨再叨鄉部退食之
暇從而訂證編次之他如 皇朝名臣之錄東都卓
行之傳及 先生與門人問答之辭蘇黃諸老往來
之帖莫不附見再用板行觀者不待旁搜遠討而瞭
然在目矣慨惟高大父待制撰 先生行實之狀
曾大父中書跋諸賢詩帖之編今詩帖之編已失而
行實之狀幸存夫亨無所肖似乃今裒集全書藏諸
鄉校以承先志壽於無窮亦足以見王氏之於
先生真有夙契云

淳祐庚戌冬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
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王夬亨序

節孝集目錄

事實一卷

臣寮奏乞以判官克教授

吏部符克楚州教授

發運蔣公奏乞改官

知楚州襄公奏乞改官

諸司王公等舉奏乞異寵

運使章公再奏乞處異寵

知江寧府曾公奏乞處以太學官

改官告詞

開封尹王公奏請賜謚

賜謚告詞

待制至公撰行狀

皇朝言行錄

皇朝東都事略卓行傳并序

諸君子帖

文集三十卷

第一卷

古詩十首

忠烈詩并序

和楊掾月蝕篇并序

大河上天章公顧子敦

李太白雜言

送程守并序

送李端叔

上趙少師并序

俊老行送林次中赴都司并序

魯恭王祠并序

莫飲吳江水寄陳榮中

第二卷

古詩十四首

瓊花歌

姚黃并序

大松

菱荷并序

雙樹海棠二首并序

玉女花二首并序

和李道原清風騷

聖淮篇示門人

太華

管春風

高樓春

淮之水示閩人馬存

第三卷

古詩十九首

項羽別虞姬

虞姬別項羽

白雲先生

山中樂

花下飲

江南春

歡樂辭

登高辭

淮陰義婦二首并序

北神烈婦并序

謝蘇子瞻三首

感秋和張文潛三首

謝周裕之二首

贈玉師失鸚鵡詞

第四卷

古詩二十二首

送蔣憲穎叔并序

謝呂帥寄書并序

送程運判

代玉師謝蘇子瞻

寄李道源

酌李道源彈琴之句二首

和馬秀才并序

謝皇華使者并序

謝田守并序

謝畢令

謝王觀文韶

謝呼延禁侍

昨日之夕和蔣穎叔

寄崔尉

送張君河朔之行

荅范君錫汎汎愛花之句

贈倪敦復

贈張敏叔

送汝弼赴潭倅二首

富貴篇荅李令

第五卷

古詩二十九首

寄管文中

贈查宣教

荅盧魯山秀才

荅劉子靜并示魯山

和魯山感春二首

呈次中

述懷寄呂帥

和李自明二首

送沅州通判

贈呂帥

謝周廉彥致奠

寄道源二首

和李自明

送呂掾歸揚州

寄范掾

送晦叔

贈張敏叔

送辛朝奉

送崔主簿赴雅安

送張九掾兼簡同事錢明府可與慎叔良蔡彥

規同一笑也

送王潛聖

寄張文潛

代簡呈通理察院

送詩僧嚴上人

送端叔二首并序 再送端叔并序

第六卷

古詩二十三首

呈路倅

奉呈河中教授

奉呈守道

贈蔡長官子

謝董元達

謝石運幹仲謀

寄陳伯模

送李光道

卜居一篇二章別望之并序

西山高寄崔刑部荅崔伯易之句

送張宜父赴南從僕府正彥

寄吳行甫并序

贈荆南王秀才天爵集虛二堂求詩仍往武陵

送李昂長官

謝江倅

謝李次翁

荅李昂長官富貴貧賤終篇之賦

贈陳留逸人二首

謝葉祖洽

送沈判官

酬傳道

第七卷

古詩二十七首

寄龔豫之震

謝永城令陳德任舉

寄豫之

贈郎朝散

乞留草贈路倅

吞俞簿

吞倪令挑戰之句

送思權隨趙守赴揚州

謝存中送四花并酒

寄蔣大漕

寄汝弼

古風一篇贈梅使君并序

寄江子和

送呂明府

送陳明府

再送呂明府

有客所養厚一首贈送吳安中歸省其兄

和吳奉議

贈程秀才

送甯秀才所祝四言

送張子厚滕縣行

送錢思權

贈張教授與弟別

戲荅二首

贈徐彥

寄朱少府

代人上陝西漕生辰

第八卷

古詩九首

贈慎伯筠

送秦漕并序

寄大康知縣周宣德

送張漕正言并序

送趙漕偁并序

送趙守并序

謝玉師

送雲鶴山人

送李守孝博四言并序

第九卷

古詩十五首

贈武夷旅人并序

贈龐公四言

送裴守并序

送范思德

送李推官并序

送喬司法

送賈鎮卿

可養一章別范子舟

送山陽宰

贈呂公侍講

送汪宮教

代諸生送蔣守二首

送山陽太守李公并序

送江倅

送蔡守并序

第十卷

古詩三十四首

謝李自明并序

贈胡大夫

送呂清叔三首

贈王觀文并序

答張文剛

答劉子靜

送穎叔

和張文潛晚春

示諸生

謝張尉

送秦潛

贈鄭毅夫

送陳長官赴衡陽

贈慎彥鄰并序

谷何楚才

還崔秀才唱和詩

贈慎叔良三首

贈盧魯山六首

寄秦少游

贈錢思權四首

贈袁評事

大河上蔣實文

第十一卷

寄王十七丈

寄張芸叟

寄吳安中

贈魏教諭

贈陳誠父

贈張才父

贈陳糾

和蔣龍圖二首

和李自明

和倪敦復三首

吞范君錫三首

呈周裕之

恨君不作洛陽客

答錢思權

妾薄命并序

如今

夢中作

誰何哭

客去

醉中詠牡丹

第十二卷

古詩二十二首

揚柳枝

睡二首

醉題友人詩後

同門人夜看花

謝人惠梅花

代簡招魏君

偶題

三月三日作

鴈從何處來

金沙行

夢李白

好笑南郭公

觀草

繡屏戲呈思權

與熊能作策寫詩

莫望草

所居二柳

書樂陵王伯年太子傳

哭崔刑部

哭狗狗

偶述

閔災詞并序

第十三卷

古詩十六首

復古頌并序

暴雨

思誠齋夜坐

逃席

有客何爲者

周長官出二子詩相示

又贈二子

封本堂四言并序

書江氏芝草記後四言

新安呂尚書夫人墳四言一首

謝秀才晦庵

哀吟贈蔡子驥女

題淮陰泰山行宮廟

登淮陰古城并序

愛愛歌并序

一般花下飲一盞

第十四卷

古詩十六首

題寄亭并序

耳邊啼鳥喚不起

何述

有客不為賦

八月十四夜

中秋月下作贈呂秘校

寄汝弼周君

寄張宜伯

釣者

漁者

漁父樂

漁翁

淮陽

臨卧

哀哀詞

李陽水象

第十五卷

律詩二十六首

弟屋平并序

重陽日訪馬存秀才席上寄崔守

哭彥規七首并序

贈胡大夫

寄呂帥五首

贈劉懋功

贈汪判官

贈劉閣使

寄路侔

和范君錫觀梅二首

和呂秘校觀梅二首

寄顧瀛州

送倪敦復三首

第十七卷

律詩四十一首

寄呂海州嘉問

贈至興五首

復明經

和蔣龍圖

送呂清叔四首

和蔣隸叔二首

送人之洛陽

寄蘇子由

贈慎叔良

寄田大夫

寄慎朝奉

寄張景修

寄朱博士

和李閣中

送王潛聖四首

送李守

寄林處

送蔣憲二首

和寒受之四首

謝趙朝散

謝秦少游并簡參寥

送李潛

送雲鶴山人

和孫元規資政遊園二首

第十七卷

律詩三十一首

贈玉師失鸚鵡二首

謝蔣穎叔二首

泣謝陳德任

和湯令

召汝弼

振飢篇贈陳守二首

送山陽宰高奉議 贈穎叔

送吳坦求師仁 荅李閑中節推

和沈判官 謝蔡子驤

寄朱至機一首 寄穎叔

送婁六秀才 和楊守清容堂并序

書狄梁公傳 夜賞花寄敦復

戲荅君錫酣戰之句 示汝弼

和崔刑部凭欄 呈敦復

和汝弼 上蔣公

代書寄次翁

和路朝奉退居 送至機

第十八卷

律詩四十首

寄路倅洪澤阻水二首

和潘朝奉 和路朝奉新居十五首

送路倅二首 和石宣德五柳亭

送秦潛 送宮教郎朝奉

送李憲二首 送程守二首

送人從軍 贈山翁

山翁荅無分之句 謝張才甫筇竹杖

戲呈魏評事三首、寄江子河

和路太博 謝穎叔

寄王觀文 別崔刑部

送秦少游

第十九卷

律詩三十二首

送慎彥鄰赴舉 寄蔡子驥

送管久中 贈鄭毅夫

戲答何楚才酒肆 和張文潛晚春四首

二老寄朱廣微二首

送曾子開 送慎彥鄰

呈舒信道 呈張敏叔

贈探花郎 寄呂秘校

贈余進士 寄王潛聖

答范君錫 上胡先生

和潘朝奉 和呂秘校十首

贈蔡子驥二子

第二十卷

律詩二十二首

答崔汝弼 答魏老二首

答楊存中

謝張先生出示鐵笛

上林殿院次公九首

寄顧龍圖

寄張子中

過故鄉并序

少年行

贈李通直

寄范君錫

寄崔汝弼四首

寄裴守

贈盧君常

君向瀟湘我向秦

寄朱廣微

答白雲之句二首

菊花

贈黃魯直

第二十一卷

律詩三十二首

示諸君

妾薄命四首

璽書長句

瑤真詩并序

詠慎郎中園木香

長春花五首

天下風流無楊柳

誰把閑愁付綠楊

一生多恨瘦纖纖

一片花飛減却春

問楊柳

白蓮花

野花

謝人惠梅花

海棠花

別玉女花

又綠楊二首

柳絮二首

荷花

敗花

杏花

雙頭芍藥

第二十二卷

律詩四十一首

春草

題紫極宮

移竹

柳上見鶯

贈王師鸞鵲

舞馬詩

十扇

華陽山五首和查教授

華山四首

秋山

太華

宿山館十首

宿溪亭

過望恩臺

望淮亭二首

第二十三卷

律詩四十一首

天都仙二首

早朝仙三首

朝迴仙

文仙

武仙

富仙

貧仙

貴仙

吟仙

醉仙

醉起仙

康仙

寒食

地仙

王妃

麻姑二首

閑仙

茶仙

夜宴仙二首

困仙

浴仙

詩酒仙二首

太平仙

贈別仙

雪仙

望仙

無妄仙

希夷仙二首

悟仙

惡偽仙

劍仙

水仙四首

第二十四卷

律詩三十七首

無累仙

笑仙

憂仙

閔仙

又水仙四首

勞仙

宴仙

晨起仙

童仙

老仙

飽仙

飢仙

茶仙

狂仙

迷路仙

賣藥仙

無知仙

飛仙二首

謫仙

忘憂仙

力仙一首

急仙

慢仙

又雪仙二首

求仙

玉霞弟子

藐哉

奇哉

不可知

莫回頭

無柰何二首

謫仙謠

勸君仙

龍仙

鳳仙

鸞

鶴

第二十五卷

律詩

清虛臺

華州太守花園

送李守

擬和御製賞花釣魚

舞

錢塘江潮二首

秋水

題東軒二首

中秋月二首

九月九六首

除夜四首

喜兩上山陽守

詠雪

吞雪

春雪二首

雪中書事

秋風

秋雲

樵家

村家

漁者二首

織女

第二十六卷

律詩

雪十首

偶述

催粧

錦被堆

神宗皇帝挽詞

代人進太皇挽詞并表

閻博士挽詞

苗戶部挽詞

林漕挽詞

蔡學士挽詞

第二十七卷

挽詞

蘇子瞻挽詞

蹇侍郎挽詞

楊集賢挽詞

韋侍郎挽詞

林殿院挽詞

甯倅挽詞

李朝議挽詞

哭張六并序

招陳顧魂挽詞

第二十八卷

雜文

禍福戒

安叟訓

荅舜問

嗣孟

復河說

越鄉銘

書鄭縻傳

江寧句容縣廳壁記

題山陽倪大夫北軒

題陳吏部詩後

第二十九卷

雜文

荀子辯

四維辯

辯習

侯生辯

論兵

策問

命說

第三十卷

雜文

代人求薦二書

上楚州慎郎中書

上提刑邵學士書

代崔刑部與劉易先生書

上楚州太守書

代汪主簿上田提刑

代人請見書

代人上省判將工部書

上趙發院書

代慎秀才上陸學士書

與應公望薦王秀才書

與吳待制書

代李駐泊與許職方啓

代人回報啓

代李駐泊上李客省啓

代慎駕部上南京劉相公啓

代人與壽春令啓

代人與濠州郭右司啓

代李駐泊與沂州石比部啓

與寶王大師啓

代池倅慎駕部與太守先狀

代慎郎中遺表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附載

第三十一卷

語錄

迪功郎淮安州州學教授翁蒙正

景定甲子孟秋初吉重行編次校定

節孝先生集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集事實一卷

臣寮奏乞以判官充教授

臣伏見楚州勅同進士出身徐積經明行修事親至孝家雖貧窶必以其旨養其母及居母喪徒跣廬墓日自執爨具膳如生三年無違僅不滅性無田可耕無屋可居而收養孤甥教之養之甚於己子一方之人服其道義節行自為布衣時已延致州學相與師事後既登第監司郡守屢徇人之請優令在學自元豐推行學制以郡官兼領教授自此引避無復廩祿之賴矣今年過五十其窮益甚而清苦自守終不

妾干於人但不幸有暗疾以此不可出仕然其安貧
好學訓道諸生應酬士大夫問難質正雖貧不廢也
朝廷近下兩省臣寮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固不易
得伏望 聖慈置其疾苦錄其所長特除以判司官
差充楚州教授仍實三年理為一任使積遂霑俸給
伏望

勅旨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徐積除揚州司戶叅軍特差充楚州州學教授

吏部符充楚州教授

準尚書吏部符今月二十五日卯時受

勅中書省臣僚上言竊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崇獎此
樂盛德之士者以其風化之所繫也臣伏見楚州進
士及第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聞其道義文學
顯於東南者垂三十年久處鄉校以教育為事秉德
純一士民歸仰今安貧好古之志老而益堅臣愚以
謂積雖不從仕若

朝廷特與改官優加廩俸使天下之人知

朝廷貴德獎善之意足以敦厚風俗實有補於聖化
伏望

聖慈詳酌施行內黃貼子今風俗偷薄民未勸善如

積之賢若蒙旌別庶幾四方之人知所矜式伏候

勅旨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徐積特與除楚州州學教授

發運蔣公奏乞改官

臣竊見楚州同進士出身徐積少孤事母至孝得於天性初以進士貢有司不忍去其母遂徒步携戴羈旅以入京師母死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廬於墓側食粥三年瘠毀之貌見於形色逮終喪至今猶設几筵溫清告面如事其生按自治平中登科以耳疾不仕寓居佛寺閉門不出一布袍二十餘年饘粥不繼而

不改其樂有所饋遺皆却而弗受今居本州州學見充教授月得供給自奉甚薄而斥其餘以周親舊之不給者臣久在本州察其所為出於至誠古之所謂孝廉者未能遠過至於讀書為文長於理趣辯論慷慨壯而不屈楚俗本薄今乃近厚實積化之近楚州嘗據眾狀敷奏以應赦書之求伏蒙

聖慈憐其節行加賜采帛然猶未盡旌賁之義况積已係進士出身偶以病廢其學行足以為四方表率欲聖

朝廷特賜攷察與改官充本州州學教授使得微祿

以終其身如此庶幾下以助四方敦風礪俗之方上
以見

朝廷表賢顯善之意

知楚州憲公秦乞改官

伏見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孝友之行發於誠心義理
之文資以學術其居鄉則安處窮約雖弊衣糲食一
介不取其事親則躬執勞苦雖嚴霜烈日終身不渝
交遊託以死生宗族均其俸廩潔已刻意踰四十年
平居杜門未嘗求聞於人故學士大夫知其入者常
少或稱其文或道其行至於究知物情推見天變通

政之體識兵之機練習古今而智足以知當世取舍
慨然有尊主庇民之心雖素所從學者有不知也積
始舉進士以治平四年賜出身始赴舉時不忍一日
離其親推車載母暴露道塗有重聽之疾由是不肯
從仕元祐元年緣近臣薦舉即就除為學官一方之
人知所矜式庠序學者彬彬加多至有革頑立懦勇
於為義序序斥竊謂爵祿慶賞所以助治然不必徧加
於天下而民自勸天下之真賢實廉蓋鮮矣果得一
二而序諸位褒異寵獎以風四方則人懷慕心表樂
遷善今積賜第已二十有六年在任將書七考國子

祭酒司業及監司守貳薦者十數人其行實資望殆
難與比自布衣擢居學校者分較錙銖同議輕重若
必論年理任事應格法始與之改一官是以衆人遇
積恐非

朝廷褒德進賢養廉耻息貪競之意向使積早自貶
損與俗浮沉甘屈首於勢利之域宜已自致顯位其
下猶不失焉即乃能用心剛明以義勝欲仕不苟進
默與道遊既未蒙超拔佐時宜有以旌別勵世伏望
聖慈更賜攷積經行優加錄用勿限資格特與改官
依舊充本州教授仍許不理任數以優養其身而寵

異之庶幾顯示中外敦厚風俗已具

錄奏聞外謹具中

轉運衙伏乞更賜敷奏施行謹狀元祐七年十二月
一十七日

諸司公舉奏乞異寵

具位臣王宗望等伏見揚州司戶叅軍充楚州州學
教授徐積事母至孝卓異之行遠追古人其餘事讀
書著文博瞻清奧足以為學者宗師不幸以耳疾廢
居里閭教導生徒取給而止蓋其名節暴著尤見於
幽閑窮約之間

陛下即位之初宗望以從官論薦起除州學教授歲滿復留治書八考前後授官國子長貳監司守臣列其行而聞於朝者非一而積行年六十有七分老教官而秩卑祿薄不離探屬未酬朝廷所以褒表德行砥礪風俗之意論者惜之臣等伏見昨者朝廷以福州教授陳烈年老就任改宣德卽俾食其祿而又其任以終其身今徐積年已庶幾重以疾廢而宜在所禮况盛德高行不在陳烈之下使積萬一無疾幸遭

聖世不知

朝廷處以何官為稱公義而退居鄉校已可惻然况復限以資格與衆無異臣等竊懷區區不敢苟默欲望

朝廷特賜異寵使善類興起其勸必速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元祐 年正月一日狀

左朝散卽權發遣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臣
徐君平

左朝奉卽權發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公事臣黃

隱

左朝請卽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公事臣張商英

左朝奉大夫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兼制置鹽礬茶臣彭次雲

左朝請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兼制置鹽礬茶事臣丁宗望

運使章公再奏乞異寵

臣近於月日內與本路監司連銜論列楚州教授徐積至今未蒙

朝廷指揮臣再詳徐積道德文學之實高於古人徒以微疾廢居里巷非獨當世有識之士所共嗟惜後世論事者擬人考官必使聖時有遺賢之議實非細故此臣所以不敢避冒昧之誅而再獻前言拳拳之誠也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知江寧府曾公奏乞處以太學官

臣待罪後官職在薦士有所聞見不敢以中外為間臣伏覩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安貧守約垂四十年其稱於天下不止一善而於事親

最為篤至力行之外讀書為文雖處閭閻有志世務
察其所存蓋非山林之士沉溺枯槁者之所為也不
幸耳疾不能出仕

朝廷昨用舉者處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然臣
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使太學
諸生朝夕親炙而則効之自然四方承風遠近知勸
其於補助教化成就人材得積一人所補多矣伏望
聖慈因臣之言詢訪近臣如臣言不安乞優加官秩
授以太學職事然尚恐積安於鄉里未易輕致乞
勅本路監司守長敦遣就道量給裝錢及具人船送

至

闕下如此則

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者昔唐用陽城
為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
何蕃為太學生而六館之士不從亂蓋賢之所在必
有宏益况今風俗陵遲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在崇
獎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為

朝廷言之忘其身之踈遠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
士雖知其名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稱積之賢者
眾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眾之所稱者同惜乎

尚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
上聞者輒冒昧以言仰瀆

天聽臣無任戰汗殞越之至伏候

勅旨元祐八年九月初三日

改官告詞

勅和州防禦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新差充楚州州
學教授徐積無常產而有常心惟士為能古之為士
者好德自修豈待爵祿而後勸哉然先王以此鼓舞
天下為勸沮之術則亦未嘗廢也爾行潔而德茂學
博而志恬晦跡無求鄉閭之子弟以為矜式近臣交

薦名達予聞特遷文階俾視京秩疏恩不次非獨息
奔競之風亦以勸無求之士往承異寵益懋遠猷可
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

開封尹王公奏請賜謚

革伏覩故楚州教授徐積孝行之美比迹古人經術
之醇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仕操守堅正始末
不渝昨崇寧初

朝廷方興學校之制革以本路提舉學事蔡觀之命
委以計議首至楚州與徐積討論究觀條畫皆有法
度既而有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為選首今積不

幸沒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聞本州士人具以昨來興學勤事之功請於部使者援張壘體例乞賜追謚部使者既以聞于朝矣按積行義不在張壘之下如蒙

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責及泉壤不獨慰積之平生風于四方足以表勸華待罪 輦轂不當僭越緣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准人之情寔藉以為言故敢安冒干憲朝聽不勝下情惶恐之甚

賜謚告詞

勅宣教郎徐積天下有道士知所守進則功業見於世退而節義信於人其超一也爾學求諸已仕弗競榮操履得古人之純孝弟為縉紳之表使者言狀朕甚嘉之夫生有封秩之崇則歿有節惠之典儻克修於天爵亦無吝於德名庶幾有知尚克歆受可特授節孝處士

待制王公撰行狀

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賜紫金

魚袋王資深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為楚州山陽人曾祖宗

祖奕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先生
自爲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羅城君卒
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
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陝
右外家事其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幘頭晨
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
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少
喜鼓琴奕碁皆絕人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
乘醉入華山逢巨寇視之若無人寇不敢害十五歲
奉母自陝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其

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治六經
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輒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
之對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既冠徒步從安宅先
生學安宅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
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
已安宅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
生之命終不可違嘗曰吾於安宅之門所得多矣言
之在耳一字不違也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無何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
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已先生怡然受之

二叔父歿家事替先生事叔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
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
不獲即奔走關市若有兩亡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
之親戚故人致其禮試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
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
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
富貴家等無頃更不快也應舉去身禮部不忍一日去
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夕還之
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買衣
價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葉先生終不受平居日

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入許
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
太夫人壽數姓反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巨人與先
生文字相應若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時
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
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
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
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
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休然傷吾心乃思
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山陽

太守蔡文恭其高行躬致禮焉。帛奉太夫人使者日踵門問起居。又勸石紀先王行事于州序。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十日廬墓。三年卧苦枕塊。線經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婦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敢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鄉縣吏民無長少。日望

東郭焚香致恭。競獻粟帛藥劑。悉無受。鄰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自郊外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温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其後公卿部使者薦之。多朝廷命以

官就除州學教授教學者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
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功甚明其術甚易
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
直養氣而已四方上大夫上謁請見無虛日先生酬
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
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
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
以私財遣之使歸天文之學尤造其妙星辰躔度若
辨白黑門人問之答曰昔人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
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處緝校三十年事

先聖如一日籩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奠朔旦釋
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
歿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人設
廣坐祭之自少戒殺見聚蟻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
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
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
歸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踈密番禺捨手
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不出戶而知天
下者徐公是也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
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

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輿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二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先生始受知

神宗皇帝數召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後仕故元豐七年屢有乘帛之賜元祐元年

朝廷就除揚州司戶叅軍楚州教授紹聖三年特改和陽禦推官

今上即位特改宣德郎皆非常制累乞致仕皆不報至崇寧二年

朝廷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終於舍實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臨終門人至卧內問起居遽以衣覆其首曰不中不敢起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頃臯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箦

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大觀二年五月內
哲宗實錄院取索文集數十卷并行其載之國史政
和六年緣內外臣僚薦請賜謚節孝處士前此二十
年間一日梳書卧既覺忽冊間大書曰五月榴花不
肯開直候徐即來筆蹤奇異不類人世書臨終之日
所居震動移時若百餘人曳車以往鍾鼓之音喧然
閭巷一愚婦人死而復蘇曰適道旁見大宅高門
榜曰徐先生宅後數日先生卒以六月十三日葬于
東郊是日門人會葬者蓋千人夾道擁觀無不流涕
道人徐神翁在泰州每寄声問先生呼先生為兄先

生既歿長女與其夫王仲穎詣海陵見翁問先生何
之翁遽荅曰仙去也先生先聚李氏尚書郎紳之女
再娶亦李氏越州新昌令景先之女子四人女四人
有歌詩雜文訓解數十卷藏于家資深於先生實為
姻家故見聞親炙之詳且舊者莫如資深謹據其行
事之實不敢少文其辭也謹狀

本朝名臣言行錄

節孝徐先生

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中進士第神宗朝教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就除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崇寧二年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

先生自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茹毅如成人父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習勺冰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

携先生育於陝右外家事母篤意朝夕冠帶問其
 居一日僕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
 笑不已被笑旬日彌洽自是至者不廢居家必冠
 帶當暑絺綌必重王齊深行狀又董蒙訓云先
 生對其公蒙見貴官忽自思云
 不具官尚必用公蒙夕對公蒙觀其母而
 既冠徒步從安宅先生學安宅門下踰千人以別室
 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裹以米投漿
 甕中曰食數塊而已安宅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
 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
 安宅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行狀不違也又童

蒙訓云仲車先生初從安宅胡先生學潛心力行
 不復任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年而喜為文
 詞老而不衰先生自容且積初見安宅先生退頭容少
 偏安宅而厲聲云頭容且積初見安宅先生退頭容少
 亦要直也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
 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
 之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
 生晚齋二侍婦諸弟子莫見一曰口因安宅先生學先
 女子侍則食已積諸於安宅門人或有問此積子
 不何以待之安宅曰莫安宅積由是積子
 悟門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
 先取所欲餘書十篋焚屋數間而已先生怡然受
 之二叔父歿家事皆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
 備先生事母道嚴亦有大故不嘗失其側口具太

夫人所嘗或不獲即奔走闕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捐直以售之親戚故人人致其禮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養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處家人在左右為兒嬉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嘗事法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升

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行狀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線經不

去身至靈，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因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頃為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為虛。就獻粟帛藥劑，悉無所受。隣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

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行狀

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行狀。

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

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士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荅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行狀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行狀

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學者皆築徐氏地中無人奉丞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行狀

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蠶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樂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疎密番馬捨手利害口誦手書若數一二使者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行狀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愛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威德之事非小才小

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有所養不
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行狀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
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
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
益好觀書自力視小字不裛自得耳疾不發遠書
其欲吞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行狀
先生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
親舊急難則整屐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為
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

立行狀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
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
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
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
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
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
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吊祭親
治辦如平日滌罌釭貯酒拜而後遣之彼駁言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巾不敢
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頃臯恍惚之間然而
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簣之事因誦檀弓一
篇誦畢而化

行狀

傳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先生所
知或問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曰方欽聖升遐
楚之郡縣官若寓若客皆集服臨郡廷下惟傳尉
容稱其服吾是以賢之

安定言行錄

皇朝東都事略卓行傳序

士之所貴於天下者以有君子之行焉陳列以學
業教其鄉朱壽昌以孝感致其母劉庭式以雍睦
宜其妻鄭俠以敢言事其君巢谷以誠信行其義
徐積以篤實蓄其德卓絕之行足以表儀一世烏
辱斯可謂之士矣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
不昏不仕不昏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
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
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其後監司上其行以

為郡教授一時陳瓘鄒浩皆禮之久之致仕歸山陽
於是始娶而操履彌篤矣積為文怪而放耳贖甚盡
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
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與蘇軾
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
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始三歲時
喪父哭之甚哀及居母喪尤盡禮廬墓側十餘年晨
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木為
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州具以
聞賜絹二十四米三十石後以壽終政和三年部使

子
者言積蘊德立園聲名顯著謚曰即孝處士官其一

諸君子帖

蘇東坡帖

昨日見仲車先生耳疾雖未甚痊而神氣已一真
得道者蒙惠佳篇輒次韻奉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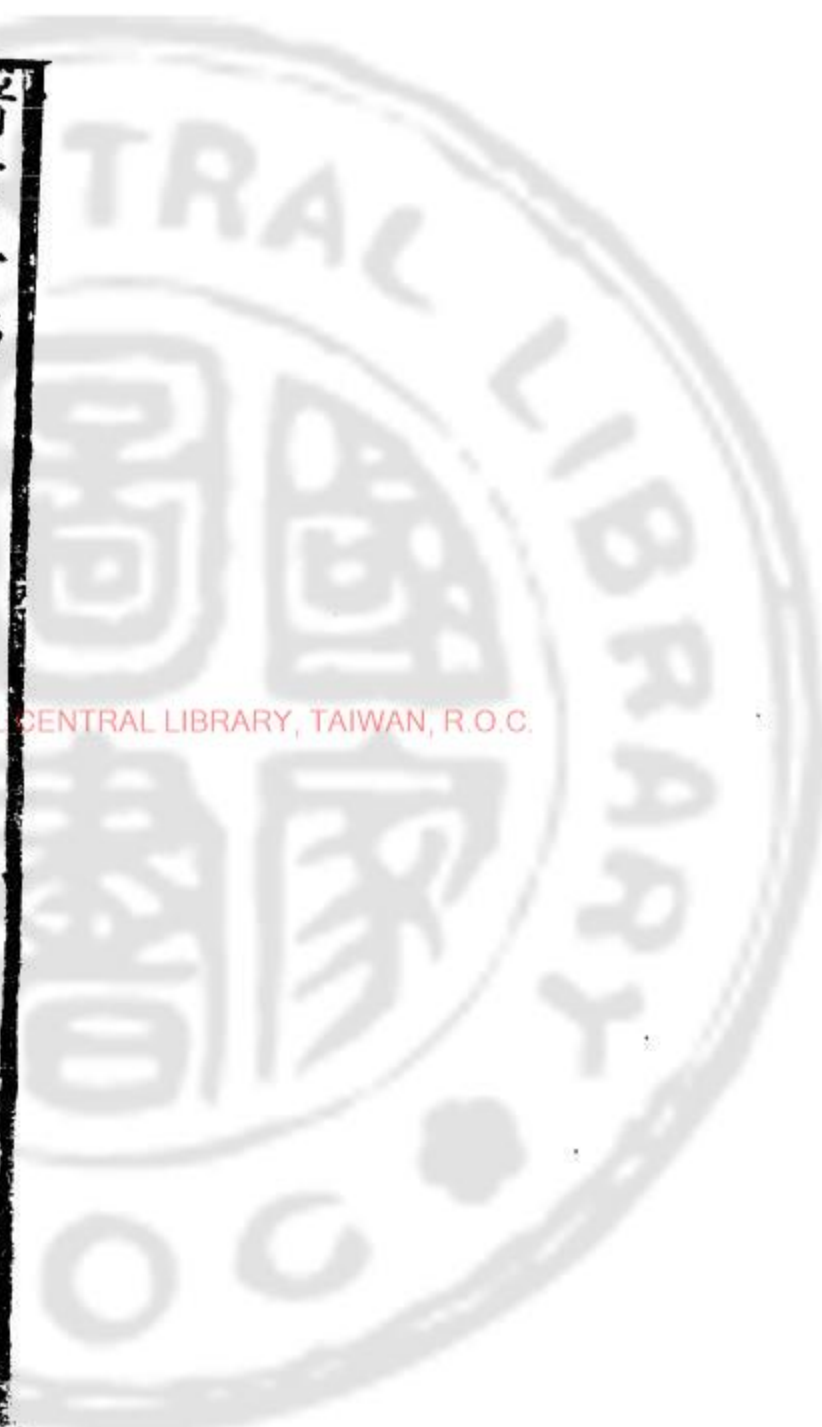
軾上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轉春鳥蒼蠅莫亂遠
鷄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

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
今赴揚州皆見先生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

擾真蝼蟻應笑人間作鬪牛

軾啓適辱奇篇伏讀驚歎愧何以當之以太守會
上不即裁謝繼枉手教益深感忤晚來起居佳勝



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獨高軾亦冒過分實內
自愧相見不免踧踖來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
再詣惟厚自愛入夜豈寧不宣 軾再拜

仲車先生臺下

六月三日

黃山谷帖

次韻仲車同年兄因羨望江見寄之詩雖後時不
相及而見屬之惠不可不報 庭堅再拜

前朝老諸生大半正立首投荒萬里歸煩公問健
否性時望江宰今為夏津吏它日可教之玉音幸
無棄

次韻仲車同年兄喜董元達訪之作南郭篇一首

庭堅再拜

董侯從軍來意望名不朽軟門拜徐公在德不在
酒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
令篇

秦淮海帖

觀再拜昨日幸獲忝晤極慰久企之懷宿昔伏惟
尊候萬福觀本欲請門下請辭適鄉人喬吏部約
同行小官迎親遠涉畏途且欲藉其徒御之衆遂
挽舟出關以此不白前語先生素見知愛必不以

為責也食速言侍敢乞為道自重千萬千萬不宣

觀再拜上

仲車教授先生座前

九月二日謹空

張宓丘帖

未拜上季春極暄恭惟

仲車教授先上尊體起居萬福未向罷宣州到京
蒙除管勾明道宮尋便居陳僅半年餘叩頗優游
今年閏月初忽捧告命謫監黃州酒稅仍落職遂
出陸自陳入蔡自蔡入光遂至貶所黃在大江上

風上食物却相得太守乃楊懷寶與之親舊通守
山陽人也真長者謫官之幸未卑體亦頑健新婦
以次各無恙職事亦不絕冗公私既無事事中亦
泰然其他外物應自有命非人能與也先生以謂
如何有以見教乃卑誠所願也未由忝省伏乞順
時保重

鄒道所帖

浩惶恐再拜浩鄙人師仰道德之重久矣官守廣
陵雖家邇終帳顧未嘗望履不敢輒上問曰者幸
甚奸叩典謁先生辱而見之獲聞至止豈直慰素

願執承以矜式庶幾自脫於苟賤不廉之地也感
激感激

浩惶恐再拜

浩惶恐再拜昨豈礪官德赴官江東經由廣陵出
先生詩一編示洪自惟坐井觀天曾不足以窺秋
毫萬分之一轉念鄙陋嘗書編末先生既有意收
而教之美敢以上呈亦以表素存之誠也若其澆
瀆賜罪與否敬俟尊命

浩惶恐再拜

書

先生詩編之後

古人往矣名空存爾來冠帶誰其倫語言淵濶行
跡踔僥仰不愧何續續先生遺義完且潔去彼取
此非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刻木定省長悲辛拋
官卻掃醉經史膏巾無復留纖塵履穿袍弊突不
墨辭幣與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造次於是
如一辰當知有昊憫澆散先生故出援斯民嗟余
稟賦雖不敏管窺偶幸知所因講聞先生亦已久
云為輒以書諸紳榻來廣陵兩閱歲所得比舊尤
加親此篇雅什盈數百覃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
樂周太廟黃鍾太呂皦且純又如典瑞出圭璧唯

璨溢目非珠玕偉哉固足信萬一髮鬢想見容
移吾皇圖治急遺逸空谷相望推蒲輪先生高卧
馬得遂細札匪日頌嚴闈重慚韁鎖脫無計洒掃
猶阻致此身願言師法不少懈異日有言逃湮淪

蔣穎叔帖

次韻仲車見示之作

之奇

聞道揚州掾新承雨露恩青衿典鄉校華袞被王
言踐履躬無玷持循論有根祇應來學者從此造

淵源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楊龜山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
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
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
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
字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飭也然諸公
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
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
亦非小補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十首

忠烈詩并序

皇祐四年山陽趙公以贊善大夫守晉康未逾厥
月穰智高起於廣源遂及邕州賊乘其銳勢如飄
風突至晉康乘城而闢公率羸師數百身為扞蔽
手殺數十人又射其二驍帥應弦俱倒賊勢雖沮
而其徒大至盡銳攻之於是軍吏輩請公避賊公
曰全家突着是國家底於是三百羸師人人爭奮
血戰而後死卒無一人亡者其赤心義烈貫通白



曰遂令此曹會生取義山君子所以為公泣也蓋
歷代之禍姦臣賊子所以得遂其惡者以全食焉
者避其難也如令不避其難何姦之不可除何亂
之不可平耶如此則王莽之徒不得篡其國王儉
之徒不得賣其君安有世為其臣世食其祿并其
國而賣之者乎至如褚彥回輩是肉食而避其難
者也聞公之言其亦自訟於地下矣問者曰公之
死節其義則然然而何益於敗荅曰守義死節不
論成敗計成敗而後為之者是庸眾人之事也且
智高本謀出人不意而攻其所不備也如使兵無

留行直指番禺則其城危矣番禺所以得紓少日
以脩備禦者以康州力戰與賊相持故也則廣州
不隔者康州之力也何謂無益問者又曰假使曠
日持久能為睢陽之事乎荅曰凡全城者所以全
人也使人相食魚肉其民此康州之所不為也然
則為之奈何曰必不得已北面再拜以謝朝廷伏
劍自殺以謝百姓此康州之所能為之矣嗟呼使
康州而無死何義之不立何忠烈之不可為耶故
為忠烈詩云

在昔皇祐蠻蠻交構聚為伏梟起為攫獸出人不意

其鋒甚銳州無敵州城無守備所在奔亡賊勢益張
橫身扞敵爰有晉康羸兵數百摧堅沮敵殊死血戰
氣吞逆賊按劍一呼皆裂吻折凶焰方熾公方虎視
人方憂死飽食鼾睡勇如項籍哀歌惻惻為虞姬泣
康州不然忘其妻息猛如教曹強梁粗豪伏藏于橋
康州不然坐叱凶妖李陵壯夫終降匈奴老母何辜
顏魯雖賢所守不堅大節不全奇哉康州其勇絕類
以義配勇其本在內不動如山不傾如地何物可搖
何兵可制如令不死社稷所恃如令復生可備宿衛
佩刀駭乘執戟殿陛用之朝廷朝廷之綱使當一面

勝於金湯無彊無界人迹鬼方知有斯人中國之光
若斯人者决不徇利肝膽可瀝頭壁可碎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生亦可貴死亦可貴死而有子時方三歲
死中得活此乃天意使世其家世為忠義子子孫孫
永不失隊我為此詩激勵萬世

和楊掾月蝕篇并序

楊子常掾為月蝕篇示予辭義甚偉某不敢虛辱
其既廼吟哦而和之詩曰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春
秋月食不書其非大變也可知矣形而為詩歌若
無不可者遂卒賦之云爾

元豐之元歲戊午斗柄斜指西南維月行赤道日南
陸營丘分野星虛危昨夕既望復今夕盛若不損盈
不虧安知變起在頃刻突如有物侵其肌其始色變
甚蒼黃須臾赤黑相合離良久烟焰極薰燎一團白
玉燒為灰黃琮蒼璧不可辨枯株死兔將安歸孰烏
其吻吞巨皿孰丹其汗流墨池如食非食始為薄有
物無物不可知蝦蟇何物敢張口麒麟何故敢爭鬪
是何星曜敢侵犯自是其形不可久君不見對月數
眉毛須臾引臂不見手嗟噓天上之神物乃有如此
事所蔽至甚不可解凶而家室亡而身不然借使幸

而免後世譏笑遭惡名君不見漢朝賈生文有餘其
心大勇其才疎當時如必用其術紛紛不免危其軀
鼂錯堂堂蔽於刺公孫規規蔽於諛谷永之才蔽權
勢有若鷹犬供指呼霍光雖賢亦有蔽何不早去顯
與馮子都劉歆致位為國師豈若楊雄文以為大夫
蔽於大高李膺輩蔽於已其陳蕃徒竇武不斷蔽可
痛東之不忍蔽可吁王光所蔽在無權荀或所蔽不
早圖蕭禹之蔽入於佞王衍之蔽失之虛牛李雖奇
蔽朋黨機雲雖俊蔽附趨王導蔽怨殺周顛遂良蔽
誣殺劉洎崔浩蔽殘殺其身所蔽若此甚可畏我愛

安世真朴忠匿名遠世歸至公有私見求堅不許以私求謝絕不通諸葛武侯為將相心迹皎然無所枉有罪至親而必誅有功雖讎而必賞謝安知壻王國寶不以身蔽能辨早人心自是悅而服不顧四肢與肝腦符堅之師號百萬一戰而北若權槁我吟此篇不足錄却憶唐循忠義哭古人今人何擇焉大抵人心蔽多慾月之所蔽惟須更須更蔽去明如初人之所蔽何太甚至於終身不悟不可除月乎月乎明哉明哉善去其蔽可也之如君子法之所以改過賢者法之所以知非貴法之徒所以奮發感槩之徒所以

嘯歎我雖老且病齷齪無所為猶能對月吟歌詩安得慷慨之士如栢伊把笛為予吹

大河上天章公顧子敦

萬物皆有性順其性為大順之則無變反之則有害禹之治河也浚川而掘地水行乎地中其性安而遂因地為之防猶恐不足制故附之山足使循山而行山不可必得或原阜丘陵水行乎兩間既固而既寧及將近下流山速而地平渠裂為二道河分為九形雖暴不得怒雖盛不得盈所以順而制歸之於滄溟後代蒙其業歷世六七十凡千有餘年而無所決溢

國君與世主豈皆盡有德蓋繇河未徙一皆循禹迹
河道既一徙下涉乎戰國水行平地上迺堤防堙塞
其時兩堤間寔容五十里水既有游息堤無所毀
後世迫而壞河設始煩促伐盡魏國薪下盡淇園竹
群官皆負薪天子自臨篤其牲用白馬其壁用白玉
歌辭劇辛酸姑不至號哭瓠子口雖塞宣房宮雖築
其後復北決分為屯氏河遂不復堤塞塞亦無如何
兩河既分流害少而利多久之屯氏絕遂獨任一渠
凡再決再塞用延世之徒有天時人事可圖不可圖
有幸與不幸數說不可誣其後復大決大壞其田廬

灌三十一縣言事者紛如將欲塞之耶凡役百萬夫
費累百巨萬亦未知何如如此是重困是重民嘆吁
言事者不已亦不復塞諸李尋解光輩其言不至迂
遂任水所之渠道自割除當時募水工無一人應書
學雖有專攻術亦有窮歟諸所說河者相譚實主之
但聚而為書實無以處之班孟堅作志亦無所出取
事有甚難者雖知無所補今之為河堤與漢無甚殊
遠者無數里近無百步餘兩堤束其勢如縛吞舟魚
適足激其怒使之逃囚拘又水性隱伏有容而必居
浸淫而灌注日往而月但婦材有腐敗土壤有浮虛

水進而不止正如人病軀病已在骨髓醫方治皮膚
下不漏足脛上突為背疽或水如雷聲或婦如人喘
或決如山傾或去如席卷如蛟龍引陣如虎豹逃圈
如地戶開闢如誰何生變如神物主之不可得而辨
嗟乎有如此堤防豈能禁蓋緣平地上失水之本性
而又無二渠分九河所任以九合為一所以如此甚
今之為邑居多在古堤內以諸埽準之高於屋數倍
以水面準之亦高數尺外諸埽正如城而土有輕脆
民正如魚鼈處波湟畎澮被溺者常事不溺者幸大
又河水重濁淤日以積夏秋霖雨諸水湊以入

故有必決勢不決者蓋鮮或決彼決此或決近決遠
或決不可塞或塞而復決或決於三暮或決於歲月
或新埽苟完或舊埽潰裂譬如千萬鈞用一繩持挈
必有時而敗必有處而絕而自決大吳凡害幾郡縣
河既北浸邊諸塘皆受患亡胡與逸馬孰為之隔限
今雖甚盛時亦防不虞變所以議論者復故道為便
故道雖已高可復亦可為但恐既復後其變不可知
我兵學雖陋公兵學雖奇我說兵之難公亦莫我違
河事異於兵其難堪獻欷智有不可及力有不可施
汲黯非不偉所塞輒復陳王遵無柰何誓死而執圭

若與唐衢說號哭垂涕決未說穿故道未說治故堤
且說塞河口所費不可推諸所調發者委積與山齊
卷婦者如雲進婦者如飛下婦名入川其誓憂流移
上婦名爭高少動即勢危萬人梯急赴兩大鼓急椎
作號聲號令用轉光指麾其救護危急爭湏臾毫厘
又聞被災郡數路方存饑官私無畜聚民力俱困疲
朝廷謀已勞兩宮食不怡生民仰首望使者忘寢飢
為之奈何乎勿計速與遲事雖有堅定議論在所持
如一身數疾必以先後醫假如移所費用以業貧民
償其所亡失救其所苦辛或貸其田租或享其終身

獨孤有常餼使同室相親露屍與暴骸收歛歸諸墳
精選強明吏處之使平均鄉官與胥徒欺者以重論
如此庶幾乎可無愁怨人下酬更生望上慰再造仁
然而論議者至今猶紛紛或復其故道或因其自然
公如決於一勿使衆議牽在已者有義在命者以天
而况行職分而况本誠忱聖朝無不察知子之赤心
嗟余何為者草莽且賤微與公本無素二兄即弗遣
以伯兄處我以古人相期小設猶致說大事寧無辭
年且六十一未作溝中屍常恐公禮義如投諸汙泥
豈欲為迂闊不得已為詩瀝吾之肝膽但恐同兒嬉

又恐誤公事公千萬慎思如將從近功即深圖便宜
如必謀久利唯古人是希是詢而是度是訪而是咨
或博物君子或宿儒老師或濱河野叟或市井年耆
或愚直夫婦所言無蔽欺或老胥退兵耳聞而目窺
或世為水學可與講是非或博募水工按地形高卑
從便道穿渠稍引河勢披海既為大壑汴既分一支
如閔竅疏通臟腑病可治此說如何哉但恐出於狂
如何完障塞如何復諸塘觀變而待時亦恐謀不臧
為復有說者且須嚴邊防如魏尚守邊見稱於馮
如祭同久任使匈奴伏藏以車制衝突如衛青武

多置強弩手如李廣大黃選募如馬隆練卒如高王
如漢置奔命使我軍勢張短兵斫馬脛衝車亂其行
賞不以首級所以嚴部分大陷刀如牆可以堅吾陣
羊叔子以德郭子儀以信光弼戰河陽揮旗令直進
其時諸軍勢如決水千仞揚素不用車可汗下馬拜
僅以其身免號突而大敗將帥存方略勝却百萬兵
安邊在良將勝却築長城願子治水功有以酬明時
便領鐵林兵盡衣犀牛皮連營環繡帽大纛道牙旗
分金賜勇敢歲書付偏裨先聲義信遠下令霜風馳
出塞有豐草近閑無馬蹄廬大漢外別部黑山西

伐謀為上策何用長纆竊本朝正明威以德服外夷
使來不受獻南越回山梯西閉玉門關東却高句麗
四夷無一事各安巢穴棲名將更無功優詔勒昂葵
師旋作鼓吹軍容除虎貔銀鑄致郊勞翰林嚴鑲扉
除書紙用麻省吏身著緋公方有所念山足江之湄
無心入黃閣有表辭赤墀乞得老來身浩歌還會稽
白雲與綠波無所下可之春風桃花塢秋色黃菊籬
茶籃與酒榼壺矢蕪琴碁烹鷄炊黍飴可倩龐公妻
豈無會稽老雪夜同泛溪亦有二三子掉歌相追隨
散盡橐中金留得身上衣有它是官借無田可扶犁

閑吟題寺觀長嘯入雲霓公得我詩後一夢須先歸

李太白雜言

噫嘻歎竒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於開
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
物為形容何物為心胸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喉龍開
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吞玉虹
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
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
霏萬化千變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
月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詩當生何悴宋玉何悲賈

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縲繼當湏拳拳不可
羈乃知公是真英少萬疊秋山聳清骨當時杜甫亦
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鷲戴烏紗看宮錦不是高歌卽
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寢嗟君逸氣
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
可戚戚反効兒女曹操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
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送程守并序

山陽太守程公始至之日其民切切相言謂其不
生事也至於逾月其民稍稍安之又至逾年然後

其心信服而口益以安也夫不生事者固足以安
民矣於是各以其所見稱之稱其性者曰質直真
厚稱其德者曰如其所性稱其政者曰寬曰恕曰
虜煩劇約而詳曰事歸乎平允愬而稱之得民之
和也夫為政而至於得民和足矣然民之所識者
淺又其見聞各有所止故其所稱之者止於如此
其不可得而稱者太守之量必待見其所見聞其
所聞然後可得而知也卽弗見弗聞雖良士大夫
盖有不可得而知者矣雖知之豈盡知之乎太守
之量性所自有而所養者大也有是量故有是政

故善處煩劇至於日力有餘而其心裕然也夫人不可以無量則居之不安如是則於外物難與言命矣夫難與言命者求之為政人不可得也為乎其入則蔽於所持難與言義矣如此則將有受惠之民避色之士也聞程侯之風者亦可以少自警矣此皆縉紳先生間並所談二三子群居共講鄉入父老之所聞者也故因程侯之行發而為詩其亦庶乎有益於後世者也

蜀之有眉有山有江江大而浚山形甚麗是生程公為國重器可處大任可決大事凡有措置凡有施設堅不可搖牢不可拔所以蜀人號為鐵塔維公有子為山陽守所性所養質直真厚維其質直不浮不苟不生巧心不為利口維其真厚不矯不激體無邪氣面無邪色視其氣貌察其動靜可知所養可知所性可知其德可知其政質直真厚故不生事不為小數不任小智以恕輔法因法行恕不煩不苛不暴不怒遂使斯民如行大路無險可虞無傷可慮肌膚以完手足可措姦凶以衰盜賊亦沮父母妻子邑居田廬各安其故各保其居為政如此民是以和是以可暴是以可歌不能歌者太守之量可歌可傳可法可尚

可以容衆可以任重無適不可惟上所

送李端叔

有人頗似長沙傳得官亦望長沙去去時好賦楚江
謠還使風騷滿江路便須酌酒弔三閭正是忠竟寬
憤處縣令如今未去時蘭亭故事猶可為莫惜香筒
萬筒往諸君方壯我已疲登科學究文章豪數竒老
將詩能高長沙縣令號才吏方將睥睨謝與曹涼風
即是八九月紅萸黃菊花將發正是詩家得意時莫
學古人悲暮節東南美者有吳姬紅襦繡袂無所施
把酒一卮輕皓腕得詩一句勝娥眉山夫野叟只如

山計君達者應相嗤有酒且慢飲有歌且慢謳共君
說懷抱未語先搔頭良久欲說說不得胸中有物如
山丘君不聞東家女子花見羞十六未嫁便愁憂牆
頭樓上到日晚馬驟車奔如水流西家亦有閨中女
月壁龍珠求未許有心自比蟠桃花無言竊笑陽臺
雨謝鮪便走妾家鄰敗唇折齒猶相語何況五陵輕
俠兒拋金擲玉教人非一夫奔處千夫馳不論榮辱
與刺譏羶中之蟻醢中鷄攫金逐獸兩眼迷主人下
馬客已齊拜起俯仰容正俾有如六月賣蒲葵唯怨
不售霜風凜言至於此良可悲所以慷慨見於詩誰

能起舞誰能歌甕中有物如秋波古來多少無柰何
要須一醉都銷磨茫茫人間岐路多不如海水通天
河

上趙少師并序

自宋之楚千里之遠也趙公少師致政之六年年
且八十乃眷然東顧東裝載舟順流而下浩然而
來所以照臨山陽也山陽公布衣時所居也自薦
紳大夫諸生官府之吏下至幅巾閭巷之人識與
不識皆喜而相告也邑人徐某寔厚公義方公之
來宜其率先衆人馳省于前一拂几杖而操之從

諸孫之後視飲食起居之節何如與夫鄉人父老
日呼子弟灑掃朝夕以伺公出入肩輿安車唯公
所御角巾鳩杖唯公所之新阡廢圃唯公所問深
林大木唯公所識臺池園榭城閣燕遊之觀唯公
所指故居旁舍對廬同巷之入皓首黃髮其存為
誰唯公所訪念故追昔感之為嗟歎娛之為笑樂
童子左冠者在右二三父老奉卮酒進湖魚淮
蟹洞庭之橘雜以脆甘盡東南之美唯公所欲然
後取公之德述而為樂章使琴工奏之公憑几而
聽之可也坐則公侍行則公隨此公之遊故鄉人

修子弟之職義當然也乃不幸而有疾不獲少如
所願者切自恨惘顧無可為因言而為詩為公一
笑之娛也

義高德厚賢在躬進榮退美光初終越有神明相元
功疾憂之外康寧中乃眷乃顧爰祖東徒御雖寡人
望雄其高可仰厚可宗茲行允美江淮風父老相呼
告兒童

三朝無事緊厥忠公謀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賈田安
農溫衣蔽體食飽胸小攘大竊消茲凶州牢縣獄囚
多空歡心和氣成年豐汝曹雖駛念所從汝心汝貌

加愛恭薪蒸勿采米勿舂亟歌屢舞馳省公有人肯
與公車逢汝陰穎尾洛興嵩山有迹兮水有聲水之
鶴兮山之松一朝賜號逍遙翁馬資僕費官與供汝
曹努力吾老癯公若再來勤築宮

俊老行送林次中赴都司 并序

客有張文潛與之夜坐論事良久及林公之義於
是兩人者名公為俊老因公之去作俊老行送諸
御者為公一笑也

熙寧察院一開口誰人膽落御史手其時面堅黑鬚
鬚力欲回天氣衝斗一從蹭蹬作外官所居不苟心

蓬髮剛不可回堅不變頭如霜雪心如丹所以論者
忧而服所養有義其質端東西南北二十載一朝有
勅却召還皂囊封上曉班甫繡衣步入秋霜寒義有
所徇乞得身白日降下天上人黃金龍節青囊印赤
唯熊乘朱斑輪以其餘才修職分以其餘力娛精神
望淮樓上對秋色玉女花前泣晚春時時共帳過南
郭來就陶潛漣酒巾與人論事不必合直無所苟氣
色真持此以往無不可古人所以為正臣淮南一路
事如草嘉苗惡莠俱分了中心皎皎如斯手外計區
區何是道兩宮日月方齊明群公戮力營太平公議

之須招公老清風先已過南京

魯恭王祠并序

山陽太守蔡公祈雪於東海恭王廟實得所祈守
乃為詩以答神貺又謂某曰子亦為王歌之乃為

東海恭王祠詩曰

帝子非無賢孰有恭王者脫身辭漢儲一芥視天下
勇故不失義智故不失業身既脫諸險德亦潛其輝
群姦非無目渾渾無鑿窺陰謀不得奮佞舌不得施
以此終其身萬世不可非初王受漢封奉詔實都魯
如何千載後廟貌在東楚豈非王之賜生嘗及茲土

所以淮上人世世作神宇然而鬼神道不可接形聲
所感唯以德所通唯以誠去年冬不雪江淮非一城
人心誰無戚蔡守景不寧守乃歎王祠俯伏祈於廷
其日臘且盡其夕大雪零前驅方入郭後乘猶在垌
田者懼於野途者懼於行如飢哺斯食如疾醫斯平
驕陽遁無迹和氣來有形因知王之心雖歿不變更
好誠而樂義凜凜如平生一禱輒已應為賜良不輕
侯拜神之貺民歌侯之明

莫飲吳江水寄陳瑩中

莫飲吳江水胸中恐有波濤起莫食湘江魚令人冤

憤成悲呼湘江之竹可為箭吳江之水好淬劍箭射
讒夫心劍斫讒夫面讒夫心雖破胸中膽猶大讒夫
面雖破口中舌猶在生能為人患死能為鬼害患子
害子將奈何兩卮薄酒一長歌灑向風煙付水波遣
弔胥山共泪羅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十四首

瓊花歌

春皇自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深相
得先教歛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光星榆獻白斟量
銀漢琉璃濕人間美玉搗作灰荆山崑山鬼神泣天
上有人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為素姑射神人解種花
先瀆此物為根芽天罅地竅掬精粹蟾身驪領偷光
華其時正是天地交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
其正其間邪氣無纖毫所以其色為正色出乎其類

拔乎萃一如君子有諸內粹然其色見於外三月將
盡四月前百花开盡春蕭然揚州日暖花开未春香
不動花房閉仙掌秋高玉露濃蛟人泣下珠璣碎黃
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求不得春皇費盡養花心
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鶯去花始開誰人放出深閨
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真浴罷華清池紅裳繡袂厭
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姑睡起蓬萊島風吹玉面
秋天曉洛川女子能長生水中肌膚成瑤瓊瘦如不
見諸侯兵盡日不笑如無情宋玉移家安在哉東隣
不畫燕脂腮卓文君去成都速錦衣金翠慵裝束吹

蕭容貌果何如見說其人 名弄玉若比此花俱不足
滌妖恠艷文之累一如嫺 人有賢德不為邪色辭正
色嫺居之女能自持終身 唯着大練衣又如正色左
朝者不以柔媚為奸欺以 此論之乃可重人之不正
將胡為論德乃是花之健 論色乃是花之絕洛陽花
名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 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黑
風霹靂閃電搜土龍此時 平夜花光中不覺屈曲蟠
長虹又不聞天上琳瑯樹 種在烟霞第深處白雲枝
葉白玉英此花莫是琳瑯 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
花開似明月裏玉華夜結 為雲謝女黃昏吟作雪杏

花俗豔梨花粗柳花細
牡丹不謹其體高如此之
誰世非紅紫不入眼此花
相期長告年年一枝

姚黃并序

紫霄漫翁志道源見約
指筆不得已而後塞命
十餘種而姚黃居第一
或累計萬有餘英不然
其梢下屈如一器欹側

傑者乎是宜見於詩而不可泯然使寂寂也

黃河南畔伊川北姚家
兒埋却千鶯萬鶯骨中
相和天與明光常借日
半酣時誰教穀雨報花
內人俱知姚家門巷車
紅綃都蔽日花傍翠幕
袍即去闔拋錢無人不
日長風煖綠柳低坐上
檀何以貯之承露藥

驟驚君看此花肌肉豐
一尺餘高千萬重粧面深藏
青步障寶冠斜墮翠霞
叢步搖好稱釵鳳凰玉鏤犀
佩珠鳴璫帝女何緣心
好道阿嬌安用金為房紺窠
累棲舒鴈雛沉烟噴出
狻猊爐一種養成餘意態千
花瘦盡春肌膚峨峨一
蕊歌且傾覆杯難辨鍾與觥
染以蛟綃求正色叩之玉
挺希宮去魏家紅共牛家
碧迭霸花中聳高格如今
挽首甘下風九十種中為
第一此花莫似武昭姬
出得宮來不畫眉情貌欲為
狐媚態衣裳却是比丘
尼揚妃本是傾國身脫却紅
襦弄太真河水欲濡西
上髻馬嵬猶着舊時裙物色

一定猶可疑人心多變宜難知容易莫評真與欺貌
或如是心或非君不見老莊有深意萬物之中最防
偽

大松

東海有物天下推萬靈戮力生奇松天精地粹萃其
下滄溟百道來相通一根直去穿九泉一根斜挿鯨
魚淵遠者壓折巨鼇背近者倒纏山根偏小枝可託
千鈞弓大枝可掛萬斛鍾唯有老榦苦難狀呂光營
外堆玄龍身披北帝雄犀甲虎賁連臂圍不匝無計
都將大地遮有心盡把浮雲刷樛枝入地旋復上怪

怪奇奇非一狀谷陵相變任古今土木兩行專三相
列幟空遺渭川壘犒師留得楊隋帳玄駒來撼亭亭
蓋淥魚飛入蒼蒼浪景是半霄風雨聲山妖走盡川
魅驚十萬爭揮鐵槩騎百千齊闕黑旗兵有時海面
波濤小一部仙韶下蓬島殘聲逐水散鳴琴遺響穿
雲聚啼鳥混沌死來凡幾朝清氣濁氣痕未消獨葉
聳來新蓋鳳雙柯合處舊歲較其本既異其事殊德
若有容材有餘大鵬斥鷃皆可居想忘有似江湖魚
美哉此木真不凡能以智免斧斤問過畫工師無所
用莊周應作不材看大松大松如此奇方輿圖蓋不

可知陰陽山海氣合離不然神物相護持

芟荷歌并序

荷之初生如孔雀團花如鈿如錢如海上淥魚之
膽其方卷者如瓦斜卷者如牋卷而舒者如杯舒
之大者如槃其花如處女婦人其修然而出乎其
上者如墻頭冶容其偃然而隱乎其下者如閨房
之秀靜而正者也其鷗鷺之屬往來嬉戲毛色鮮
明者白紵即也於是賦之者窮物之形而寓意故
有焉其亦庶乎如有所補姑不至於苟作者也
孔雀團花翡翠細青皇拋盡買花錢淥魚飛膽大如

拳琉璃瓦墜紫微天湘妃曲譜誰可傳彩毫不動斜
卷成我家食客常三千盃槃一樣青瑤圓麻姑下來
尋水仙不見波瀾只見煙作夜秋風吹洞房起來先
着碧霞裳半含笑面齊闔莊家院落紺為牆不道
採花人在傍貪看飛來白紵郎亦有美人貞且良獨
在碧綃幃下藏

雙樹海棠 二首 并序

雙樹海棠者余秦中時見也其高皆數十尺修然
在衆花之上與夫江淮所產絕不類矣或說荆南
官舍亦有兩株其姿艷柔婉豐富之美前篇所序

者皆其畧也而此篇雖多亦未有以為工者然後
知李杜無詩其所以為真能詩者乎雖然是亦可
惜恨也使李杜輩俱在方春盛時花艷正開風温
日舒置酒于兩花之間半酣而賦之不亦美乎二
三子能者姑為我歌之如何

獨樹已難有雙株豈易培東風三月後濃艷一時開
種是鴛鴦骨根非玳瑁胎英英萬千數滴滴四三枚
恐淡添猩血矜香棄麝煤絞綃翡翠眼寶鈿珊瑚杯
絳節朝真去丹砂駐貌迴童粧兩株色花格一僊材
自得駉鸞侶何煩跨鳳臺明珠留漢水碧洞寄天台

對舉霓裳步高鋪繡被堆超如御烟霧勢欲擺塵埃
冶艷皆泥滓卑枝亦草萊好臨湘水照莫近宋家栽
漢殿昭陽寵唐家學士才浴終蘭液濺帖就茜羅裁
惜粉輕勻面偷霞試點頰急窺鸞鑑了齊報玉人來
不是沾紅雪仍非汗落梅啼痕纔髻髻佇立各徘徊
真態有如此深情安在哉歌闌都不語舞困可堪推
淡若疑相犯烘然笑自媒畫眉卽忽誤挾彈客應猜
灑絳誰先戲揮朱亦共陪差肩奉青帝聯袂踏蒼苔
好被金錢擲宜兼玉箸催羅巾如可試瑤枕謾為灰
供帳朝還暮買春瓊與瑰一枝懷舊物百醮費新醅

目斷秦山遠心分荆渚隈柔姿誰是偶溫德汝為魁
綽綽閨房秀忽忽風雨摧離歌連理曲送酒合歡盃
墜臉殷金谷冤情怨馬嵬烟波水東去岐路日西頽
遺恨傳芳草餘陰伴綠槐香魂如未散相弔復相哀

又

此花出在海州東千濤萬浪圍山峯不知誰是栽花
翁花根屈曲蟠雙虹英英鬪繁葩葩豐晨霞夕霞滴
不供歛有神物射蛟龍團團血濺搖春風超然花格
非凡容吳姬半類釵頭紅誰人移下海中山神仙姊
妹來人間人間無玉可消斑歌姬舞態都且閑當時

血淚亂瑤關金槃洗面痕猶殷吹簫郎去先騎鸞粧
未成時情已闌漢臯臺下嬌躡跚曾解明珠瑤佩環
無媒不嫁矜殊顏自共美人香往還霓衣同步紺雲
車麻姑面上藏丹砂綠鬢已墜金釵斜酒紅不着羅
衫遮且教半笑含春華但恐分飛成亂霞宜哉天下
為名花連根都種名卿家温温容態孰可加有如女
德貞無邪共君醉倒插烏紗後他群兒笑啞啞

玉女花二首并序

部使者林公作玉葉二詩并序其事同使趙公屬
而和之亦以見命因吟之為玉女篇并序詩者以

楚花為楊花別本也則玉女者其亦庶乎可以為
之別名也

楊花可與名玉妃楚花可與名玉女天上瑤臺是木
居人在月宮台同處一點難容赤水霞平生冷笑巫
山雨此女持身色太嚴玉壁如槃求不許

國艷雖殊情太少蛾眉不畫雙瞳瞭新就明河洗面
來更佩明珠踏瑤草不用朱鸞與紫霞玉麒麟賀白
雲車君看面上都無邪更看身上都無瑕越王國女
金可邀卓王孫女琴可招更有秦王家弄玉嫁人只
被愛吹簫

和李道源清風謠

漫翁說盡清風好猶能顧我邀吟藁吟時欲倚白雲
飛到時恐在紅塵表有如列子御風行百骸齊奮雙
瞳瞭借問清風何處來玉水之心玉山杪曾經崑閬
拂瑤花亦度瀟湘過蓬島借問清風何處居深寄碧
蘆葦綠篠芭蕉徑舞鳳衣寒葍荔墻翻龍甲老遺英
墮籜無處尋一徑十年未曾掃但恐春深花木稀定
知秋後冰霜早快心何羨楚王臺披襟適得麻姑瓜
中山酒客飲輒醒八斗司徒醉不倒箏聲易咽笛聲
哀客思難平物容湫君看蒼龍避暑巢不是巖鳥即

沙鳥萬谷蔽冰山氣來千濤噴雪江聲遠借問此間
清奈何况是中宵月華皎鷄鳴漏盡眠不成披衣起
看冰壺曉便乘枯木飲明河仍御雙鳧入冥杳籐床
角簟無所施練布蒲葵價彌小有客俄如夢覺時竊
笑夢中何擾擾中心無累清則明蔽者常稀欲者少
兒啼女笑坐可忘獸鬪禽嬉悟俱了豎譽一過遺如
空富貴浮雲視彌藐古人凜凜良可思世俗紛紛何
足道嘗聞外物可娛中所以詩人取萱草誰何乘興
為此行坐擺塵埃出汗潦費坐可與忘悲憂楚屈猶
將醒懷抱區區何用作離騷弄琴聽我清風操

望淮篇示門人

閑花落盡春無有，脚踏青紅望淮走。到淮適值晚潮來，滿淮鼓吹風波吼。傳聲急喚釣魚船，船未到時洗雙手。買得船中雙白魚，便訪村前五青柳。旋烹野茗問村醪，五柳陰中坐浪久。此行大畧類陶潛，但乏黃花白衣酒。探舟人去一點鷗，帆入雲關何處收。孤鷗浴處休淺灘，修竿放餌投深流。豈無野婦荷而汲，亦有老翁行且謳。君看此景直幾錢，此時正是夕陽天。便教金印大如斗，何似魚庵共釣船。有人問君莫要說，淡中即出吟翁篇。

大華

怪怪不可狀，誰云似五千。直侵黃道穿高傍，白榆篇秀氣環秦甸。濃嵐滴渭川，掌高長托日。漢狹半含巔，夜響金丹杵。秋香玉井蓮，排虛摧勁翮。橫銳決浮煙，隱豹文章異。孤松節操堅，渴虹簾飲潤。飢虎瘦吞泉，磴道竒花合。杉杉古蔓纏，群材皆挺特。餘壤可陶甄，義獸期臻萃。妖狐困墜顛，二關資控扼。萬里却腥羶，直勢南衝斗。雄姿北闕燕，波濤清大海。風雨到窮邊，鎮壓地常靜。磨礪天更圓，他山皆俯視。何物可齊肩。

管春風

我是蓬萊山上客為管春風歸不得今年更是春來
遲江南未寄梅花枝探春童子青霞衣時時去上青
雲梯春風消息苦不遠瑤亭瑤水冰霜淺蟠桃花在
海東邊此花不煩春一點東風日夜來人間到時先
催草根軟大都紅紫心先動小桃先覺枝頭重更有
纖纖楊柳枝路傍先得行人弄詩翁自愛蟠桃花
鶴不在無雲車城南夜半無酒家和冰和雪石月華
有客笑中携劍去偷得銀瓶與肥豕詩公兩眼看浮
雲為管春風不回顧

高樓春

山陽有客似相如身著儒衣當酒壚塵埃市井不到
處煙霞往往生衣裾一竿橫掛數幅帛題云酒味如
醍醐三月高樓滿春色椒漿瓊液盈金壺盤羅江笋
烹淮魚櫻實赤玉梅紺膚彈絲敲金半空裡醉揮玉
爵撞珊瑚凭闌直下是烟火坐上清風凌太虛夜深
正然紅蠟燭羅幕遮風留客宿是人俱愛何家樓自
是何君德如玉

淮之水示門人馬存

君不見淮之水春風吹春而洗青薰衣綠染指漁不
來鷗不起漉漉漉天盡頭只見孤帆不見舟斜陽

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兮將柰何莫
使騷人聞掉歌我曹自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

古詩十九首

項羽別虞姬

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無如何。將軍夜起帳中舞，八百兒郎淚如雨。此時上馬欲何言，虞子虞子柰何汝。

虞姬別項羽

妾向道向道將心，施恩義將軍心。斬財利妾向道，向道將軍莫要為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懷王子嬰皆被誅天地神。咸憤怨妾向道，向道將軍莫如任。

賢能却信姦言玆范增當時若用范增者將軍早已
安天下天下成敗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却漢
王金四萬賣切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向道將軍不肯
聽將軍雖犯過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能
駕御將軍唯力拔山到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
子空悲歌將一半雖悟子其奈何賤妾須更為君死將
軍努力渡江歎

白雲先生

白雲先生面如鐵一片良心似明月腹中和氣如春
陽齒下清風欲為雪群兒走馬正謹謹先生高獨方

尋山嵩山嶽山俱有約先訪王喬後陳搏浮丘嚴駕
欲迎子王女整衣閉瑤閣山中自是逍遙家手磨紅
藥生龍霞鼎中氣煇成何物不煉黃金煉丹砂明月
一聲何處嘯但覺半夜鷺鳳叫猿不敢號虎不鳴一
夜清風生萬竅山路高深易迷錯只見先生一雙脚
山中不似俗人家有客但尋猿與鶴西峯猶有紫宮
女身上亂毛如鳥羽秦時人事不忍聞若見斯人莫
與語先生何以遺時人先生有語醉乎醉莫夸巧拙
與強弱莫將外物成天真豈不見北邙山下狐狸窟
掘出枯骸與陳骨其間豈無鄉原人其間豈無強梁

物強梁物鄉原人當時爾等空紛紛後來之事竟何
知不及癡兒醉夢之浮雲

山中樂

洞裏桃花開早春酒中酒熟宴真人紅藥紫芝俱在
手本家猿鶴亦隨身採拾釘鉅隨所有物無不義即
是真何須謝傳山東妓却用陶潛漉酒巾漉酒復漉
酒何必金印大如斗一瓢復一瓢莫辨人間浮與沈
時情大抵惡貧賤此間却是青雲霄君不見古人自
謂為賢豪或入於佞或以驕但言富貴我所欲一身
不保領與腰孔光屈身事董賢谷永陰與王鳳交賈

謚之黨遍天下望塵拜者尤為甚須臾苟得快所欲
終以血肉汗斧刀假令當日幸而免後世譏笑安能
逃豈如孫高但長嘯眼看時事如鴻毛稽康阮籍不
與語何況紛紛兒女曹

花下飲

我向桃花下立飲一杯酒杯酒先濡鬚花香隨入口
花為酒家媼亦作詩翁友此時酒量開酒量添一斗
君看陌上春人笑拍手半青雞醉草半綠畦中韭
閑鳥下牛背春豚穿狗竇潛身猶相雀引喙禽呼偶
包麻隣乞火穿桑兒餉糗物類雖各殊所樂亦同有

誰知花下情猶能憶楊柳中心卒無累外物任相揉
余方寓之樂自號閑人叟

江南春

今年是處春風早江南地煖春更好春風先把江山
掃次入梅花後芳草芳草春深更有情直共江山到
洞庭落花流水在武陵湖中有山春更青日欲落時
一點明少年莫上岳陽城

歡樂辭

吁嗟人子人生心幾何汝胡不思子故為擾擾而紛
紛人生如一夢一萬事如浮雲汝胡不思子胡不為

直道子胡為薄物細故子疲精而勞神汝之所得子
余以為失子汝之所失子余以為得子汝胡不思子
胡不為義而為仁仁義之道如大路子人皆可以行
子汝反以為艱子汝胡不思子胡為失性而離真禍
既自召子福亦自棄子汝胡不思子故為乎災及其
身善惡之報各以其類至子汝胡不思子胡不觀乎
古之人與今之人嗟予言之不可忽子汝胡不思子
汝其書諸紳吁嗟人子

登高辭

九月九日子登高何為古有此語子吾未暇論其是

非菊花黃子菜黃紫二花以時還開花滿握子酒
滿杯人人欲上高樓亭我與世 雖異好此時亦誰
平 懷因思雕虫篆刻事此文乃是儒之災如今此
災亦可避不辭萬里登崔嵬其如此物避不得但恐
積靈傷良才是以天下美璞少甚於矛戟成瓊瑰縱
有美璞直萬鎰埋之塵土何由來聖朝有意去災害
願將此物為渠魁

淮陰義婦 并序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安邑人同商者
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殮持其喪以歸

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於是伺其除
葬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
泣遂許而嫁之類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
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特已生二子
不虞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之曰前夫之溺我
之所為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
去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
始悟其計而復讎之心生夫即日伺其便即以其
事奔告有司卒正其讐棄其讎子夫讎既復又自
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

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而自投焉蓋以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是責於人者終無已也東漢時蔡文姬者喪夫之後一為胡婦一再嫁之其傳名為烈婦攷其心迹與義婦不同達矣嫁蓋其心出於感激謂其人真有義於其夫也既嫁之後凡再生二子閨房帷幄之好已同於人情無毫髮可以累其心者故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雪沉寃於既往豁幽憤之無窮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也如此之義是豈可不以為義乎故

聞其風者壯夫烈士為之凜然至於扼腕泣下也而姦臣逆黨亦可以少自訕矣故君子謂劉歆為苟生三儉任昉范雲之輩為賣國褚彥回之輩何足道哉蓋自魏晉而下佐命之臣教人持兵以殺其夫者多矣使義婦視之以為何物耶惜乎事不達于朝節義不旌于里哀哉

酷賊姦讎既已除街寬抱耻正號呼當時但痛君非命今日方知妾累六捨義取生真鄙事殺身沉子乃良圖幾年汗辱無由雪長使清淮滌此軀

淮陰婦人何决烈貌好如花心似鐵殺身沉子項更

間身雖已死名不滅

北神烈婦 并序

烈婦有美色夫為小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于
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煖同舟宦商者假貸與之
喪費所須一切皆具是自恃有恩顧其妻以為已
物烈婦既奠之三月復墓以歸勞且甚迫遂取其
嬰兒縛置胸前母子號呼赴淮而死是其所以自
度者其勢終不得免焉也與其波汙而生不若潔
已而死也嗚呼其決烈如此是豈可不謂之奇女
子乎蓋古之賢女茹其室世因性而習之流源漸

漬其所從來者遠矣此詩人所以賦莊姜與天韓
侯之妻也至於負販之家見聞之陋安知羞之所
在乎乃一日猝然變生不幸毅然不顧如泰山之
不可搖也是知其義利之分死生之輕重故至於
殺身而不悔也惜哉亡其姓氏且不知何許人也
以其死於北神故號為北神烈婦

海水猶可泛君身不可犯淮水猶可渚君名不可汙
鸞鳳猶可馴冰霜猶可親不是雲間月即是月邊雲

贈子瞻 三首

翰林主人其姓蘇左臂不任十上書幾年乞得江與

湖吳中父老事權呼玉堂金戶不肯居肯來南郭尋
樵夫樵夫所識山與水除此如何論奇備八月十五
錢塘江海門山潮頭起

翰林豈特文章工赤心白日相貫通先與吳人除二
凶謂一法外次與吳曰謀常豐乃與徒役開西湖狹者
使廣寒者除溉田不知幾萬夫其田立變為膏腴世
世可知無旱枯吳人衣食常有餘有餘之人善可趣
官司亦可省刑誅無窮之利雖與吳前有白傳後有
蘇翰林如此能成務吳人叩額呼為父未知何處立
主謂一法外吳山行坐處

眉陽公玉堂氣貌將以恭又到南城尋老農仍使尊
中酒不空玉泉最好白醅釀便將玉水傾喉隴酒史
醉倒無憂翁老翁雖醉不敢迂記得杭州三事書欲
毗舜智臯陶謨事防沮隔有所拘翰林此說若行諸
聖朝惠澤可大敷譬如雷雨動天衢曠然霑然而廓
如無分草木與虫魚一時奮振皆霑滿堂飲酒盡
懽娛更無一人泣向隅老農雖然無所逋願同衆口
齊懽呼

昔者益州牧意欲見杜微不能以身往使人舉致之
雖用為諫議待士禮已非而况君房葦端坐呼字陵

子陵胸中氣直與青雲平豈肯為人屈彼亦徒驕矜
孰如揚州牧自處遜與恭德不矜其盛事不矜其功
南郭已三顧迂身為哀翁以手書所問視面歎厥容
移時能立語避乘乃鞠躬不知古之人幾人能如公

感秋和張文潛三首

汎汎河中舟莫繫河上柳君看道傍葉行人一揮手
枝條旦旦空顏色何可久坐恐霜霰繁諸媚歸一朽
我有千丈松亭亭不可採生在孤峯上獨與雲霞偶
群形靡且紛不與較妍醜群動日夜馳而以靜為守
守松者為誰白髮無憾叟蓬蒿可蔽身糟糠可餬口

言者寓於詩默者寓於酒誰知杯酌間便是無何有
念子於我深我於子亦厚託我守松篇行行重回首

又

張子非不厚涕泗中夜起蘭蕙雖已哀松筠正堪佩
君愛蘭與蕙忘我筠與松君愛洛陽官乘我淮上翁
翁如楊大夫其心甘賤貧不投天祿闕却反離騷文
騷人雖已歿萬古為忠魂欲知冤憤氣但看蒼梧雲
冤情寄湘水冤聲寄湘竹年年霜露時夜夜秋聲哭

又

秋風一何慘物形隨以變秋風如無情虫鳥聲俱恣

我無外物累但有屋中鶯翩翩勢將去矐矐如有戀
此物雖至微其舊殆可念而况西郭交年將屈五指
南城文字間東畢松竹裡氣類亦相合老少兩忘齒
昔居吾舍傍今在河之浹船頭纜將解船上桅將起
留君恨不早此役定難止如何舍我去處我復何以
君看淮泗間一派良可喜從來病濁汙而今稱清泚
人方涉其流冠纓殆可洗此行君樂否一千五百里
未見洛陽山先見洛陽水

謝周裕之二首

樂不須絲竹花不須桃李
木不須輕軀歌不須皓齒

人生各有樂顧我如何滿我是兩柳翁家在南郭
詩酒以為樂賓客至即喜酒味酸或淡瓷枕簾而偉
或無一飮菜但費幾張紙客所言用紙筆人情慕貴富公何
跡賤鄙寒吟載肴酒暮夜煩屐履乎誠非粹然飮飯
亦勞止不用卞卽瓠但坐杜侯椅兩卓合八尺一爐暖
雙趾不以藥隨時而用繒掩耳或啖魚菹盡或愛葢
蔬美或取鱠與腊或約酒以指人皆悅真厚誰敢停
箸匕一客癯而清偶坐為六子吟聲尚鼓吹懽情勝
羅綺俗物無所用高會有如此
義無所不感誠無所不動誠義既如此外物斯何用

以外表諸中以物將其義所謂君子誠誠亦不虛致
人有忘恩者嗟歎而泣涕我心非土木亦有眼中淚

贈玉師失鸚鵡詞

紅蹊翠塢風花客家有千山萬山碧一從流落在人
間玉環條重金籠窄金籠一片烟霞曉花艷成團柳
枝裊足穿蜀錦茜靴半身著英綾紺袍小參差微露
紅霞裙丹喙即是胭脂唇真是人間富貴物何異朱
門羅綺身慧性馴姿良可取只被多言仍巧語前身
不是亡國臣即是傾城傾國女門外人來連報客點
茶沾酒俱催索呼人名字學人言其語秦聲俱記得

大都有似原人為視人歡感為笑帝俗客面前多俚
語逢僧輒誦陀羅尼嗟嗟何用畜此禽歲月養成姦
巧深莫信口中一片舌對面千里萬里心主人

有知為愛能言不放歸不道姦心多

阮勝纒

飽脫身飛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四

古詩二十一首

送蔣憲穎叔并序

國之南服逾嶺而西號為重地而兵刑最大本朝
選用名賢即拜山陽太守蔣公奉使以往公始聞
命不敢安慶即日束裝以俟即拜其命遂決行日
一州之人皆惜其去以其嚴而不苛察而能恕實
受其惠也作詩者因民之情述公之義送公之行
亦以告諸越人也

五嶺之南其極西徼其旁大海木深山峭內有谿洞

外有交趾皮厚肉堅鐵為骨髓雉兔伏藏獠狻突起
動如飄風猛如湍水獨思不畏獨威不懷擾之則去
撫之則來恩之與威不可去一不可無術坐當一面
則有帥臣按刑將漕要皆得人以德以才公稱其選
能不擇官義不辭速始聞有命嚴裝以需青氈角簾
藥鼎茶爐琴堂舊譜鈴閣新書史帙籤重詩囊卷粗
前施齋舫後設行厨公既拜命不敢寧居廼戒徒御
廼建帆檣鳴刁擊鼓旗幟開張州人感恩父老童稚
知不可留以足頓地或前塞路或後從行或獻花酒
或攜從兵或望於野或送一程即日渡江江南春

雪盡冰消江山如掃柳徑桃蹊梅花芳草沾酒村邊
賣魚船小晨散烏群暮歸白鳥春正好時已到岳陽
岳陽樓下蒼蒼茫茫岳陽樓上飛沫浮光江山舊物
吳楚淒涼夜宿巴陵曉過洞庭湖中水綠湖口山青
黃陵古祠長沙古路瀟江湘江風烟古渡巖麓茶林
沙洲橘樹此時春深衡陽鴈去時飲一杯時吟幾句
更望九疑清詩無數攬轡登山日日西南褰帷叱馭
車不停驂廼有知史廼有蠻酋青衫負弩錦帕纏頭
公曰使者寔與兵刑增置強弩多募士兵宜浚其隍
宜堅其城公曰弓手宜如舊制加之訓練可使精銳

可代城郭為民捍蔽公曰民命懸在獄官不可不慎不可不寬寬於善良勿失有罪惡人如虎養之成害公曰生民不可無教教民之官縣令最要今則不然困於簿領甚者可除煩者可省仍復鄉官則無所病凡我部吏各恭厥職夜則精思晝則宣力一節當官赤心為國如此教告如此施設吏則心服民則心悅諸公間之薦者交章朝廷器之下詔褒揚召而用之優於馮唐

謝呂帥寄書并序

淮上老人七十四歲天衰朽疾病日入於不可支

廢書久矣故作詩代書為呂公一笑也公家兄弟以問名子是其所尚者家法如此作詩者其可安乎以其法可傳也

疇昔逢公時老人悅公義率然應公問而云在箴器公以問為好其法為可傳老語不記時人事成恍然送程運判

江南風物可醒酒江山氣勢侵牛斗大庾梅花入界香南康瀑布從天吼此間好共吳人樂井蛟為害湏除却觀風未到庾公樓塞帷先上滕王閣仙籟鳴時獨鳳吟劍池黑處雙龍躍縣令寧無種林公羽還似王

弘就翁酌最是高賢徐穉墳急齋酒脯祠漠漠部吏
爭迎使者車野人夾道亦懽呼且得官司減鞭箠若
逢水旱放田租關市如何從薄賦設法通商為遠圖
方今 聖世雖無事須修武備戒不虞生民所恃在
城邑更嚴壁壘完其郭何況荆湖與二廣溪洞盡是
蠻所居一日除書遣受降使持斧鉞建油幢陣上風
神應更偉軍中才氣亦無雙勢似疾雷後便道揮兵
直指富良江

代玉師謝蘇子瞻

海上山翁歸童子言有客身披一鶴氅足曳雙鳧鳥

控却大鵬頭踏着巨鰲脊面帶玉山氣手畫龍泥壁
諸仙爭進硯一笑已投筆其夕刮兩眼燒却犀一尺

寄李道源

春風本是詩家友典却琴書也沽酒呼童去問紫霄
翁近來枕上吟詩否不醉不吟將柰何過却今年春
已多宵中壯氣吐不出看看空作送春歌

酬李道源彈琴之句二首

數尺焦桐常在手知子愛歌兼愛酒今朝已是二月
三梅花驛使曾來否古今多少無柰何古人慷慨良
已多為報陶潛且飲酒無絃琴上不須歌

又

漫翁來索詩千首須與古人沽美酒近來聲調大尋常不知得似陽春否漫翁後我歌云何水遠山長春思多安得桓伊吹短笛共君慷慨一時歌

和馬秀才并序

余為淮之水都陽馬進士為長淮謠二篇大指皆歸於平和而無憾是平世之音也夫既歌而善矣於是乎自反而和之也

君看淮上翁雖老胸中意氣後來好白日吟到夜夜後吟到曉門前是雙柳樹上無棲鳥西邊是人家入

家兒夜啼四更五更後往往催鳴鷄東邊是空庭空庭清風多吟聲上河漢河漢生銀波移聲入明月桂樹無停柯蟾蜍不得睡狡兔將柰何清風却下來直入淮之水不知淮東西波浪如何止清風清風不復住徵住射陽湖上終寧知烈士怨曹袁義鬼哀哀冤未許此聲未可減洪不須更往吳江去吳江心中有冤血冤聲吼冤氣結柰何乎湘江亦有獨醒夫醒時何故沉其軀當時魚腹今在無此聲莫過洞庭湖

謝皇華使者并序

皇華使者送趙公也趙公羅山陽守奉使荆湖邑人徐積作是詩也

皇華使者將就車先聲即日傳江湖良民置酒相歌呼
姦人落膽猾吏逋手中平握三尺書權衡輕重量
錙銖寬聲弊獄一切除寧其家室完其膚本朝寬大
恩滋濡一物不被成焦枯煩公大手持刀鈇開塞去
擁鋤荆蕪其和易致仁易乎此行遂與春風俱變酋
鼠竄稽天誅官兵指日縛狂奴皮囊插羽徵軍須人
方汲汲公有餘藉公之智須公謀使星已動宜疾驅
非惟一道無無辜

朝廷南顧無憂虞吾州父老將何如呼其子弟牽僕
夫繫之維之馬與駒以夕爨空其郭亦有下客身
鰥孤懷公禮義心區區守詩如問公起居公能報我
荆州書

謝田守并序

太守大夫公重於安節近在燕居不視事日有縉
紳士大夫布衣諸生吏民之在部中者問公居處
各以類至而京獨不肖獨不肖身往失事太守之
義其罪固以日訟矣太守復視事一日登乘以出
即以其口遣使持簡送柑酒二物所以問勞甚溫

是其意篤情專勤於愛上又能恕人不及如此願
不可無詩以謝且欲因是詩祝太守之重自愛也
太守自移疾凡有三簡一再送酒而哀朽吟哦緩
且粗畧惟公一笑也

前日李山陽說公安且裕精神健復初決遣敏如故
吏復畏其明民復愛其恕可保長康寧但更勉將護
尋聞車馬出州人喜可知或出車前望或走車後隨
南郭有賤叟雖愚亦更喜不敢問公者恐煩答教紙
賤叟固自訟太守謙愈勞即以出之日折簡親揮毫
送之上尊酒副以黃巨苞情意專如此禮義積已高

賤叟不能報自恨如時輩所以作詩者欲公重自愛
自愛以為國為國斯為民慰我之鄉黨悅公之慈親

謝畢令

一身多難過春風两眼未見花枝紅近來廢却無限
吟今年自覺詩無功畢令與我如相識遺我春醅表
胸臆知我愛酒兼愛詩使我吟我醉春色春色半酣
正二月草頭爭露花爭裂是花是草屬詩家若無此
酒幾虛設此酒有似君德醇先入六腑搜吟兔相將
醉魄御烟雲游遍江淮無限春

謝王觀文

記

東野鯨夫未識公寄書直入茅廬中茅廬四面生春
風草頭添綠花添紅東野鯨夫最好吟感公高義藏
於心為公製作平戎曲彈向蔡家焦尾琴

謝呼延禁侍

有客從京南來尋淮上思氣貌良肅雍辭令亦溫厚
如此已可喜遺我故人書須臾四千里恍惚游江湖

昨日之夕和蔣穎叔

昨日之夕誰叩扉大使遣人來索詩吟聲一發巢鳥
飛一夜清風搖木枝吟亦不住風不停安知半夜風
出城大使船上風霜清更添南郭吟我聲

寄崔尉

人間多少無奈何勸君收淚且酣歌不須載酒但相
過共君携手踏青莎東臯閑日苦無多南城應是合
吟哦胸中有淚難消磨惟予詩興如風波

送張君河朔之行

嘗聞此道春來遲山中積雪埋狐狸黃河三月冰正
合朔風凜凜吹人衣吁嗟客路正寒苦數千里外將
何為蒼云此去非徒爾有如羽翼投高枝主人之賢
聞天下出門捨此將安之嗟予贈此復何說少年養
取胸中奇古人之學不可廢丈夫之操不可移江淮

之上親且老臨行須約將歸時邊城吹角客心亂此
時應望東南飛

荅范君錫汎汎愛花之句

汎汎愛花非愛一范掾愛花如此密一從春色到人
間每月弄花三十日第一花中愛牡丹待與金釵共
玉冠第二桃花及杏花此花大抵顏色奢又愛牆頭
看海棠亂點燕脂如急粧更無閑暇及芳草却解起
頭覩綠楊其餘好花有何限范掾看花眼頭爛見花
如見故人來尋花太緊攀花慢洛陽城內騎馬走山
陽城外坐監酒坐地愛花情更深時時取酒為花對

誰知有此風流掾詩情酒興紛如霰好來閑伴老翁
吟老翁是物吟將遍海間亦有蟠桃花可能同發乘
桴願

贈倪敦復

比軒主人吳中清所居才義皆有名曾在東臯厭衰
貧人皆關筆詩已成其時於我輩有情如今相見情
更深野人情義亦不輕夜來枕上為公吟

贈張敏叔

張家船上雪壓蓬紅頭船尾堆玉虹此時半夜明月
中有人兩脚登雲空其人便是吟哦客能作清詩無

俗格更向孤舟雪裡吟一生多難頭先白白毛吟處
徹骨清味隴往往生寒冰可能乘興到南郭戴家為
子燒破琴

送汝弼赴潭倅二首

莫說江南行路長山蒼蒼兮水茫茫
長沙城遠近洞庭湖口是瀟湘
去時先上岳陽城夜宿巴陵深
陰晴泛洞庭時四五更出湖口處
曠曠明平生聞說潭與衡
今來吏隱駐算棗四時所見皆所經
湖青草兮廟黃陵眼看君山別洞庭
笑談却作江南行巴陵渡口轉船頭
一帆風過真州行蓋江山到真州

船旗鼓入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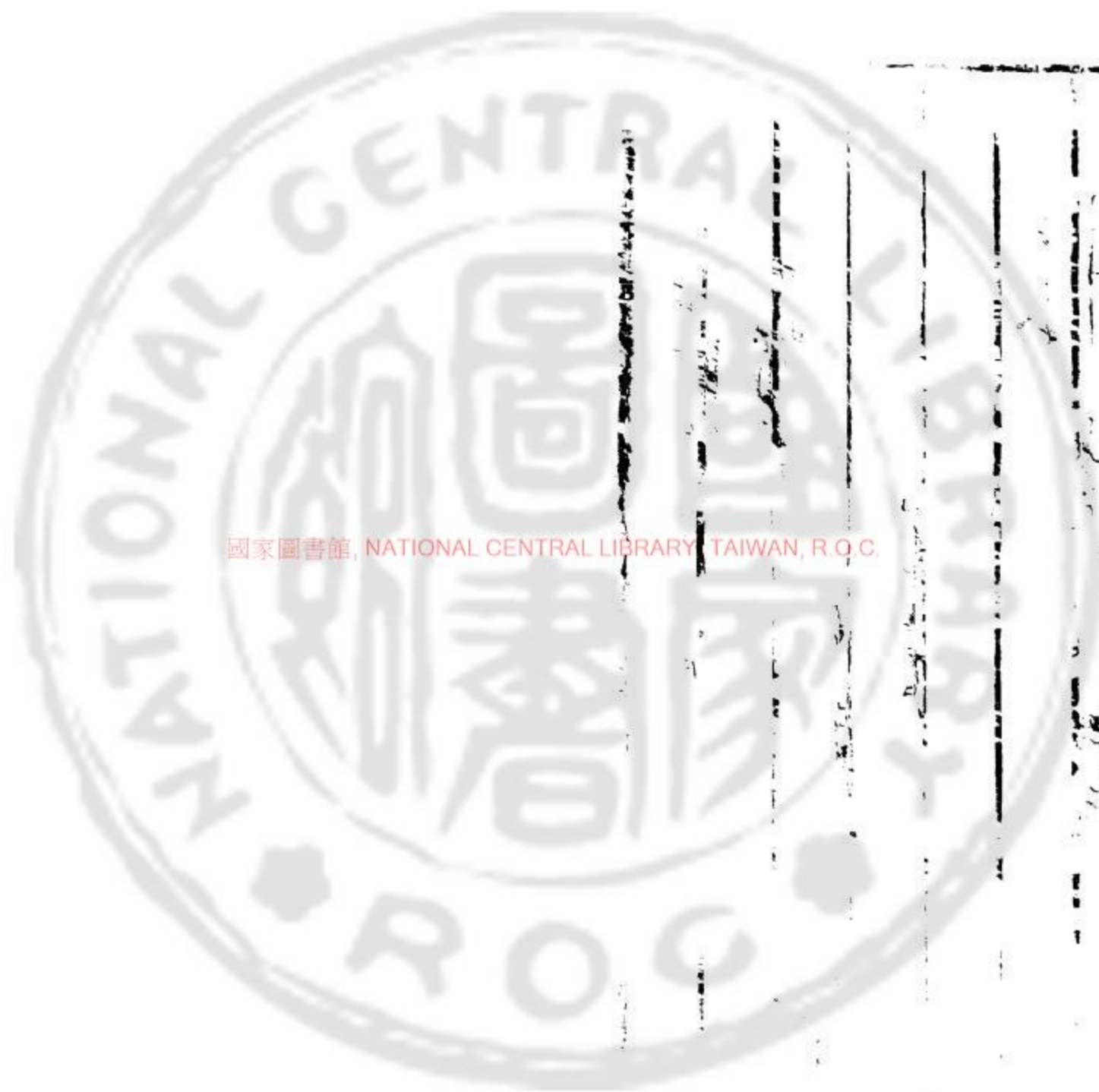
不作長沙行湖湘少斯客潔身不可汙
好義是所積口不出巧言面不為邪色
誰可謀定交斯人不可失

富貴篇答李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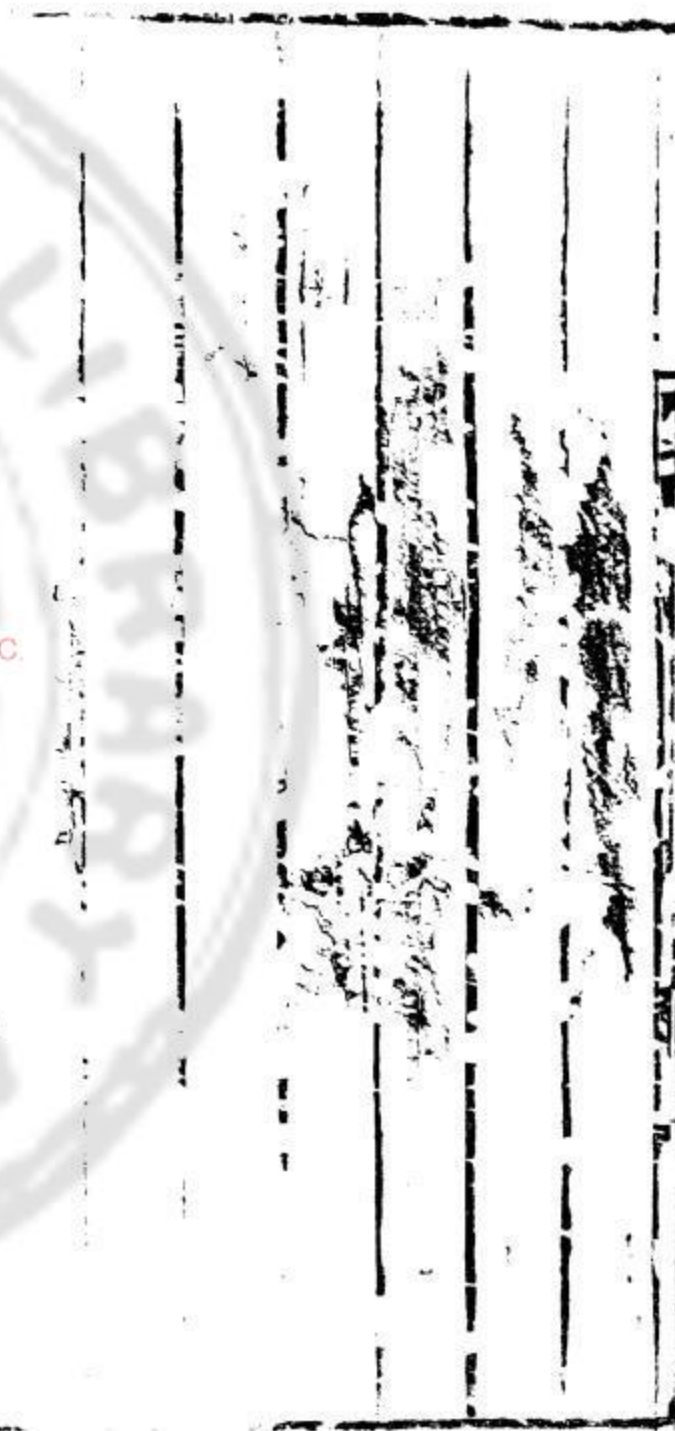
我有一筒詩寫出千年意將令後世觀
不是前言戲感君再唱洞庭謠我亦重歌酬
子惠古人達者嘗有云富不如貧賤勝貴
君不見古之富貴即父祖俱封異姓王
一門五侯三將軍弟兄同入中書堂對開大
第連幾坊私門列戟森鋒鏃十二簾捲珠
熒煌雙姬扶起坐牙林綠鬟紅袖花成行
左盼右顧生春陽高

車食客劍佩鏘堂上已滿坐兩廊巨獲大鼎烹牛羊
玉壺挹酒金舡長美人拜客求盡觴歌姬一誤已絕
肮纏頭彩幣堆如岡酬歌買笑金鴛鴦奴袍火浣直
兩箱三千底馬紅錦障則幃文綉爐薰香更衣侍妾
如閨房主人意氣秋鷹揚其心端如彩鳳凰一言合
意青雲翔酒吏睡毗磨刀鎗門前鵬月可烘裳一日
失勢成冰隍小者腰領屍道旁大者連頸宗族亡犬
鷄散盡空遺墻野鳥入室山魃截嗚呼哀哉可歎傷
至死不悟猶陸梁古來如此有多少豈似洞庭湖上
老無租無稅一生開有飯有魚一杯飽日落波間煙

正昏雲開湖口山光曉棹翁適自巴陵迴掛帆直指
滿湘道有言不問俗窮通何憂可入翁懷抱脩竿短
棹已自心更有前村一茅屋賣魚沽酒任醉醒
朱門自歌哭嗟余未往心先慕更謝棹翁詢去住
前月下有誰知醉魂吟魂自來去堂前畫作荆南圖
夢中記得巴陵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五

古詩二十九首

寄管久中

我頭未白心先老吐出精誠為君禱若無歸計似陶
潛學取蕭生抱關好

贈查宣教

晚來閑共秋風約惟有黃花莫吹却有人懷抱似陶
潛待向東籬共花酌

答盧魯山秀才

吾道一於中所得無肯向吾神充乎形所得無哀王



氣入春風和興與秋鷹揚有累已驅除無酒亦酣暢
外如不可撓內如不可狀更讀魯山詩何樂可能尚
答劉子靜秀才并示魯山

難逢一笑樂易過千金而况吾胸中所得蓋已深
百物正爛熳二子方歌吟一樂已自足兩樂交吾心

和魯山感春二首

君看紛紛能幾時一翻情態隨春盡懽者常必戚者
多共君且趁春風歌莫學時人種花草不似山中松
桂好

一笑一啼何日休一榮一悴何時盡薄中好酒亦無

多日伴吟翁慷慨歌茅屋窓前樓亂草勝却花間繡
裊好

呈次中

煩公素葉詩答我碧蘆東我亦為長句枕上不合眼
兩城俄相通一意如同撰用韻亦無殊便可書之板

述懷寄呂帥

君看關西山壁立春雲寒盡春空寒濃嵐滴去渭川
寒孤峯深與秦天碧白雲流水豈無情立馬吟詩定
相憶且倩東風先寄聲我整西裝期已迫吟到秋風
放我歸歸來待作瀟湘客

和李自明二首

青松何常生在孤高處能鳴月下風更入雲間路
雲漢何渺茫遠過衡山陽松風上河漢高韻落三湘
又

我有金玉交家在臨流處秋來詩更清吟喉飲風露
崔子在何方清思滿殘陽不知今夜夢幾度過衡湘

送沅州通判

過湘江時君且聽但恐水中有冤聲當時無地容屈
平衆人皆醉嫌獨醒煩君須弟獨醒翁以酒注之魚
腹中不須以物纏米筒但投詩去責蛟龍為君質直

有古風能高其義哀其忠投詩已罷弟已終齊聲意
報南城翁

贈呂帥

玉門閑靜邊鋒息回首金城趙充國綉帽霜鬚馬上
吟詩興如雲滿秋色景好清門長樂坡灞橋路上情
更多綉嶺風烟新草木潼關形勢舊山河洛陽城闕
秋風緊有詔疾驅催大尹兩瞳直是有精神管取無
寬亦無猛

謝周廉彥致真

義無所弗感誠無所不動誠義既如此外物斯何用

以外表諸中以物將其義所以古君子誠亦不虛致
古人感恩者歎嗟而涕泣我心非草木亦有眼中汁

寄道原二首

好笑李詩翁寄身明月中飢腸吞白露醉口吐清風
時時跨鶴步步凌秋空相呼且相待畧住白雲峯

又

漫翁身上霜可刮酒未醒時詩已發急放人去守船
門恐向河中捉明月

和李自明

病叟相逢恨不早兼設散比瑤林好誰作羊車衛所

看不道好玄揚子老使君禮義高如山清風更可清
塵寰明日王君來訪我陶潛欲卧君須還

送呂掾歸揚州二月四日於枕上奉送

年年二月春色稠今年二月寒未收路上無花空酒
甌清吟清嘯到揚州到揚州後登高城綠波芳草連
江津吟哦若望江南春梅花便是江頭雲

寄范掾

昨日沽酒典布襖今朝所典未可保景好綿衾剝典
錢又恐夜寒妻懊惱兩務酒官俱見怜沽我好酒
甘泉為報孟光莫惡發待將黃卷換青錢

送晦叔

兩人俱是白髮翁不用語言情意通且喜胸中無一事
一生常在平易中願公活百歲我活九十九白髮
變成黃髮翁回來同把一杯酒

贈張敏叔

張子生平最多難未老頭毛白一半頭雖更白詩更
清正作詩時人莫喚頭不片轉身不移口中聲調霜
風凌太清宮殿月明時第一莫吹松竹詩

送辛朝奉

幾日遲遲辭我去夢中猶憶南城路不知昨夜月明

時泮水宮中來幾度三月春風正向西我將心逐春
風飛送過高麗亭下路別遣春風隨客衣

送崔主簿赴雅安

見說西川好山水此行便是秋風裏洛陽年少本多
才馬上一揮吟一紙鳳凰羽翻飛徒爾上擊浮雲九
千里枳棘須教別鳥棲自趁春風便飛起

送張九掾兼簡同事錢明府可與慎叔良蔡彥
規同一笑也

有人獨酌南窓酒春是故人詩是友故人消息在江
南爲我江頭探楊柳詩人見春雙眼明迎春送春俱

有情何況温温張九掾可無詩句贈君行

送王潜聖

公車待報凡幾年蕭生罷去心浩然鹽漬野中尋舊
隱揚子江頭呼渡船太湖波浪濕秋天洞庭橘柚生
紅煙馬踏新霜吳嶺外猿啼小雪建溪邊閑西夫子
雖遲暮行笑行吟正安步菑川海上牧羊兒亦說公
孫放豚去

寄張文潜

不知今之人誰識張縣尉勿問胸中事但看面上氣
所謂人英者正是斯人輩前年南郭中文酒日夜會

一從舍我去忽忽再逾歲今茲歲且盡為子吟不
起坐却就枕伸頭出紙被約是三四更老老抱雙脚
此時吟正酣声調不可却春風起淮東須臾到嵩洛
徃徃入子家但子眠不覺子覺將奈何声盡情思多
上東門外路洛水生春波還我大松來不用寄詩歌

代簡呈通理察院

去年過時花未紅今年過時春未融春未融時得子
來吟翁面上生春風吟翁近來成白領種種頽毛無
一半唯有胸中氣未衰更得公來激吾懦

送詩僧巖上人

日晚孤雲蜚故山在何處八月涼秋時正望江頭去
定無塵埃氣清風與白露

送端叔二首并序

夜漏將盡枕上再送端叔也洛水之陽馬上為我
誦此詩即此詩用木葉書投之水中便為將來故
事也延安塞上見群鴈能為我誦此詩東南望否
夜中枕上聞孤鴈声尤数数誦此詩也紙窮意未
盡

端叔上馬去巷口馬頭轉我喚端叔時端叔急回面
記取此時意莫使落風埃上東門外水正望楚州來

此水一來不復見不及黃沙塞頭鴈

是物可寄情是物可寄声不須使黃犬延州岐路遠
莫恠不登淮上樓只為淮水不西流直待街芦鴈却
迴其時隨到天盡頭

再送端叔并序

此詩於前詩亦補遺也端叔為我吟此詩果有情
否此情得似醴泉故王簿否凡我所以愛君者皆
在乎心今則形而為詩言在四詩也千萬自愛行
有日否

閔守日落時但見山相接塞上閉城時但聽吹蘆葉

延州平安火過早月出山頭照孤堡王家池上醉欲
倒銅鉢聲中詩已了落筆揮成露布草主人更索平
戎表文章意氣入香奩金瓶插羽如飛鳥諸軍鼓吹
高牙曉大纛門開撲餘燎壯士犀衣劍氣寒客身依
舊霞繞陸生待寄梅花枝更卽莫愛芙蓉好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五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六

古詩二十三首

呈路倅

三十年居官而無一椽屋隨身清風高所至義行足
今茲盡室來何可久船宿奴僮已暴露勿使之餽粥
也須謀外物種取抑與菊記取節節高愛我茅簷竹
其時花盡落手把麥黃綠公酌我須醕公吟我須續
慷慨見懷抱靜介無所欲最是謁祠堂老淚潛可掬
邇來六七歲病叟頭已禿萬事置浮雲壯氣自滿腹
感激論忠義猶愛唐衢哭更思桓野王把笛吹一曲

奉皇河中教授

不息之謂誠誠所以入德無微而弗大何往不可適
惟其能言者自求其所得唯其自得之久而能弗失

奉酬守道

教官昨自江南來但有清風無塵埃曾過芙蓉池上
客仍過方家舊釣臺

贈蔡長官子

去年冬至第一日省暮人回船過急不知兩眼血乾
無使我時時為君泣

謝董元達

鄱陽董元達七叩樵夫門新藟乏三韭濁酒欠一樽
名言有餘理老懷思共論今日復一來刮我兩眼昏

謝石運幹仲謀

奉議清而溫義心無所遺已能顧白鬚更與吟清詩
更與吟詩清奈何樵翁一夜為吟我吟到四更月出
後床頭看月忽成歌

寄陳伯模

鵬月初四日有人叩吾廬言從江上來手把鄱陽書
發書見康強細字盈數紙仍說九鷄中兩鷄正飛起

送李先道

憶昔見子時我在西關住顧我已衰朽愛子特明悟
其後十數年於此數見之氣貌日益好胸中即可知
貌者德之表精神氣所為氣無所不適其本在養願
所養得其正其美充四肢于是名公孫家法能自持
子學有舊業尤富禮與詩重之以所養何適而弗宜
古人有大路行者皆坦夷夫以子之明豈惑於多岐
修鞭與長轡逸駕無停時古人亦何人勿問皆可追
昨見子筆札老人為予喜其言遜而恭責然有文理
願子更勉之莫忘老人語所居求正人正人德之輔
卜居一篇二章別聖之并序

寶文中大呂公治弋陽之行其去有日使其子承
奉君寔來告行迺云疾不可以身見公遂作野人
之辭一篇二章所以送諸御者為公一笑

卜居何所尚靜軒哉此君萬事付流水一心遊白雲
亦有靈壽杖可登浮光山 聖朝須舊德玉筍虛清
班

西山高寄崔刑部

西山高胡為高上有磨天之巨勢下有黃河不測之
險甚於蜀道之難西山高長安之路如雲霄乘無逸
駕子飛無勁翮我欲往子有青艱百險之相遠西山

高長安之路如天遙夜短夢不到白日其心勞西山
高我欲往兮方窮處於遠高恩之大兮報不可以達
太山之重兮置之有若鴻毛西山高無如之何兮徒
引領而長謠青門路兮有時到願公之壽兮如松喬

答崔伯易白雪之句

此叟有奇歌調與声俱絕此歌本難名強名為白雪
一唱白雲開再唱青雲裂朝唱迎朱霞暮唱入明月
聲在明月宮桂樹生秋風秋風吹明河銀浪翻長虹
河漢與海通安知聲所終如此誰可知但問牽牛公
如此誰可聽直須登青冥酒仙騎赤龍詩仙騎長鯨

一夜到平明北叟聲且停遺響來南城猶似孤鸞鳴
南公對北叟阮籍逢孫登阮籍正長嘯孫登作鳳鳴
羞殺阮步兵笑殺孫先生

送張宜父赴南從幕府正彥

江南秋色芙蓉香滿江秋水傾銀潢泛水依花人姓
張濤翻浪湧揮文章突然出者何蒼蒼巨鰲爆背來
中央龜鼉仰首伏四旁登臨談笑得庾郎安得霜鷗
腰跨長騎上秋空追鷓鴣北望海門形勢強美哉壯
觀吳封疆若將前代論興亡直談孫氏到陳梁凡為
佐命可哀傷其諸姦孽如豺狼傾詭正直誣忠良以

國販賣為賈商歌姬舞女金滿堂不須為盜持刀鎗
身雖幸免遺其殃子孫戮辱甚犬羊所以不欲讀史
書鼻洩目汁沾髭鬚潤州支使相如無山陽老子如
唐衢

寄吳行甫并序

正月十日夜枕上代書寄錢塘吳行甫初行甫顧
予於南郭舊隱自旦晝至於暮夜五日而後去去
六七年間書亦至於六七余未嘗一為書行甫能
亮我故不以我為簡我亦亮行甫故不自疑其簡
余雖未嘗為書而日欲為書而未嘗為書者重為

書也重為書故欲寓之於詩如此非一日重為書
重為詩所以重之也

人事無窮時白日常紛紛夜久靜不眠枕上還思君
形神有合離忽過江之濱已過江之濱更隨東南雲
贈荆南王秀才天爵集虛二堂求詩仍往武陵
天爵名甚高集虛名甚悟悟高已與俗人非更望武
陵花下去

送李昂長官

征南兵勢心八平蠻軍聲殺氣秋風寒南國此時霜霰
早八月草黃楓葉丹江有渚茅山有蕪君向洞庭何

慶宿四垂天幕亂波平九疑山送愁嵐綠日斜葉落
黃陵祠月明風起清湘竹愁熾遠放峽雲來宛臣暮
借江聲哭雨弔孤塚度蒼梧猿叫哀腸抱霜木君看
樵鳴與漁唱綠橘黃柑隨柿熟此行正合風騷情縣
衙仍在衙上足新嵐老翠滴吟窓風松雲溜生琴曲
衙人側耳聽先聲報道官來不碌碌可使汝農無逃
田可使汝市無冤獄汝胥可脫簿書煩汝民可免鞭
笞辱日中使不坐廳夜半投金不受囑迴時唯載
俸餘錢茶酒衙山無一掬

謝江公

病叟在所收越已為高義就而飲食之盛具煩親致
讓榻行殊禮朋酒代賄幣非徒追古風兼使奉時祭

謝李次翁

次翁情義高不在古人下惠我春山芽清吟為增價
記得西窓無言詩遂及雅且待李張來說子到清夜

答李昂長官富貴貧賤終篇之規

前日正凭几長讀叩我門手置一筒詩義高辭且溫
三讀至終篇允愛于所存我有不言意于已自得之
余將缺不報嘉意忽如遺吾聞諸物理動靜固其性
靜有不如動動有不如靜病入於邪大率要歸正

窮通存乎時死生存乎命與其以邪通孰如以正窮
漢之主父偃其卒敗以凶不義而有生不如死於天
所以君子徒而惡躐書考謂富不如貧謂貴不如賤
其說豈徒尔亦各有所見貧賤與富貴亦不必去取
始也以道得卒也以道處豈特區區身時乎非小補
萬世賴其法天下受其祐所以古君子得之亦不拒
處之不以道君子所不與景公馬千駟孔子賢夷齊
曾孟藐晉楚原顏甘凍飢我愛張車騎我愛郭汾陽
大業中興漢餘基再造唐天資既忠厚以義能自將
德威不敢肆功大不敢當匿迹遠權勢以身繫存亡

以寬不以刻以遜不以強茲可謂之賢雖盛其何傷
博陸豈不偉區區蔽孽顯當時雖已幸其後卒不免
至於充謚輩何足汗齒牙機雲死好進樂晏死佞邪
下近隋唐間其輩尤可嗟甚者弊天下非唯凶而家
所以富與貴有時而可惡淫夫所不從奔女所不娶
色美而行非嫖毋勝西施所以漢烈女深恨蔡文姬
文姬文姬其柰何如姬之輩可悲歌我欲採藥山之
阿亦欲把釣披漁蓑茫茫人間岐路多不如海冰通
天河

贈陳留逸人二首

不知何許人忽在陳留市生來無得失物則有春杏
春時看物生秋冬看物老大意寓之笛餘情付雲鳥
無處不可居不問江與湖亦不問田廬今夜入城市
徃徃呼狂夫狂夫勝獨醒以身奕江魚

又

有人持一管不用蘆葉卷能作隴頭聲其女操六板
吹者寓其声拍者會其情情声與氣貌內外俱和平
時時入酒家便插幾枝花歸來無一事醉卧日西斜
人或問所得答云無憂嗟或問其所欲何物可相累
我愛斯人者富貴所不如有如此娛樂作如何稱呼

呼為無憂人畫作無憂圖更畫幾枝花酒瓢與酒壺

謝葉祖洽

葉公有高義常叩茅茨居不嫌杜微病更附荊州書
龔遂合馳傳郭伋方駐車海人受公賜約在秋風初
送沈判官

四月芙蓉花未開王家客去登瑤臺瑤臺高在白玉
京麟毫玉譜書姓名名儒庾子能清悟肯學買臣與
嚴助受福王明不為身澤適生民便歸去

酬傅道

有客從東來迺是徐方秀言行過于恭篇章一何富

顧我白髮叟贈以青瑤杖
我將投木桃桃始開花時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六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七

古詩二十七首

寄龔稼之震

海角龔支使平生無所苟而今五十六豈肯變所守
豈獨龔支使古來無柰何達人自知命世俗徒悲歌
謝永城令陳德任舉

縣令有餘義以碣表孤墳昔嘗致酒脯兩手披荆榛
今乃重加惠使與群塚辨數十年後名亦附公傳
寄稼之

掘地須臾便得泉主人勁直使之然此水埋藏千萬

年豈無勃勃氣衝天主人意氣整亦久不知誰是掘
泉手策好塩場作選人面目心腸無所苟

贈卽朝散

仕宦何須論權貴可賓且喜屬卽倅篇章淮上至今
傳德性清温善訓對神仙船過北神來應思詩老任
員外沙河路上且吟詩猶有黃花伴吟醉

乞留草贈路倅二首

膝上已無三尺桐門前更少兩株柳唯有庭蕪似野
風告留伴東臯吏

又

君看我家門
時還似村深

外草欲把煙姿慰吟老誰知人靜雨餘
日斜好

荅倪令

挑戰之句

南城病客方
眼清風吹楚
何有可笑將

閉門西郭檄書機入季霜薄洗開醉合
困低首詩陣瀆知少敢當吟魔已遁無
軍不用機示以強兵殆非誘

荅俞鑑

詩者為樂查
子妙既相逢

所以貴声調我雖好之篤子乃得之妙
如何慰病翁有時聞數闕盡日想清風

送思權

隨趙守往揚州

一自移船便忍行城中兩夜夢河汀武林夫子在舸
宿往往將身夢入城夫子戀德雖未休不過送公到
揚州我遣吟毫無遠近直過瀟湘江渡頭

謝存中送四花卉酒

有人自折四般花手中四色成雲霞瑤瓶貯酒白如
沙呼童急送野人家一般花是木林檎白處偷紅紅
不勾笑臉易殘留恨色淺粧難就帶啼痕無夫少婦
善居寡以禮自防容不治君看盈盈閃閃色桃酒紅睡
起未全消意待傾城又傾國花中偷得兩般色深色
桃花將柰何玉猩血染春衫羅欲成鸞鳳吹簫急借

塗粉施朱多却是梨花白為勝四色花中容最正
若與梅花相並時花葉花柯較簾硬為花傾出瑤瓶
酒香泉急溜蚍蜉走兩手各擎花一枝深閃桃花將
與誰主人醉起欲騎馬自插烏紗帶取歸

寄蔣大漕

大使莫憂淮上老無山可望梅花少梅花可種山柰
何日中祝上山更多不開兩眼行一步懸崖絕磴青
嵯峨豈無閑僧坐林下亦有樵子持斧柯起來恍惚
從萬里便買玄猿栽薛蘿人間流水寓之意天外白
雲來歌

寄汝弼

行人過江來遺我數紙書書云困行役家事仍紛如
真州嫁孤妹蘇州取病弟方且謀醫藥相期未可冀

古風一篇贈梅使君并序

漣水縣尹梅大夫景純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義
淮上老人親聞而親見之故為之吟哦讀其詩誦
其事何必古之人乎哉今之人亦古之人也

古有賢令尹為貧民出租今亦有賢令代民償所逋
何必償所逋不忍傷肌膚君以古人心能為古人義
我是吟我翁亦有古人意幾夜月明中為君吟古風

寄江子和

客有江子和時時慰衰老寄我江黃書其意不草草
恐我有疾病欲我得壽考古人正如是但恐今人少

送呂明府

古人呂明府而愛南郭吟不嫌我衰朽知子有良心
良心何愛吟笑翁為我平生懷抱空一心常在浮雲
外萬事付之流水中

送陳明府

人而有常德古人良所貴乃有陳明府其如斯所謂
予嘗察之久得之辭與氣何以為不忘此諸大美味

再送呂明府

昨泛江都舫曾作寒吟篇今浮清洛水乃是清風裏
野岸有幽花孤村有酒家此酒與此花尤宜日西斜
大抵人生要自樂何必持花與杯酌有無酒花俱笑
吟為我題頭望南郭

有客所養厚一首贈送吳安中歸省其兄

有客所養厚氣貌已可知而况五日間議論未停時
豐豐來逼人我覺老且疲何人慰衰朽須臾合復離
所為吳中喜鴻鶴翩翩飛翠好西湖上一床同寢衣
鴻鶴喻兄弟也

和吳奉議

一物勿令侵吾神一事勿使撓吾真養諸內者氣欲
息散所滯者體欲伸為報平居既安叟幸為平世難
老臣亦有閑僧晤言否呼來伴予逍遙身

贈程秀才

我是南郭翁門前兩株柳君是誰家雋肯來顧衰朽
兄弟六人應姓荀一人錯認李膺門不談俗物唯談
文更說長淮謠主人

所祝送甯秀才四言

所祝君者豈敢如息在養在正在進在德在好聞過

在親亮直精講明辨所以滅也早夜思索不可忘也
以正而通以正而窮以義而始以義而終勉之戒之
其所養者勿使害之

送張子厚滕縣行

戰國甚於狼虎聞孟子力持仁義興豈無父老傳聞
事為我訪之鄒薛滕

送錢思權

子處我為兄我以子如弟何待去呼喚自可來相視
敢苦留君留君住數日待商六年事但恐煩紙筆
曾從早起等君到昏黑

贈張教授與弟別

君看兩鴻亡所依江南塞北何所歸一鴻留在淮之
湄一鴻獨犯霜露飛哀復哀兮將柰何願期弟子廢
蓼我先翁經却憂患多為君半夜成悲歌

歲谷二首

我嘆一吞霜我口復吞月吞霜吞月太簾豪五臟心
向一掃徹東家亦有人中清一從年少名豪英文章
餘事能用兵地矛丈八折羽旌排成大陣將橫行太
華屹立洪河傾螭騰豹躍哮虎鳴斗膽可落突眼睛
衝車突騎出不意鋒不可當聲動地前軍已勝後兵

繼唱罷凱歌毡帳睡將軍但築受降城老大不煩修
武備

君看月上霜君看霜下月不知月蓋霜不知霜蓋月
但覺我一身上下中央四旁摠澄徹霜是何物如此
清月是何物如此明白頭老翁坐中庭半夜可數毛
髮莖群陰積聚純粹精蝦蟇吸盡瑤池津銀河兩道
來巖冰玉龍走入蟠千尋倩君兩耳為我聽其間恐
有波浪聲初出海時蛟螭鳴却入海時潮頭生小鯨
走入尾門內大鯨大鯨寒不睡莫教射倒金銀宮
背神人難設備

贈徐彥

昔者見君面記得秋風時遺我壽陽書故人情可知
一後西城居復來南郭住時時還憶君不知在何處

寄朱少府

過巴陵後北風猛洞庭水白湘波冷江頭風猛霜寒
多竹節老硬竹梢緊此時誰為湘江行其人有道直
而清宜其所至無冤情蛟龍不復侵屈平

代人上陝西漕生辰

嘗聞五百歲一有賢人生議者實在公仍與聖運
并全資五嶽粹高挹太元清與帝為元老與國為名

卿中外試已煩玉振而金聲潛柄雖云劇其道安足
行宜哉廊廟器寒寒王之庭春色滿長安春山圍長
坳春芳森綺繡春風鏘瑞瓊秦封幾千里富庶而安
禁人與春意和豈城長安城何以獻公壽陸氏之椿
齡何以獻公福洪範之康寧黃河為高貴大華為功
名此詩何為者聊用歌群情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七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八

古詩九首

贈慎伯筠

掘盡崑崙山美璞纔一雙何人橫大陣未戰敵已降
秋風吹老檜明月沉空江禮天者大事其器不可尨

送秦漕 并序

部刺史秦公罷淮南奉使河北其行有日即學官
而告之曰我且去矣子何以教我學官曰美哉使
乎其有意於古人而及此之問也蓋西漢時暴勝
之爲直指使者聞雋不疑之賢使人召之不疑既

以身見又不待其問遂准其所言是未可言而言之也公則不然蓋未嘗召士也迺至於就而問之矣是其可以言者也夫可以言而弗言君子非之其可以弗言乎於是敬而言之遂言而為詩也

維古之人厥修有道使臣之美於詩可攷其馬維良曰騏曰駒六轡賁如如沃如濡而况其身潔不可汗身不可汗其可辱乎載驅載馳載馳驅雖則馳驅咨詢咨諏以來厥修聚其所聞使於四方如圭如璋燁燁煌煌為國之光其美無疆後人不忘維時不忘而有斯人斯人維何維古人是思古人是是思是為

如璋如圭如圭如璋維德之輝如醞如藉維德之儀維德在躬維日不足是問是辯善也彌篤美哉是乎誠自中出誠隱而顯成已成物維誠則然亦在可勉勉而弗已終之不倦所往所居老生腐儒窮商賤賈野人山夫彼所知者出於精專情偽利害窮根到源其可遺乎可使之言

寄太康知縣周宣德

冬之季月月及上弦太康書來慰此皤然并其成法別為一書敏而有術使我嗟吁考其大指官之楷模官守其約事總其要何弊不除何隱弗照如陞高臺

俯視四旁不持度量是物可量聖表之頌提綱之綱
維簡維能維能維精維精維思維思維誠既誠既明
既信既行日有餘力民亦閒暇不肯頑惡孰為欺詐
不出一符不遺一力或將得車或負爾襦四境之內
如雲空集一歲之事先期以辦私無所擾公無所患
至於盜賊無處伏藏情既暴露脫身奔亡吏案可空
刑書可閣俾爾室家既安且樂豈唯太康世蒙其業
凡百有司皆來取法勿毀其成在彼後人勿有所嫉
勿搖勿傾如川斯流勿窒其行美哉太康不負厥官
到官之日坐席未安所成者大所及者遠何以加之

加於所勉又何加焉不倦於終遺之無窮智者之功

送張漕正 并序

傳曰必也正名乎即正言是也視其官攷其名不
問可知為正諫之臣也居其官顧其名不待勸賞
與夫督責之令弗正則弗言必其正而後言者也
此吾太宗所以建官之本意也今上即位之十年
總攬萬幾赫赫明明一新天下之耳目可因者循
可革者去革而當民斯隨之循而當民斯宜之此
其所以憂勤側席求下情而防壅塞必有待於耳
目之官也於是開闢言路搜擇賢雋內臣即拜外

臣特召而左右正言其選彌重此欲治之主所以
命官不負太宗之本意也而淮南轉運副使張公
寔充其選除書既下於是論議者各以所見而名
之曰公之所性篤學曰所性坦夷曰真而不苟夫
坦夷者不諂不激真者直之所自出以直居官主
之以篤實而不諂不激其有漲乎弗正者乎其有
負於明主之所用心者乎其有負於生民之望者
乎張公優為之矣於是述焉而為詩也

以正名官居官以正豈唯朝廷生民之幸名官以正
居官以直豈惟生民宗廟社稷之慶流者為澤

遠者無疆久者無極此奚有他一言之力維時我后
智勇兼有揭日當天操杓運斗隨手如意不勞而治
明明赫赫有因有革所因者宜所革者當維當維宜
生民之望維正維言民之望之維言維正何以尚之
越有諍臣義不顧身白刃可蹈赤心可傾既曰直矣
弗變弗移既曰直矣弗阿弗隨何事可沮何利可回
不可則止其可則為往司厥官往成厥功迴天論事
有祖之風

送趙漕備序

淮南趙公大夫罷轉運副使召為戶部郎中除書

既下去且有日公移席在泮燕於公堂自始入門
至於即席皆以容禮自將勞問慰誨手自書之如
諸葛武侯之待杜微也蓋公之禮義待人有終其
用心篤厚皆如此類酒既數行論及世務遂及乎
大河賑饑之類二者天下之大事方今之急務也
大河利害形勢曲折在公掌中蓋其身至目覷心
所自得洞無所蔽人或泥於九河故迹公則不然
以謂九河故迹不必求也求所以為九河之意庶
乎得禹之法也其指在乎順水之性因地之勢省
後簡費應變者也同使林公直而不苟愛公論議

數以相告也乃今日親受之於公矣既講大河通
及賑饑且問曰已成書否蓋其所用心者凡皆為
民故也夫賑饑方略公所自有至於逆為之備莫
如義倉義倉者天下之命也其法始於楊隋而弊
於李唐以其移為他用也每畝出二升是亦履畝
而稅之也常稅之外又生一稅取於民者已甚矣
則於立法本意亦未為得其卒又移為他用矣蓋
古今之法未嘗無弊變而通之可也故以此意述
而為詩因公之行答公之問唯公所以復教也
人之古貌心未必醇心醇貌古或非通人我視趙公

其貌甚古心德俱醇通達明悟我曹山野豈足盡知
但據所見以類可推大河之說何其通達精簡平允
明辨昭哲蓋其心得身至自閑坐而可言起而可設
又云九河勿守故迹但求禹意然後為得此說尤奇
漢儒不及我自黑頭盡心河渠逢人輒問三十年餘
得公此說庶幾成書既講大河遂及賑饑如此方畧
所繫甚大鄉官胥徒定為巨害使領雖賢吏不可乏
必得官吏斯為善法可為利澤可制姦猾如其備預
莫若義倉勿取軍民勿法隋唐哀多並寡斯謀乃減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可自王公下至選人每月之俸

百取一分凡千錢者其出錢十斛取一升縑取一疋
各從本所貯其本色主者不勞但視其籍不移一符
不煩一力月知所增歲知所積出者不勞如無所出
其所損者毫毛涓滴一倉之內諸所畜聚盡是官俸
凡皆為民不得移用即移用者法不可縱不以去官
不以赦原設法如此其誰敢干古人所貴講辨之學
應而弗精詢謀詎度惟是陋生不足待問問而不應
應而不精君子不為非人之精惟是弗精面目醜然
在手復教庶無後愆

送趙守 序

元祐五年高密趙公自徐州通判移守山陽客有告者曰我識趙公是其特立獨行以節義名於布衣者也民且受賜矣公既視事拊循慰勞其設而行之者皆其胸中舊蘊而出手其義惟恐一物之失所也故無所擾故無妨民故自市井閭巷至於野人之類無失其職其聽訟決獄用心之詳既明且慎故無非辜古之所謂溫良慈惠之師正如是也是以民安之惟恐太守之去也明年之夏未及滿歲罷山陽守奉使圻內州人父老與其子弟各以其黨相告至於吁吁而歎息也於是作詩者因

民之欲述民之意以其民之所欲言而不可得也齊有高密有沂有沐旁有泰山莒魯郊聞粵有人焉氣清神聳立節以高處義而重維節維義肇自布衣根本淵源所養可知以義為文洪暢精微以義持守隱如堅城以義作為動如精兵面有正色口無諛聲赤心可割肝膽可傾以義接物不矜不驕以義臨民寔庇汝曹寔康寔濟寔愷寔悌民寔宜之寔受其惠方今天下雖曰治安正在所恤民有飢寒公所往居豈肯草草戒吏侵漁欲民溫飽言者為準行者為表維恕維平除煩去擾狼摧其牙虎縮其爪父子室家

足以相保作此詩者豈徒然乎庶使其民傳告懼乎

謝玉師

河沙亦可數海水亦有畔師恩及吾母其多卒無算
遠者窮無邊深者入黃泉黃泉兒莫到慈母忽有告
冥冥長夜中如行白日道兒一別母容可想不可逢
憑師無量恩恍惚如相通師恩若何為真誠與高義
幽明雖有殊母子各有慰欲報將柰何肉鑄骨可磨
泣盡感恩淚慷慨成悲歌

送雲鶴山人

星非甘公卦非焦贛善言五部枝幹迭用所獲甚精

所發必中輔之以教其益彌衆以剛止邪以柔止訟
躁者使靜義者使動仁使之修虐戒之縱險者使平
浮者使重如此庶乎殆可折衷行矣勉之斯言可誦

送李守孝博 四言并序

山陽太守李公以治行高第即拜廣東提點刑獄
其去有日作四言詩送諸御者凡四境之內設而
行之者既述其畧矣至於好謀而問亦附於篇
外官之重其惟使乎使者之重兵政刑誅持挈綱領
談施楷模以實去僞以清華汙善本湏養惡根必鉏
非嚴不肅非寬不舒兼威不行非信不孚諸如此類

一不可無而况百粵嶺陽海隅其俗曠悍戒吏侵漁
緩之則懷擾之則吁又况其微谿洞蠻居慮要先定
戒湏早圖使臣之重不其然歟命使維何曰山陽守
維山陽守其質忠厚既明而恕惟所自有以嚴以威
以左以右維恕維平維詳維精所濟維敏所孚維誠
刑無必用事皆原情或虛其獄或空其庭稱者盈巷
傳者盈城四境之內盡為懽聲其體則莊面無孛氣
其目則瞭心無所蔽不激不詭不遷不泥亦不自務
亦不自恃好謀好詢使臣所貴維詢維謀何以酬之
維時武備為國修之我聞番禺熙寧之前弓手之外

槍手三千總計一路何啻萬數因而循之不煩招募
可增其籍可當士兵不費斗粟不用尺縵其便如此
何憚弗興付之善吏以成其能訓之練之按閱有程
可如漢制選擇驍銳號為奔命無所不備豈唯廣東
自廣而西聞命即赴勢張力齊如聲如響如鷲如飛
如决大水從山赴谿蓋神速者用兵之奇仍堅其城
仍濬其池雖有走趾正如狐狸伏藏窟穴其何能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九

古詩十五首

贈武夷旅人 并序

客有處於山陽者以其母在遠方日夜所思所謀者及乎是時歸省其母也其母老矣日夜之心所念所禱者及乎是復見其子來歸也其間巷之人望見而識之必將奔走以告其母也其母方驚方愕俄然果然其耳復聞其子之聲也其目復見其子之面也於是母復有子矣子復有其母矣雖鄰里同巷之人猶且為之懽笑至於持酒脯而相賀

也而况於其家内外所親者乎此君子之所以喜之也君建人也與余為同姓其字得之初見余於南郭辭曰欲公之言凡八九年矣余未及有言君以是為懟其視予如故而情貌有加焉是其用心不迫不隘蓋與世俗異矣故於其行因其所可喜為詩二章贈而送之并以告諸游士將行者思止已行者思歸已歸者宜乎速歸如旅人之有以慰其母心也

武夷旅人而有氣節不肯瑣瑣亦不屑屑持此守身歸慰其親既慰其親亦告鄉人

贈龐公

司馬德操來就龐公杖履直入名姓不通坐其堂上指揮呼索催令作黍云我有客龐公妻子堂下羅列拜且聽命奔走陳設此時龐公適自外歸忽見司馬其喜可知一堂之上相從笑語其傍觀者莫分客主我讀其書愛其古風真厚如此精誠交通量如溟海義薄雲空至於妻子亦為歎者苟非其人往往見罵蓋有是夫而有是婦能佐夫義善教夫友可整薄俗可示厥後

送裴守 并序

維時西南述裴公之蘊也夫以裴公之賢其所欲
發而設施者豈一詩之所能道邪

維時西南巴蜀一道強楚侵疆故蜀東微水激以猛
山迫而峭人性堅悍地形險要孰往而使孰撫而教
惟帝難之乃眷東顧曰山陽守智足知務能正而和
能察而恕嚴所以立寬所以輔性不狎侮躬有法度
是表是儀可俾可付其性欽哉所居必裕公拜稽首
馳傳以起入境褰帷登山叱馭設施有本先後有序
可者立行不可立去公曰來汝吏受約束天子聖人
汝勿苛酷民心無他罪生不足窮閭荒村頽垣破屋

豈可羅網更入牢獄公曰兵官當去其懦賊侮則犯
賊畏則挫勉之在勳戒之在惰兵要素練慎勿安坐
公曰縣尉縣無城郭姦者鼠伺狂者獸攫一邑性命
弓手是持選擇補之訓練使之即有能者有以勞之
即不能者戒之告之在昔漢氏蠻多變者失信失恩
擾之故也今則不然有以處汝德以服汝威以御汝
恩以結汝信以固汝汝無自恃皇帝神武凡公教戒
吏皆奉行何法不懲何刑不平何兵不練何技不精
一網盡舉百為大成盜賊衰息蠻夷信服四封之內
截然整肅小人有依良民受福天子嘉之馳傳以召

慈母喜之載色載笑神亦祚之永錫難老

送范宣德

客有斯人而有美質可養而充其在不息養之以正
充之以義何適不可何為弗至

送李推官并序

山陽幕府李從事閑中以學舍故陋身任其事厥
有成功而為可繼之法焉教官徐積述為詩章因
其代夫贈而送之并以自警至於二子職事下
迨諸生亦從而得其所戒焉也即如所警復如所
戒所以慰從事之勞以稱厥功也

物有所興因人而就其人維何所性忠厚能謀而果
能明而究身任其責力成厥構既成之法可繼於後
入門而東自南而北如汗斯隆如枉斯直如塞斯通
如隘斯闢如冀斯張如衡斯舉如鄴斯赫如閩斯觀
室有明窓墻有堅堵地無游蟻穴無伏鼠既完既成
既安既處師乎師乎豈可苟然心為道本身為義先
心之所無道不可傳身之所無口不可宣唯正唯直
求己以全以義以命如耕平田處心積慮貫通神明
無忝鄉校勿負朝廷成人子弟慰人父兄二三職事
其亦警戒欲善諸外先治諸內存誠防邪集義養氣

作僞心勞作德心逸如此兩句守而勿失謹佐爾師
各修其職庶乎諸生其則不遠已修加修已善加善
不率者從不類者變子弟如此父兄所願可慰鄉人
可成學風可酬其勞可稱厥功

送喬司法

喬掾循循有如寒士面無浮氣能訓諸理可養可充
曰正曰直其維思誠其在不息

送賈鎮卿

蕭縣大夫氣管端勁其中所養不邪而正正以輔才
恕以輔明面無諛色口無諛聲若斯人者宜於王庭

而况一縣為惠為濫也所以惠威所以立猛寬得中
韋抗是也誅姦珍寇有賀齊者東漢龐參作守漢陽
政所以茂寔繫任宗以君之正以君常德力追古人
是宜是適

可養一章贈別范子舟

可養可充曰性曰氣以君美質斯已可貴養而充之
何所弗至

送山陽宰

大夫三年平恕如一靜而不煩民安厥室大夫去矣
何以述之我述民言民實德之

贈呂公侍講

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
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維賢有德神相其社
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送汪官教

堯親其親教官得人所性忠厚貌純氣真學為耕稼
經為本根實之為行賁之為文辭令出口法度在身
大學小學其誰弗循循之維何維義是適不驕不肆
無邪無僻大者敬義如漢元王小者樂善如漢王尊
樂善敬義何有不減保躬無悔受福無疆無疆之福

維順維忠維忠維順維師之功

代諸生送蔣守二首

明明楚侯為國之光王明是選王命是將皇皇者華
六轡如濡轡且如濡其德可享其孚維何潔不可汙
皇皇者華六轡沃若轡且沃若其德可度其度維何
清不可濁潔也不汙清也不濁德則不渝澤則不涸
民則宜之民則樂之神亦作之

長淮之南楚為最劇守者為誰以才以德守既視事
未逾厥月吏則胥畏民則胥悅物來必應事至立決
守之動靜皆有法度不苟不簡不暴不怒處煩以敏

輔嚴以恕庭無滯訟獄無冤囚民無愁歎俗有歌謳
古之三府謠言奏事今豈不然兼採公議付之使節
是以用之付之遠俗是以重之其俗既平其刑既清
章德表功來朝兩宮兩宮聖明柱上記名

送山陽太守李公

維淮東南就為州景曰李大夫寔勞于外公雖老矣
方壯方剛處劇而靜不煩以詳大率郡縣事如草芒
而况楚州車輪中央侯錄其衝容出四旁北迎大車
南亂巨航公移私訊駢檄交章大夫酬應該笑以將
大夫甚健日力有餘事至立決罪無囚拘教以好語

完其體膚據案而坐處之湏臾吏休兩廊庭中空虛
所以楚人愛公之敏揮刀截繩彎弓射準敏所以輔
其本則明窮姦破偽窺心見情譬如工師譬如良匠
手無所設目無所妄物隨以就法隨以施大尋小尺
方矩圓規嗟民雖愚所以有幾曰敏曰明曰公有體
口不生事曰不悖理不阿不隨不激不詭民以是悅
衆以是和何以送之其可弗歌在昔奏事寔采謠言
凡我鄉黨宜歌斯篇

送江倅

昔之別駕則有王祥其民歌之海隅稱焉今亦有人

能紹廢後民之悅之稱不容口庶民所見乃其皮膚
見察情偽見敏簿書見法平恕見獄虛空事見無留
才見有餘已不敢肆人安厥居其所見者止於君子
良士大夫謂其所性得之剛毅所以能斷所以無蔽
所以敢為所以勇義決遣簿書是其餘事漢之朱博
趙張龔尹撫恤大衆何獨古人王祥雖賢失在寶刀
正而平者心則不搖人或贈之則弗受之借曰受之
何佩有之弗佩曰正曰平維平宜於朝廷用之一方
一方之綱在我者正是謂為政

送蔡守 并序

維淮送蔡公也蔡公罷山陽守奉使廣東故取公
之行事章章在人耳目者述而為詩也

維淮之南楚為劇州

孰明以周蔡公既來

爰究爰乂明維照茲威維沮僞維明維威無敢恣睢
侯曰可矣其治孔易迺興學校示之本原儒居儒處
禮容義言迺脩釋奠教民之恭有嚴其色有孚其顙
迺行鄉飲躬為主人拜辱拜豆盥洗獻賓其儀孔肅
其禮孔均迺召父老父老俱來幅巾短褐浩其盛哉
父老升矣侯則興矣父老坐矣侯則安矣父老未醉
笑歌其聲父老既醉髮白頰頰父老去矣侯則舉矣

魏之物矣告之語矣其語維何維善是示善者使修
惡者使止告爾宗族告爾鄰里維時父老奉之以行
維時庶民亦克用承悻傲者沮善良者興狠不敢鬪
強不敢凌不義之訟莫涉吾庭行之募年幾移其風
吏事用簡獄牢數空道上之物必歸其主行路之人
無或敢取逋攘慝姦明其購賞傾其巢穴破其支黨
侯曰未也江淮之患不備不虞迺召尉邏迺呼卒徒
迺張弓迺迺操爾及迺坐迺作迺馳迺驅勇者迺奮
怯者迺舒我備既強我戎既整小剽之攘破膽縮頸
侯之方略可以捍邊捍邊如何威名毅然何兵不精

何城不堅虜不敢犯敵不敢前侯有所祈曾不旋目
雪霽雨零輿濡衣濕維其有德將之以誠神由以格
物由以亨侯之為人不患不怒維怒維威維民維宜
侯為使者不患不威維威維怒維感維豫侯之察獄
不患不明維怒維明維平維精維時嶺表維時海隅
聞侯之風既安且需寃者使伸戚者使愉吏長則進
物殘則除挾其已垢刮其已汙維有其才無施不可
用之本朝維良維佐用之一方一方之綱嗟今之人
莫如侯者侯之所為可示天下維其可示是以可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

古詩三十四首

謝李白明并序

弗德其德施於其所不報者也其人謂誰謂自明也邵武李白明愛其人以及乎親乃一日持酒具即其所像伏謁頓首酌而饋奠之其容色有孚其恭中禮退而視其貌温温裕如也其不肖子既拜之矣顧不可無述焉於是言而為詩蓋恩之所施有大小輕重顧其所用心者何如耳論其人量其勢度其能報與弗能者是世俗也德其德者也夫

德其德者雖大而小雖重而輕君子則不然因吾之性行吾之禮設吾之義也世俗之論吾所弗論也世俗之所量吾弗量也則所謂報者固君子之弗道也是何也是其所養者克所積者久故其中裕然其為之不勞其見於外者不可得而掩者也如此則鳥獸可感草木可動而況於人乎故見者悅之聞者至於歎息而況其人之身親獲而受之者乎此所謂弗德其德也夫弗德其德者雖小而大雖微而著然自明之於予何以知其弗德其德也夫以六十之年病其兩耳賤且死矣固不足以

報人之德也知其不能報然且施之真所謂弗德其德者也

養以其久真以其積維積維久是以為德德而德之或表而失德而弗德然後能造孰為斯施孰為斯報德其德者伐幹以斧弗德其德培以根土德在乎其孰禦乎

贈胡大夫四言

兵有三難一曰難知二曰難處三曰難言眇忽精微偉哉胡公講辨必精以兵為難是為知兵是為力學是為老成惜乎老矣未見設施其誰知公齋中之奇

弗施於兵施於有政所在所居斯民之幸

送呂清叔

寒水如烟霜似雪半夜疎窓透明月此時有客正不眠淮上吟聲無斷絕

昨夜月初圓今宵月初缺月圓月缺本無情惟有文通恨難說

慘慘黃昏天欲雪蕭蕭淮浦人聲絕風擊寒雲鴈正鳴客眠孤棹燈滅

贈王觀文 并序

蓋古之君子以好賢愛士尊德樂義而為之始亦

所以為之終故大有其才大有其德大有其位大有其功大有其名五者皆大而持之以謙道已行於天下澤已加於萬物法可傳於後世可謂美矣盛矣蓋缺然自視猶以為不足也故於能賢有道致恭盡禮將之以誠而加之愛心勢若不敢與之鈞敵惟恐不得有所聞不得有所見也是以善其始而光其終何獨古之人耶一有好之者是亦古人也好之能之行之盡之古人之盛德也居今之世而為古人之事者王公其人乎某也不肖竊伏淮濱越在草莽非有左右之介一日之素也食頃

之間使者相望叩其所舍即不肯而問焉如待故人舊物也適以野處無良紙筆以報公命因畧為詩歌見於私藁繕寫未及即不意其傳也既不汙公几席公既受而弗却且置之齒牙間謂之為可也公之德量既恕如此二藁之畧率然之罪顧無辭以謝是以復為西征篇焉大江之心波濤浩然旌幢蔽空鼓吹合作歌酒半酣借壯夫勇士歌之雖不足以娛王公之聽而動王公之容至於麾下驍俊必將慷慨氣作奮思忠烈如班超傳介子之比也其辭曰

一自西征登將壇探其窟穴除其殘鄰羗餘喘雖偷安匈奴右臂殊不完聞公姓字摧膽肝穹廡部落匿可汗何當飲馬朔海乾雄文高勒燕然山古來從事多壯夫凱歌得意更豪鷹共公談笑觀投壺醉筆揮成露布書歸來却佐神聖王愛賢樂道不敢忘德功甚盛謙尊光始終一節郭汾陽

答張文剛

張子問著書使我長嗟吁有意在黃絹無能任白駒筋力如老驥願領生霜鬚二子少且壯努力相雕枯

答劉子靜

風蘭不復採風樹何由靜一日復一日大龍自馳騁
無限好花開何異秋風景洒淚報君詩正是鶴孤警

答穎叔

大使莫憂淮上叟萬事付之詩與酒若問我家何所
營為比陶潛少三柳

和張文潛晚春 六首

春在亦飲酒春去亦飲酒若問此間時便是無何有

又

昨日枝頭紅鮮鮮染人指今朝尋不見已在汙泥底

又

麥穎未黃乾桑實半紅濕恰得一犁雨田事正火急

又

人事無如何多於道傍草但問酒有無莫管老不老

又

人生少娛樂閑日亦有數藥草正肥時好望雲山去

又

風暖鶯窠牢雲晴鳥翅健物生自有樂亦各適其願

示諸生

子莫為文學纖麗須是渾渾有古氣本源要在養諸
中不然恐汝為時輩

謝張尉

魚菹乃以玉版名可將苦酒試光明
張華陸機勿下筋盤中恐作霹靂聲

送秦漕

以身送客情幾何以心送客情最多
任意所之無遠近不論山險與風波

贈鄭毅夫

磨天羽翮森森齊胸中壯氣蟠虹霓
區區世俗誰相知青雲岐路看如泥

送陳長官赴衡陽

楚天搖落霜風早山色依依江渺渺
洞庭水寒帆影孤鴈聲正在衡陽道
君不見屈原憔悴賈生天遺恨至今猶未了
口晚江頭船住時行人莫埋江邊草

南山有奇木贈慎彥鄰

并序

慎彥鄰與予為故人又與予共學予愛其才卓然
有可為之資因其行作南山有奇木以贈之其欲
其克之也

人皆患窮餓子獨無寒飢子乃何為者汲汲售於時
漢之公孫弘唐之張柬之子豈不知此與世相驅馳
南山有奇木二松檜姿此木在深山年代不可知

煙雲終日蔭雨露早夜滋一幹可為棟一枝可為榱
耽_二廊廟中小大皆可施子豈不知此汲_二將何為
子其自努力發憤而忘疲孔孟非異域行者皆可樂
退之雖絕足大步亦可追嗟_二之兄弟與我如四支
余言子其聽無使我歎歎

答何楚才

有客能操耒而捨其良田有客善攻玉而探珠於淵
二者之是非子以謂何如子乃捨所急若是其渠_二
然余有二說可為不可為所為不可者子家無寒飢
一說謂可為者奉養之所資余此二說者子當慎擇之

余學竒子貌亦嘗怜子又不能為子謀嗟哉空云云

還崔秀才唱和詩

元白有餘勢孟韓無困辭子美骨格老太白文采竒
當時大道久破碎人人文字萎蕭而支離天生數子
將卓卓鴟鴞正成群一鶚磨天飛嗟君不與數子共
使君逸氣填塞無所施我來雖無知黃金白玉看如
泥自從詩卷一入手掣然直上青雲梯十宵不睡亦
不困厭賓日_二關柴扉秋風獵_二吹橫河蒼天萬里
生銀波起來半夜吸一口睡竟酒病都消磨

贈慎叔良 三首

昔日黑頭交今為白髮叟約是三十年情好於此久
且待花開時同把一盞酒君看我門前兼有兩株柳

又

昨日故人來慰此白領叟兩叟忽相見面色如飲酒
將此酒色面抵却春風寒飲酒豈易比懽好良所難
我已五十八君已五十七人生勿草二兩公須努力

又

相逢便吐宵中竒直道而交與世違硯席已逾三載
共鸞凰酒約一時飛嗟予後事於今僻似子知音自
古稀好去上書言得失買臣猶取虎符歸

贈盧魯山二首

充囊勿用錢古律長短篇子勉如不已斯文終可傳
又

一詩將兩年不出非空然為子有佳行重為進德篇
孔孟有常處四通八達路其道甚坦夷行之莫能禦
夜思而晝行求至慎勿遽存誠防他岐積微從寸步
積之能不已其率可馳騫仁義固其常忠信乃先具
正直常與游前却慎勿顧所謂氣馬者尤宜審其御
孟子言最詳楊雄亦深悟勉之復勉之子無怨吾語
凡我今之人皆欲達其所而况鄉閭中待君為處女

寄秦少游 太虛

子用心於我知者蔡彥規彥規今死矣誰能述所為
若說子用心古人如此稀顧我不能報臨老形於詩

贈錢思權四首

好笑兩學官果然作不了子去恐無船我眠幸有草
君看野田中閑花亦不少昨日有人來贈我吟詩藁

又

有客叩茅廬時來見鰥老今朝二十七春風有多少
共子樂有餘如何醉不倒坐中忽索馬歸慰親懷抱

又

有客懷剛義無物能干抱堂有白頭親惟憂甘旨少
其家十五口行計亦草草也須謀館粥不可使飢倒

又

同室與鄉鄰勢與他人異義當同子去豈敢徇於利
但恐登舟時無以慰親意沽與玉甕醅豈煩酒官義

贈袁評事

今年七十歲歲增康寧人間有壽鶴天上有壽星
更若欲齊椿但看南華經

大河上蔣寶文

大河者大事我輩安足明野人好狂言夫子知本情

念此有官守不可廢必行心方愧古人激海之王生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古詩二十四首

寄王十七丈

舒州懷寧尉是我丈人行兩遺小書去其禮若非抗
何德稱殊禮胡顏拜首貺更致附吟哦以問公無恙
寄張芸叟

函有張芸叟言行俱無邪攝官為別駕號州仍近家
寄書來報我便可取其兄兩錄為一被回卧復同行
寄吳安中

十月十四日人自江東來書詢杜微病粟代陸生梅



高義有如子恤病而救災老身將入上報之何如哉

贈魏教諭

酒官幸得風流掾任貴須沾不須賤共君吟笑醉春
風詩似陽春共黃絹祝君長作白頭吟台背肌膚凍
顰面

贈陳誠父

東海陳誠父回身過山陽登時來見我言怒而行方
主人太山野薄意似酒漿仍勸客莫飲恐酒有所傷

贈張才父

自笑陶潛輩相逢却論兵誰知陣上客時訪郭西牛

喜公抱忠義顧我非縱橫今來求篤論古事聊一評
奇正要兩存衆寡不可輕兵間有萬變所慙思弗精

贈陳紉

子來別我時送子到巷口約去百步地出巷更引首
乃與二三子回所舍依依故人情可見何用送行詩

和蔣龍圖二首

公之所設施道德之餘事有性給其才無物蔽其意
大車積以載牛刀迎者解以要操其綱以妙觀其會
善譽不盡知善毀後可譏校之古人輩彼若有所
公之所然者以管不以鑿其力日以裕其濟日以傳

至於我曹者使相望相聞猶能領官屬推詩叩吾門
先看陶家柳次看陶家菊茶中許投花坐上呼然
顧我為樂叟勉我以不倦我是孟東野終附鄭公

又

鷓口御波船過猛檣慢排雲共風緊耽吟俊老繡衣
寒傳詩急使筠筒吟詩同使者後何來謝安枕上吟
哦回吟哦去望江南雪雪中往往梅花開

和李自明

自明多奇辭更為奇恠歌好共盧令騎綠耳吟我直
上崑崙坡更令張旭畫醉中揮筆書嗟哉安用呼老

子兩脚踏橐駝有命得堅疾無術除沉痾一從水木
迭用事肺為廢物囚網羅而況小暑之後有初伏與
大暑更添熱厲兼昏魔骨間赫赤炭丸走皮上烘炙
鐵手摩有時一屋之內但覺湯火近不辨鑊與鍋手
持匕箸腹先脹酒到喉嚨頰已酤青黏漆葉無所用
鳥伸熊顧其柰何五臟孰云可湔洗百骸終恐生蟲
窠脫身難上赤霄路夢魂忽泛滄溟波滄溟盡處是
星漢有人常弄機與梭枯槎去後更無客歷歷赤柱
來經過取得良書掛牛角持將斗柄吞明河但把明
河吞滿腹不去龍田拾瑤玉便控螯頭出海來霞點

震痕在眉目起穿兩柳行青莎恠歌使我須吟哦吟
哦作文非小事要為法度後世無譏訶大抵文章本
諸內歸之無憾斯平和擬之於經輔之友精講明辯
相切嗟君難病肝其心可用教我雖病肺心亦不自
阿日夜思索已矣老矣所學亡失多

和倪敦復二首

一別北軒君參商與胡越先聲從西來塵榻為君拂
吟行時引頭吟坐即搖筆未見問行人既見惜短日
緩頰相問勞劇談盡忠切耳竅雖塞豆口角自流沫
崔子祥而論祝令聞且說

把酒互相勸投菊兩下絕客主真分辨僮僕亦娛悅
若比龐公家妻子不羅列悔令唱騷歌惜不醉寒月
念子為令尹行義高突兀當官志不回歛版腰可折
與俗皆背馳而慕古遺烈竹節生便堅劍氣久已發
其時東野外頻煩大夫謁篇章日相尋氣勢誰可遏
仍携大軸來使我兩日閱人事有合窮歲月成恍惚
逸翮騰方高駿馬足不蹙子寔不我忘我亦不予忽
與之氣類同見之心欲密金城不可破鐵槩不可奪
擇交蓋已定言志亦已合布陣詩甚詳揮洒手不歇
更約臨行時斯言可賙別

呈周裕之

海陵周裕之又為淮上客來尋南郭路不見張宜伯
宜伯在京口不知誰與遊時應北望只可見瓜州
恨君不作洛陽客

余雖不作洛陽客自有吟魂兼醉魄吟魂醉魄御風
行看盡千花萬花色寧知洛浦有人留挽定春衫歸
不得脫身誤入嵩山山中逢見白鬚翁懽然借我
雙金童須臾引入花林中亂花深處迷西東花光照
天香薰空金盆挹酒雙瑤鍾酒酣邀我吟春風紺雲
千丈揮玉虹搜羅萬變窮神功有人飛下紫霄峯

詩解佩聲玲瓏余方却少不與語笑余不似鄭交甫

荅錢思權

兩箇學官位都來一步地青眼與白眼五日不相視
子為道塗行我為刀筆吏兩者較勤勞大同而小異

妾薄命 并序

妾有過江館題其壁作隱語詩者其文甚哀且自
言吳女也士大夫相告而感之余嘗病吳風俗多
不嫁其女樂以與人而婢妾之至不幸有良家子
失身於人者其可憫也故因所感作妾薄命以告
吳之父老其亦庶乎憫而悔之悔而改之也

妾家本住吳山側曾與吳姬鬪顏色無脂兩臉綠雙
鬟有貌有才為第一十歲能吟謝女詩十五為文學
班姬十六七後漸多難一身困瘁成流離爾後孤貧
事更多教妻一身無奈何其時癡騃被人誤遂入朱
門披綺羅朱門美人多嫉妬教妻一身無所措眉不
敢畫眼不擡飲氣吞聲過朝暮受盡苦辛人不知却
待歸時不得歸羅衣滿身空挹淚何時却着舊時衣

如今

如今八月九月時吟翁還愛黃菊籬及見清風楊柳
枝時對柳呼酒危頭顱半禿牙齒稀村田未去尋

牛衣為唱驪駒不及時主人先道無庸歸

夢中作

詩翁吟袖忽翩然便脫紅塵騰紫烟一身病骨如生
翅兩道銀河不用船奔星相隨趁明月鳴鸞引去追
飛仙琅玕樹下夜宴起雲童為汲瑤山水仍遣詩筒
寄闌風詩筒落下煙霞中間知是吟哦翁舉頭齊
望青冥空

誰何哭

誰何哭哀且危白頭母朱顏兒兒忽捨世去母何用
生為架上有兒書篋中有兒衣兒聲不復聞兒貌不

復窺誰何哭哀復哀腸未絕心先摧母恃兒為命兒
去不復來朝看他人兒暮看他人子一日一夜間十
生九復死君不見昨夜人靜黃昏時含辛抱痛無人
知其時忽不記兒死倚門引頸望兒歸

客去

客去即吟詩吟詩即飲酒時時進一盃往往積成
疴貪憶落陽花忘却江頭柳借問別離客得似尋常否

醉中詠牡丹

此花未開時美予藏深閨香心若無有深淺何由知
前日花忽開美人放出深閨來春風盡日不相管

是卽兮蝶是媒誰將金錢擲西子笑中不掩燕脂腮
君王親執紫金盞太真又醉白瑤臺此花萬態不可
說莫教容易為塵埃我心雖然淡如水為花一醉何
辭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古詩二十二首

楊柳枝

楊柳楊柳復楊柳舞罷青衫困垂手相如病思兼多情沈約才清更酣酒君看好鳥鳴枝間日與春風問安否清明前後峭寒時好把香綿閑拂擻

驢二首

睡入淨域居楚有殊方樂不須汎海裝去採神仙藥手闢黃金闕足踏巨鼇殼更作西方行真到崑崙脚

又

人莫嗟勞生睡者吾一樂困來入醉鄉夢去得仙藥
瘦腰鶴骨足老背龜側殼口出紙窓明煙霞忽失脚
醉題友人詩後
可惜兩眼青不見一室白為子吟喉乾使我酒面赤
醉中一夜騎鸞鳳麻姑空敬桃花洞南樓下去北軒
中西開放過東臯夢

同門人夜看花示盧魯山

罷酒已半夜重來慰幽花可惜遭風雨大半成泥沙
移坐環真叢含香嚼其華五人摘滿手歸乘千萬葩

謝人惠梅花

江南費盡春風力嶺頭驛使無消息有人贈我一枝
花滿面春風與春色

代簡招魏君

詩老今朝頗安否且來同酌一盃酒雖無鼓吹相歡
娛自可笑吟相拍手

偶題

輶車使者良苦辛手持漢節入紅塵青嶂斷時初見
日黃沙飛處不逢人妻身安在何足卹紅簾翠幙遮
羅裙男兒大抵貴忠義而况委質為人臣不憂死節
奉王事但恐偷生為妻身妾嫁即時尚癡騷可惜黃

金如土賣誤將玉體與保兒身卽汗泥佩蘭誰無禮
無義將柰何但抱羅衣千萬帶欲令高節比梁鴻說
與墻間仍不改莫嗟遠別離。合良有時所願君自
愛養取胸中竒莫恨別離久願君自持守所守義或
非得之適為醜君莫愛妾身妾以死奉君一片玉為
面百尺布裁裙子亦當何如為國愛其軀一節死不
變如妾事吾夫束帶人待行牽衣未能別遺子酒一
卮聽我歌三闕其一獻君壽白髮為君偶其二祝康
寧玉體和而平其三無累家無令妾咨嗟不患不富
貴所患入於邪

三月三日作

今朝乃是三月三三分春色二分去一分春色能幾
多吟翁老病無如何却思翁在秦中時年少愛遊山
與溪其時人物如神仙手携酒榼擎花枝人不惜錢
似癡騃乞者與之見者買人人俱著好衣裳處處紛
紛成五采山上山前闌如市人半歸時城欲閉西溪
叢是栢坡頭人家占却無閑地更有幾處入城早清
明上巳踏芳草若無疾病與死亡人家六抵無煩惱
鴈從何處來

鴈從何處來正望東南飛毛間認白露肚下看殘暉

浮雲共煙水日夜為所依
衡陽是故山但恐故人稀

金沙行

關西不雨凡幾城
誰獨勞其清鎮潼太守真賢
明驅車速有金沙行
春空破碧幢高旌東風環珮鏘
瑤瓊溪翁不釣童不耕
隆千里謳歌聲從容禱罷
殘霞橫蓮花頂上微雲生
雲子雲子雲莫停霏然一
洒塵埃清

愛李白

烏紗巾紫綺裘
夢中太白從吾遊
陶爛醉江山秋
半夜起來覓不見
頭背長安淚如霰

好笑南郭翁并序

南郭翁病且老
疾而第好柳菊
所居之室適有巨
柳二株夾戶
翛然與常柳不類
亦江淮間所難有
者也
名之曰老柳
其居在學舍之西廊
故無東籬
即於西籬下
多種菊花
至於十月
其花猶有存者
名之曰晚菊
每飲酒先舉杯
向柳熟視
然後移杯
轉頭向西籬
下呼小兒取菊
花投之杯中
一醕便
止
蓋其所樂者
在乎其內
而不在乎其外也
南郭
翁常自比於陶潛
而柳數不及
又其種菊之所
東
西相反
至論其所樂
亦無以異也
樂乎樂乎
其如

此而止乎猶未免寓諸物而已也

好笑南郭翁白鬢愛楊柳如今十月後猶飲菊花酒
楊柳色漬面菊花香漬牙喉龍溜香汁腸胃浮香葩
所飲幾何酒所吟無限詩若言絲與管便是吟哦時
心無一事累意與千古期一身成土木兩脚登雲霓
但欲比陶潛豈肯為杜微公有如此客可不使公知
更問公安否且喜公來歸

觀草

一從有意惜庭蕪幾日無心到楊柳好色盡歸簾下
翁餘光掬與船中叟緝液難從日下乾芳姿易向霜

中老纔到春還車馬稀青青勝却朱顏好

山前勝入樵兒手亦勝江頭伴烟柳閑中如步陶先
生醉裏宜眠鄭雲叟我闌閑惜恨不早草正茸茸花
又老人心好惡任不齊但問青紅阿誰好

觀草亦有術可使無涯際誰知簾下情或有林間味
南郭雖如此東臯亦何異便可棄衣冠閑枕青雲睡

繡屏戲呈思權

先生卧内花為屏錦堆四面紅雲生珊瑚枕上三四
更半醒半醉魂夢驚安得仙葩千萬英不是天台是
武陵

與熊旣作策寫詩

此是熊旣策先題吳季詩季自題學書如此伶吾兒
季有古人風伶兒心可知

莫望草并序

莫望草為路公而作也路公行且有日某方抱病
伏枕感公之行於枕上為此詩焉時夜漏方半適
與孤甥老老同寢竊自感其意即以手撫老老而
歌之老老聾眠至明日猶能記憶是其歌之甚
數也既而即欲自書而病不能書然卒亦自書之
公且行矣其病未除也某不知恤已之病唯欲公

之長無苦也公其強食自愛為國慎疾此乃詩之
所不能道者也方某年未四十時歷事尚淺或見
人感慨悲歌至於潸然出涕或對之竊笑或意色
不悅蓋以謂此非壯夫之事迺兒女子之情也其
後歷事浸多或得之於所見或得之於所聞或得
之於傳記然後知其所以然者是其不可以已也
然後以謂非特兒女子之情真出於壯夫烈士之
義也蓋士有徇一日之義雖白刃趨鼎鑊出萬死
而不顧者則悲歌涕泣又何足道哉彼壯夫烈士
者未必皆合於義雖近於義未必皆合於中道然

至比於薄俗小人忘德背恩者可為之長歎息也
夫以悲歌涕泣為不足道則此詩尤為不足道也
蓋其所以戀公之意不能少見故少見之於詩也
雖然以公之義豈區區之詩所能道邪是亦不可
以已也此詩樂府也借喜事小吏歌之不一歌而
止可也

莫望坡頭日日色催行人莫望河上草草色空連雲
雲邊芳草路茫然是何處行人望不見草色自如故

書樂陵王伯年太子傳

酷哉武成枉殺樂陵太子一飲遼堂土顏笑之池中

池水盡赤其妃哀號至死不食其指其手拳不可壁
九院之後小屍猶在骨碎肉爛緋袍金帶一袍有靴
一髻有解哀哉嗚呼此兒何罪賊人之孤負人之託
毒如豺狼險如谿壑身自為孽其子受之扼咽蒙頭
連頸橫屍報應如此其來勿問與其日殺不容尺寸
我哀其愚作為此詩永貽厥鑒勿為險欺

哭崔刑部

前年離長安與公為死訣長安門外長樂坡胸中杜
氣渾消磨其時夜宿灞橋上夢中勒馬猶西望江淮
之上情愈勞去年曾寄西山高今年今日春將歸春

風不似秋風時山陽數月雨不止泥深窮巷行人稀
忽聞公死終南山坐中忽過東西關黃泉一去幾萬
里吁嗟公兮何時還盟有水兮無食薦烹有茶兮無
酒奠魂兮來兮不可知來若飄風去如電報恩之事
終有期未必儒生只貧賤

哭狗狗

東門園上春風微醇醇塚上花成圓醇醇一夫不復
返食一盃兮酒一卮悲莫悲乎今日傷莫傷乎舊衣
思其言而想其貌吁嗟乎天傷吾兒

偶述

樽中一勺水其味誠淡薄盡日設重席無人與酬酢
東鄰有旨酒金壺而玉爵門前羅軒車陶陶一何樂

閔災詞并序

春秋大雨大水震雷皆書今淮南不幸有此變故
故作閔災詞以弔之

神地出淵泉高羊向天舞電火燒黑空雷車震金鼓
大塊噫風吹黃沙黃沙瀆史化為霧此時陰氣一何
威剽虐雲兮鬼嘯雨雨繩繩子雲蒸蒸天慘慘子朝
復暮嗟爾長淮之民何生而苦方饑而飢方疫而愈
乃有此患普及于汝地湧水泉天降淫雨浩浩之勢

包山逾阜汝居無廬汝耕無土汝口教嗷其誰安許
吾聞堯水凡九年民雖昏墊不失所願我君王發德
音一變悲跡作歌舞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古詩十六首

復古頌并序

漢承秦滅學能以經術取士自孝武帝始故三代而下漢為盛至楊隋建進士科李唐又加詩賦之類破壞學者於是天下盡為進士而明經之路寢徙不復矣故楊綰賈至之徒發憤建議而代宗不能行遂為庸人所沮豈不謬哉皇帝三十六年乃詔天下復以明經貢士明經古之道也進士非古也明經之道寢以長則進士之路寢以消此朝廷

之意乎春秋之義貴復古春秋之所貴固學者之
所宜歌也頌曰

其難其難道亦大艱或缺或完戰國盜竊嬴秦暴孽
遺風餘烈所存幾何枯株之柯填源之波漢得天下
方有學者其徒蓋寡孝文孝武稍稍復古仲舒之伍
嶢崑崙嶭窮先生經道乃大明西漢之風與三代同
實儒之功晉魏寇讎學者寢淳不源而流齊梁之間
斧斫刀剗大樸益殘隋唱唐和元氣盡破為斯文禍
學者皇皇賦道大光六經逃藏冶容艷膚繡衣紅襦
衆奔群趨若大有為謂之背馳終身寒飢物不終盛

皇帝有命萬口齊慶復明經科大張網羅海隅山阿
麟之奔奔鳳之軒軒龍之蜿蜿會稽之竹崑崙之王
牛山之木逢蒙執射伯樂進馬造父御駕琴瑟既更
韶音獲聲復還於今唐虞之謨夏商之書其庶幾乎
天下之賦摧縮消沮迷失道路革萬世弊興萬世利
繫我皇帝臣敢不歌流為大和百世不磨

暴雨

玉女投壺天大笑千尋大炬當空照老龍行遲天忽
怒雷車壯士鉤連鼓黑鱗鐵甲十萬許急把銀河傾
作雨

思誠齋夜坐

胸中不平氣忽然凌太虛無人哭一聲半夜思唐衢

逃席

主人雖好事其來不知幾胡不築高垣胡不開重扉
不敢直道退遂由邪徑歸飲過即有疾何以慰親闈
有客何為者

有客何為者不穿亦不鑿匣中是何物塵埃漬鋒鏑
登山守直道荆榛與溝壑安得百畝田以就斑衣樂

周長官出二子詩相示

丹山一鳳雙雛生十分羽翼三分成未能飛奮先能

鳴纔鳴不作凡鳥聲羽毛安得相混并鵬霄九萬當
冥冥蕭韶九奏儀王庭光華舜旦魁群經

人贈二子

周氏二子千人英余觀其詩余輒驚渾然骨格已老
成標子辭句冰霜清不然何以知君名余知必作詩
之精今觀君詩眉且低文章老大無人知少年便莫
相輕欺丈夫壯氣如虹鯁古之庸者猶雄飛青雲自
有相逢時

封本堂四言并序

淮南轉運副使黃公即其所居因地之宜構為棟

字名之曰封本堂謂山陽學官曰子能有以述而
賦之否乎學官曰唯唯蓋所謂本者民也譬如植
木培而封之其本必固既固必茂本固而未茂蓄
衍盛大必然之理也即委而弗顧弗壅弗培又抔
其土而去之或斧其幹或戕其枝則木之長也其
可冀乎固君子之所闕也故因其職分設施所好
恤民之災救民之患其務在乎一切便民使夫農
安於其野賈安於其肆各得其安而不失其職通
舟車之貨平關市之征凡一州兩稅者悉奏罷之
其法始於淮南而行乎天下天下受其利矣即世

世弗改世世受其利也

封其本者孰大於是以此名堂誰謂不然此類小序末
誤疑冠詩首
物無其實其名弗至實以先之名以次之事無其實
君子弗名可表其實可攷其行名以表之可攷其行
信斯名者斯民可見樂斯名者斯堂可燕可燕可歌
使臣之光有乎實惠民悅無疆

書江氏芝草記後四言

天門業業洞達通徹地雖幽陰明白昭晰有來即應
無往弗吝或旋其日或逾厥月或降吉祥或出妖孽
或生美好或產醜缺或使合并或令分裂凡皆若此

其故可說人之所喜神則憚悅和氣流暢精神凝結
草木受之形類孤絕其無所苟而不徒設爰有江氏
世載其德子子孫孫能敬勿失其叔有令如出諸意
戮力同心道路相繼二十六夜收斂聚會莊園之北
同日俱瘞廼有二物 其一維何是曰靈芝
如蓋上設如杠下持其色黃紫其光陸離其肉堅厚
弗柯弗衰其二維何是曰連理巨幹脩枝貫通骨髓
物不可聞人不得披以類攷之不必異本其奇若此
其吉勿問其恍其惚其惚其恍必寓諸物以來神貺
維神之貺如罔如陵有德者勝德維可勝其心兢兢
則亦可承維神之貺必以其類或大其家或大其世
敬之戒之永終厥義

新安呂公尚書夫人墳四言一首

彼美新安有水有山有墳歸然百五十年爰有曾孫
赤鼓朱軒來守茲土以慰斯墳掃除必躬奉祠必親
水毛陸產管牲上尊百物皆具千兵駿奔觀者如堵
茂者如雲心追無窮誠通無垠演漠之魄恍惚之覓
如闢其塗如啓其門如興于寢如作于室如出黃泉
如見白日

謝秀才晦庵

山有武夷水有建溪有猿有鶴有庵可棲有庵可棲
云乎不歸

哀吟贈蔡子驥女

蔡氏之子彼仲女者攷之古今如仲者寡有德之容
有德之性所好所習一出於正貌莊而飄氣溫而醇
女子之中而有斯人慈良端厚內敏而重終日寡言
亦不戲弄字無難易所見輒識不知此女從何而得
讀釋氏書欣然有適身之所有皆出自然如何不幸
不假之年揚州道中死於六月二十七日暑氣酷烈
二十九日三更大殮形神如生體亦不變其氣甚潔

其香甚郁附於身者何用珠玉不知此女而往何處
杳杳冥冥雲霞烟霧世之所有則維其常若斯人者
獨秀孤芳吾於其母是為內兄哀吟惻惻慰其死生

題淮陰泰山行宮廟

泰山隆隆作鎮于東有如配林在淮之陰厥廟維嚴
厥貌維肖斯民奉之是為別廟

登淮陰古城 并序

蓋以傳考之所謂甘羅城者非也謂之淮陰故城
可也余登斯城為之歎息久之蓋韓侯天下之奇
丈夫也方其寄食婦人受辱於市其志固已大矣

及乎出自亡命杖鉞而起決策東嚮項籍之輩已
在掌中而天下勝負定矣其兵一出遂虜魏王禽
夏說斬成安威震海內戰勝而不驕方且問謀於
敗軍之將西面而師事之一何奇也平齊之後請
為假王行縣陳兵蔽匿亡命此皆智者之所不為
一何謬也然而雲夢之游蓋亦遽矣此寔高祖豁
達大度其弊入於不審而果於用詐遂令無罪無
辜身被囚繫快快不能平鬱鬱不可活而至於此
之極也方此之時以義處命能平其心者是何人
也是其所養者已充所充者已固利害不能搖死

生不能變姦人不得施其計辯士不得措其辭確
乎不可拔者也至如韓信者其才雖奇而所養寔
不與此故可以處無憾故能卻武涉拒蒯通知義
利之所在也即不可以處有釁而况身被廢辱如
此之甚故其僥倖萬一終之以敗死支體分裂肉
骨糜爛亡宗赤族為萬世之笑豈不哀哉余既為
詩因序其事其亦庶乎登高而賦為功臣之警戒
也

此城不可名甘羅淮陰侯國寃忿多其氣鬱鬱而勃
勃遂令平地生嵯峨

愛愛歌并序

子美為愛愛歌已失之矣又其辭淫漫而序事不得愛愛本心甚無以示後學余欲為子美抉去其文而易以此歌以解學者之惑其序曰愛愛吳女也幼孤託於嫂氏其家即娼家也左右前後亦娼家也居娼家而不為娼事者蓋天下無一人而愛愛以小女子能傑然自異不為其黨所汙其已艱矣然愛愛以小女子顧其勢終不能固執此其所操心危慮患深之道不得已而為奔女之計也於是與其人來京師既數年其人歸江南遂死於

江南愛愛居京師自以為未亡人也慨然有必死之計故雖富貴百計萬方卒不能動其心以至於死此固不得謂之小節是奇女子也古之所謂義烈之女者心同而迹異按愛愛所奔即江寧富人張氏也張氏納奔妾於外棄父母而不歸以至其父捕去此乃不孝之大者固不得齒為人類雖夷狄禽獸之不若也故余之所歌意有詳略事有取舍文皆主於愛愛焉歌曰

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可勝道昨夜閑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乃是娼家女渾金璞玉埋

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髮雙鬟纔十五耳聞眼見
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子慮患深半夜燈
前淚如雨假如一笑得千金不如嫁作良人婦桃李
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氏便
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無二
有如檣櫓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
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纔
幾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却在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
還滿房昨夜月明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返不是江
山岐路長前年猶惜金縷衣去年不畫深燕脂今年

今日萬事已絞綃翡翠看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
羞不忠於所事子其將何求蛾眉皓齒兮乃妾之讐
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嗶嗶草蟲兮趯趯阜螽靡不
有初兮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此恨
子消何時深山人迹不到處病鸞歛翅巢空枝

一般花下飲一盞

一般花下飲一盞但是花開不須揀亂紅亂翠已迷
人猶望桃源迴醉眼

薛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古詩十六首

題寄亭并序

唐人亭榭好為美名者當時譏之以其巧於所玩
宴安耽毒弗戒弗勸者也山陽通判吳郡朱公即
其所居因地之宜構為棟宇名之曰寄亭寄有來
去曷常之有如旅人之棲籬廬也一出一入主人
弗與居處晏然氣貌如故曷者為得曷者為失曷
者為喜曷者為戚曷者為寔曷者為赫赫然人
之常情以去為諱以寄為不減蓋有避是名而弗

往者夫又况肯名而居之者乎是其曠然獨得廓
然大悟內虛其心外無係於一物其所以為樂者
皆在乎其我而不在乎其彼也與夫患得患失悶
著問龜從相師而問之者異矣如此而弗貴貴而
弗歌非詩人之志也

大抵人間同一寓外物之來寓中寓主人於爾本無
心誰使之來誰使去來時無所增吾悅去時談笑亦
不輟惟有山叟與溪翁屋裡閑雲船上月一從古往
成蹉跎失之則憾得之歌不從平路從風波或遭陷
穽或網羅有人齒臂遺其親有人之楚復之秦侯門

灑掃寧苦辛牛衣涕泣傷殘貧誰人銜鬻來上書誰
人乞貸留公車誰人入關便乘繻誰思躍馬疾其驅
更有隋時二隱夫欲將林壑謀金朱倒行之輩尤可
吁當時自欲烹其軀却是楊雄所性恬誰須名字學
韋賢積薪可恨汲生言不道真風任自然自然處者
其為誰以寄名亭如此奇俗人所患在失之安知達
者靜者心平夷達者洞然無所蔽靜者泊然無所累
無蔽無累無所營其中主者性與誠登斯亭兮觀斯
名人間萬事皆可平

耳邊啼鳥啼不起

耳邊啼鳥喚不起有人醉卧春風裏被花迷入夢魂
中却上酒霞弄翠水

偶述

淮陰寄書云子西而陽朝平立為相孟軻之道其如
何在尺如何直事大

有客不為賦

有客不為賦而乃求榮階是猶適其楚却管東西來
孟郊從進士開科後相哈退之髮已禿知己其誰哉
余獨謂不然此事何足哀但怨子之道未足為奇怪
子歌堅誠不為利而得別為其大則為

為子歌一闕為子酌一杯余歌為爾宜何歌余聞月
月如飛梭但息其道不到古窮通之事余如何

八月十四夜

有人望月吟太虛半夜秋風生碧蘆碧蘆風起吹老
桂吟聲入月驚蟾蜍明夜中秋更好吟兔肥蟾大桂
成林桂兔之外有何物玉池水到中秋溢秋風刮水
如霜滴

中秋月下作贈呂秘校

去年中秋月與子共吟詩今年中秋月與子嗟別離
前書約相見頗說中秋期夜久風霜寒對月空相思

寄汝雅

山陽如許大不與我同住翩翩鴈與鴻可惜分飛去
淮中極清泚亦有洲與沚一鴈自安棲一鴻望江水

寄張宜伯

空中氣候何蒼蒼風力不勁雲不黃一冬無雪農家
忙為憂楚麥不豐穰若有雪時滿引觴仍將詩去報

庾郎牢收浙帥厨中羊恐有劍客過城隍山寺雪夜

有美酒肥并之思坐中有劍客提劍而起俄而旁

漁者

縛竹編茅雜亂蓬四籬俱是野花叢莫道江湖山色

好籬落不禁秋後風秋後風後西北起身上蓑衣冷

如水夫妻却在釣船中兒孫走入蘆花裡夫妻不會

作活計辛苦賣魚沽酒費兒孫身上更貧窮白日無

衣夜無被昨日前村酤酒處今朝忽見無人住聞道

江南地更暖移舟急望江南去

釣者

有人口誦浮雲曲手把滿湘一竿竹荻花洲上作茅

庵坐看江頭浪如屋

漁翁

白髮老翁心似鐵網盡溪魚猶未歇船中渾是賣魚

錢買酒烹魚醉明月

漁父樂 六首

水曲山隈四五家夕陽烟火隔芦花
漁唱歌醉眠斜綸竿蓑笠是生涯

無一事

見說紅塵草九衢貪名逐利各區區
論得失問榮枯爭似儂家占五湖

堪畫看

討得漁竿買得船歸休何必待高年
深浪裡亂雲裏只有逍遙是水仙

誰學得

飽則高歌醉即眠只知頭白不知年
江遠渚冰隨船買得風光不着錢

君看取

管得江湖占得山白雲同散學雲閒
清日出夕陽還不知身在畫屏間

君不悟

一酌村醪一曲歌回看塵世足風波
憂患大是非多縱得榮華有幾何

濉陽

嘗聞唐李氏世婦為賢妻以力營七喪或謂難庶幾孰知蔡家婦其節乃同之豈特在中饋無姓而無儀孝於其所尊慈於其所下既知義所在能終義所為我生至此極我嫁逢百罹其屬死略盡其骨俱無歸身為未亡人心乃真男兒以已任其責無忘湏臾時但恐事不濟安知恤寒飢乃捐奉生具而為送亡資面不御膏墨音不加冠笄金珠鬻於市文綉容何施更無囊中裝唯有身上衣殆將截其髮幸苟完其飢所得蓋良苦所積後細微如此十年久猶以為支離日下卜諸良宅兆相厥宜一舉十八喪一旦得所作

手自植松楸身亦沾塗泥何暇裹兩足但知勤四肢居者嘆於室行者泣於岐鳥亦助叫號人思操藁裡冥冥長夜竟所獲喜可知鬱鬱佳城中不為中道尸卒辦其家事少慰而心悲義深海可洞行堅山可摧孤誠貫白日幽光凌虹霓吾聞古烈女犖犖非無竒一死蓋易處一節亦易持至如張氏者使人尤歎歎誰為孝婦傳誰為黃絹碑亦有淮上翁為述濉陽詩移書太史氏無令茲逸遺

臨卧

臨卧更飲一杯酒自唱仙謠拍雙手春風欺醉人懷

未留下亂花香一斗

哀哀詞

哀哀復哀哀哀哀至此極孤兒與慈母中路忽相失
恍惚須臾間終日不復得誰復坐我堂誰復入我室
誰復飲兒酒誰復哺兒食兒飢復誰念兒寒復誰恤
耳不聞慈語口不見慈色譬如行路八日遠如一日
行人猶可期遠道猶可追天窮地盡處一日猶可歸
哀哀復哀哀此去無盡時誰言生離別不如死別離
君不見人已閉門鳥已棲黃昏塚畔孤兒啼

李陽冰篆

書之有古篆文之有六經秦漢而下浸以徒隸學其
路生重高其間述者亦世出牛蹄之水緣一泓先生
之志在復古胸中直氣何森森獨乘騏驎追大朴執
縛浮銳攘挽搶手中一筆千萬變天風號令驅雷霆
地蟠蛟屈體既具鶚立虎視勢乃成剛柔伸屈有常
勢天地之道陽與陰傑然出者其勢鋒嶽仞五千磨
太清盤然屈者非一屈黃河九折來滄溟龐然一畫
勢自若老將堅卧中軍營至於一點亦有象地立人
目天之星先生大體貴淳古輕輕重重重齊權衡周家
太師負黼辰高冠太旆朝玉庭唐虞二帝正揖讓臯

夔稷契環兩楹聖人作樂有人志剔抉淫衛完古音
大匠作室以規矩悉去斲就除斜撐專車骨節世不
朽今乃一縱而一橫巨靈以手遏火難印入山以磨
不平雄恢嚴毅不可犯手中常握十萬兵信乎創字
自有說宜必象形而象聲天地之大有萬象萬象不
能遁其情嗚呼篆法乃如此大哉剛健純粹精走獸
之類為麒麟飛鳥之類為鷦鷯蹊徑之類為人路垣
墻之類為堅城以德論之為聖人以法論之為朝廷
傍睨衆字乃可笑太山之重鴻毛輕亡國之主上也
豫兒女子輩多驕淫聖人之後惟孟子古篆之後唯

陽冰金潭玉璞天下寶嗟乎世俗多龍盲欲行古道
世輒笑欲言古學世輒驚志之所之在一賦斗筭之
器徒易盈雕虫篆刻滿天下不矜實行矜虛名六經
塵土塞高閣聖人之道成坎坑况乎古篆固可棄胡
為獨好于先生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律詩二十六首

弔屈平 并序

漢文帝時賈生親弔屈平于湘江其後揚子復弔之其書謂之反離騷自岷山而投諸江客有松滋令朱明府至樂赴官故因其行附而弔之以是詩也

洞庭湖口君須過為我回頭弔屈平
楚國誰曾憐直道湘江依舊寄
冤聲反騷義命賢揚子作賦譏傷陋
賈生若是獨醒無不可荷蓑猶可釣而耕

重陽口訪馬存秀才席上寄崔公太守

區區拖損一綉袍行到郊居力已勞有命自知誰畏
禍無災可避謾登高黃金菊滿花情薄白玉樽深酒
興豪盡日使君人不至淵明吟醉也陶陶

哭彥規七首 并序

徐氏居鄉與蔡氏最舊鄰屋對宅凡已數世矣故
余知蔡氏為詳於彥規又詳也然以斯人足以知
我我亦足以知斯人不必鄉鄰之舊也初彥規
為兒時與兒曹群行余在簾箔間望見覺其氣貌
異於群兒意甚念之後一日忽來刺謝然後知為

彥規矣取其所為文讀之已與時輩不類蓋其辭
皆所自出又能自立意理不蹈不襲凜凜可畏矣
才固出於性也然後至於充積盛大也如此宜其
文名冠其東南之秀而賢士大夫所以親慕者不
獨在乎文而已也余外氏在閩中自祖父母而下
凡八九喪積數十年未葬彥規却有閩中官即與
之買地又為之謀葬其棺衾器皿一切所湏自首
服而下裳衣舄履無一物不具葬有月日而彥規
病矣即以成事付其孫王正行其所未了者獨未
為埋銘一事不見其棺就窆耳蓋彥規平生用心

其義大率類此而世俗必待見而後知之也彥規卒官京北其守呂公哭之甚哀應襄事所湏盡出呂公也而至於謀及家事如鄭元於孟氏也於是諸公遣使相屬有二主簿者唐君劉君也亦忠於其事近乎孟氏之有樊子也孟氏無兒女二季俱在江南東野以六十四歲赴興元之辟道病卒於一闕鄉其妻買棺用二人舁歸洛陽此亦不足為窮也唯其不幸無子耳彥規兒女六人以四人自隨自寢疾至屬纊常在骨肉眼中同官問訊朝夕在門食飲藥物不問可知其得所也易衣而後歛擇

木而後具棺不知凡用若二人舁歸兒女護喪道中早晚饋食其伯兄與二季率內外親屬迎喪於洪澤葬于先塋既葬而虞設凡筵饋食如平生時嗚呼神乎其安之乎子可無憂矣孤兒女有所依不失所也諸蔡以骨肉之恩同謀婚嫁在數年間耳二子使從師學凡我鄉里之人必有忠於教誨者焉子雖不幸矣將亦以此自慰也古之人或死於亂死於讒嫉誣罔幽憂怨懟不平之忿或死於浮死於驕死於毒害少恩死於不及已甚而最甚者姦諛佞邪情狀暴露羞辱氣沮以至於死也彥

規官為主簿隨所居官以行其義也面無邪色口
無邪言身無邪行所以事上官也生於平世何所
戚耶君子謂彥規生為有義死為正命故謂之有
終也嗟乎彥規生平不幸動輒有礙所欲者不得
為所為者不如所欲准葬于氏一事臨死時適無
礙耳使之平生無不幸盡其所欲所為及於物者
何如也古之人既貴用事矣而不如意者十常七
八何況匹夫賤士乎此君子所以常怨而不怨者
常已其也凡吾言所以及此者非以示後也將以
慰彥規於九泉耳喪主之日余扶疾往哭其棺已

下將掩壙也因感范巨卿事意有所愧既見於詩
即夜夢彥規見予於僧廊握手號哭嗟乎彥規雖
死猶能相恕且不忘我豈顧不能為張元伯者乎
我自不及巨卿也

已矣哀哉死有終青衫就木未為窮義如有枉榮斯
辱事苟無邪蹇勝通力致全喪關右帥泣尋孤襯郭
西翁精神入夢非生及使我低顏愧古風

初余視子髮垂肩及至成童便聳然憂患纏來成白
領聲名隨去入黃泉孤甥見恤情非淺暴骨收藏義
可傳多少文章零落盡朝廷何處訪遺編

與君相得久忘言晚更傾腸共豁然刻畫丘陵平作
路決開溝澮合為川古人刎頸終相殺世俗操心愛
脅肩六十老翁能有幾却尋舊友向黃泉

有時半日兩敲門語罷南窓坐北軒意外得文哀絕
筆理中論事酷能言須知是物非無本若論斯人自
有源不蹈不襲真所性洪河自古出崑崙

青衫伴我情彌重白首期君事忽垂天下若教俱好
義道傍安得有遺骸且將綿蓋孤兒寢誰折荆為稚
女釵吟至此篇還索酒更持姜桂坐寒齋

我誦千濤噴雪詩急提筆去寫僧扉碧蘆陰處評文

坐黃菊花時載酒隨老丈為兒親送藥哀翁賴子少
呼醫最是秦中藥枯骨不須銘墓只鐫肌
道傍有無車馬通朝復莫兮秋且冬草頭半折木已
空鳥啄噤兮霜與風白鷗肚上殘日紅一丘莽蒼黃
昏中亦有松陵怨詩否此詩誰訪談玄翁

贈胡大夫

好讀奇書好運籌橫刀常賦玉関秋銅符正選千兵
守金印猶虛萬戶侯艦趨潮來家易到龍投池上劍
難求應須讀畫甲靈策二廣封疆近吉州

寄呂帥五首

北邊控扼重瀛州虎視鷹揚屬壯猷盡道胡人新斷
臂安知漢將欲春喉為文法度堆青簡奉使勲勞半
白頭六路全秦與全魏不須野戰覓封侯

師屯十萬建牙旗大纛森森重使威燕領將軍宜繡
帽龍驤戰士愛犀衣銀鏘作隊行春去蠟炬成林校
獵歸更看鈴齋憑几處文如布陣翰如飛

胡人勇悍真勍敵漢將威名重太山隱若金城當一
面橫如鐵陣控三關防秋甲士屯田去牧馬毡裘避
塞還儒帥著書閑暇否兩淮人物太平間

帥臣所統在燕南事事如窺指掌間仗鉞精神堪破

虜搯吭形勢正當關十州部分連滄海一道軍聲過

黑山文武非徒尹吉甫前時方叔已平蠻

事皆術內宜謀帥奇在胸中合運籌戰士常騎突陣
馬將軍須養犒師牛雅歌坐燕春歸塞緩帶行吟月
上樓且勸主人宜飲酒邊城六月已如秋

贈劉懋功 并序

縣令劉懋功赴官貴池見積于南郭出詩一章乃
泥上李次翁所贈并出其簡見索繼和因次其韻
以為贈言詩未及錄又得一詩於枕上併酬次翁
累詩見寄江南早春到官時候梅花正開如驛使

來并附此詩次翁得詩不一覽而止也即須依依
引首東北也白鬚老柳俱在目前其日之夕携酒
賦詩夢遊南郭矣

李令歸來歲月深池人得子貴其情定知縣事依前
簡還見官曹復舊清如問以思謀所貴能嚴而恕罰
斯輕芙蓉水上人相憶因寄梅花附此聲

贈汪判官

庾郎醞藉本仙材適自王家池上回楊柳風前紅蠟
炬芙蓉香畔白鬚顛便搖健筆揮詩藁仍替衰翁倒
酒壘說與泗州倪發勾夢隨淮水向東來

贈劉慙使

犖犖雄名駭世間堂堂誰敢舉頭看高談豹畧人無
敵誰污龍泉血未乾蚩蚩急趨金殿肅胡蹤深入鐵
山閑關中自號詩書將肯愧齊王在將壇

寄路倅

此中可恨恨無山猶勝紛紛富貴間綠野盡充公好
尚朱門安得才回環對雲披住雲邊浪踏月空行月
下灣好戴官紗著官錦時時吟去復吟還

和范君錫觀梅一首

君看梅艷似何人不畫娥眉色自真吟寄北風淮上

雪暖思南國嶺頭春莫嗔俗眼偏相棄若比天桃太
不勻我共參軍向所好折來耐笑插烏巾
月庭有影終難辨雪徑無香不易分江上肌膚新出
浴嶺頭環珮忽藏雲少他幾幅青羅袂解與何人繡
段裙我愛此花真一色將詩急報范參軍

和呂秘校觀梅二首

若論君顏色瓊瑤未足稱花中誰作偶物外獨先春
有艷皆歸撲無妖可媚人江南看已厭洛浦種還新
日晚巫山雨墻低宋玉鄰施朱其已偽傅粉亦非真
堪把歌詩贈何辭唱和頻君篇為第一便可獻梅

又

寒梅雖淡薄乃是物之珍天與離群性花前獨步春
江臯多冒雪山路不逢人根本蟠雖久花趺長自新
妖姿雖共處正色願相鄰縱使紅為飾何如素是真
北人殊未識南國見何頻須假東風力春香到紫宸

寄顧瀛州

本朝謀帥得雄剛氣語無邪面目方掌握事嚴持斧
鉞咽喉地緊扼豺狼鐵林猛士新翻陣幕府奇書舊
滿囊可減邊兵三十萬匈奴走入黑山藏

送倪敦復三首

手持報簡人歸後足步迴廊角住聲但恐舟行隨早晚此時秋色半陰晴明朝路向雲邊望今夜詩酒枕上成四壁無燈窓有月直無老夢到三更

送客經三日每夜忘眠約數更枕上尋船無夢去窓間望月有詩成莫愁病叟添愁思為愁行人趁曉晴急送村醪追後乘要教飲處憶南城

各自達人且寄音仍須南北夢相尋已成鳧雁分飛勢更值淮湖連日陰每論事時於義切重來別後此情深山東定飲登高酒剝折黃菊望我吟

蘇詩先上文集卷第十五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律詩四十一首

寄呂海州嘉問

朱輪海上新迎部，玉笋朝中舊立班。
曾屈高風來泮水，宜將老夢到胸山。
霞張列炬紅彌野，潮作飛霜白叩關。
三四百州為第一，華先照郡樓間。

贈至幾五首

淮東學士求新範，海角仙人棄舊居。
不用更推乃楊子，醞但來同噉庾郎蔬。
赤墀待把文章獻，黃受難親議論餘。
泮水官中方就講，何煩留下橐中書。

西城塔下逢君後南郭庠中借館居正共孤甥棲暖
席未如老圃灌寒蔬直生豈敢嗟年暮餓死猶慚乞
祭餘六十衰翁如可教更忙須遺所藏書

僧房幾載如禪定州序今來以義居直道褐衣猶勝
錦枉身牢鼎不如蔬何心敢冀榮先饋無善兼令歲
有餘暈是學文方自訟只堪把筆教兒書

南州本是諸儒秀上國宜從大隱居別我好留仙竹
杖送君欲獻野芹蔬所慚下士文章迺未報諸公禮
義餘若見汝除前太守為言迂濶正談書

誰家門外柳雖疎滿屋清風是我居霜後正逢籬下

菊雪前已貯甕中
蘇沫流口角耽吟睡毛墜頭心久
病餘努力正如初學輩老瞳昏
晝夜看書

復明經

上欲求稽古天書下四溟儒風久湮鬱詔意乃丁寧
削剝因唐氏源流白漢庭春秋披日月易象炳丹青
禮樂搜潛奧詩書挾杳冥今焉拘注疏何謂復明經

和蔣龍圖

吟翁如共老蒞游物外能齊樂與憂
鰲背不為三島客魚竿終泛五湖舟
何須大使詩來問合使幽人病為瘳
陶令菊花猶有在未知肯飲一杯不

送呂清叔四首

人為多情乃送君，余雖不送情更深。
破窓半夜風霜冷，危坐燈前為子吟。

平生志在青雲霄，十年不飛歲羽毛。
夫子乃是知我者，吟詩贈子何辭勞。

忽忽一棹向東行，抖擻空囊無一金。
買魚沽酒向村市，典却蔡家焦尾琴。

深院吟哦夜半時，酒有鬼神聽此詩。
吟聲徃徃到明月，淮上有風搖桂枝。

和蔣穎叔二首

城外人傳大使來，吟翁正共客街杯。
亦惟便記長安道，駿馬仍思御史臺。
義色可令姦膽破，剛姿不為疾風摧。
公能幾日山陽住，待報舟人且倒桅。

威德尊光不召賓，玉環星弁自迂身。
北窓卧者陶元亮，大使車中陸子真。
自道老來心逾壯，若論兵後氣彌真。
所慚舊學非精義，仰負高風如古人。

送人之洛陽

待到伊川濯盡塵，洛陽城下且留身。
文才得似長沙傳，試問如今有幾人。

寄蘇子由

午日移陰後行人羅燕時路從西郭去船值北風吹
夢裡猶迴首心中欲附詩後來義如此兩意白相知
贈慎叔良

我是東臯吏君居在屋東已曾同硯席最好共耕農
惠帳兼棲鶴藍輿亦帶筇若評樵採事須更喚鄰翁

寄田大夫

老掾成迂濶彌年信不通白頭負高義病眼想清風
奉使更三節題名在兩宮有人能舉類舊德起淮東
寄慎朝奉

一別三千里俱為六十翁日中多俗事就上憶清風

聞子生雙鳳看書快兩瞳以囊仍貯果寄我厥苞紅

寄張景修

東南未回客行樂又經年吳市花朝酒松江月夜船
窮閭無屋住廣殿有詩傳若論平生事無如任自然
寄朱博士

吳有朱夫子相知凡幾年心忡閉門叟書附過江船
行已為人表文應許世傳臨風有餘誨時復慰皤然
和季閑中

幕官真有道野叟是何人被此新詩贈兼之古意醇
若論今古事前是老農身誰謂芙蓉客能來相顧頻

送王潛聖四首

前日喜重來今朝復送迴出門無僕馬為子走風埃
遠客有詩贈短亭無酒杯南州雖得士東觀却遺才

又

一自渡江津茫然不記春船請淮上月馬慣洛陽塵
可去問唐舉未須慚買臣終令舊閤吏還似棄繻人

又

兩翅慢如雲倦飛歸故林褐夫懷有玉貧女無金
北闕報初罷南陔情更深升堂拜親後先看白頭簪

又

南北倦遊客離家幾問津文隨年共老名與德俱新
射策謾稽古抱關猶誤親窮通只如此寧愧斷機人

送李守

千兵州將已嚴裝猶入西庵曳繡裳坐燕起來中酒
色行春歸後落花香難酬高義情彌重欲述餘恩事
更長但看楚人遮道處草頭垂泪濕殘陽

寄林處

昔者淮南使剛中輔以和生前無所苟身後事如何
有子泣枯草無人誦蓼莪林公為不死下客謾悲歌

送蔣憲二首

節用黃金詔紫泥。皇華仍賦使臣詩。三千里路爭迎
送。五十州官待指麾。盡解纍囚南到日。却尋急傳北
歸時。趨裝亦有明珠否。八樹成林桂一枝。
遠服六刑事可知。全具分野有星移。漢家詔使登車
後。蜀道忠臣叱馭時。色迎來城到近。桂香隨去馬
行遲。梅林亦是公家管。廣帥應須寄北枝。

和塞受之四首

出乎志者莫如詩。尚也能言得自誰。雅頌漢時猶未
遠。風騷齊後若何衰。翰林飛去秋鷹健。工部行來老
驥遲。亦有孟韓聯句好。姓張會外合肩隨。

右詩

清而勁者笛為奇。哀絕孤高更不卑。日暮誰人凭樓
處。月明離婦擣衣時。何煩作賦摠師憤。最好傾心破
主疑。一弄便能歌怨曲。唐衢義哭今相隨。

右笛

醉鄉恍惚在空虛。若論真恬世所無。坐客任貪清者
聖。令人何作古之愚。宜教側帽穿花過。更好敲門趁
月沽。誰似陶潛最瀟灑。籃輿歸去不須扶。

右醉

笑樂真情豈可誣。樂而不笑是何拘。日中無事逢基

局春後有花兼酒壺輕俠兒前撫手掌滑稽傳後掩
髭鬚江南陸俊還安否乞與筇杖使自扶

右笑

謝趙朝散

一識明侯二十年老農依舊未歸田學無所得成迂
澗義有其終尚愛憐下筆自書青竹汗上樽仍附玉
山泉如斯厚意難空飲待折梅花配酒船

謝秦少游

并簡參寥

講罷潮溝吟綠槐手持銅鉢待相陪青瞳好客難留
住白足高僧又帶迴今日許尋陶令菊明年約寄陸

生梅龐公妻子方炊黍且報舟人莫起桅

送李漕

淮上哀翁何所為有人寬厚誤相知光華奉使方行
部欵密成書更附詩在泮飲時常睽睽乘輅過日倍
遲遲緣公禮義如斯重好寄梅花近北枝

送雲鶴山人

倦鶴尋流水閑雲歸故山青囊書在否留取教人問

和孫元規資政游園 三首

禁烟娛樂且須頻二月風光特地新料待壺中無俗
客更聞歌者盡陽春酒來花下斟瓊液茶向松間碾

玉塵應笑謝安空寂寞東山終日為何人
紅作簾帷翠作裯隨軒歌舞一時新未知醒者何如
醉且向樽前莫負春烟重柳梢寒蘸水日高花徑暖
生塵自後三月芳菲後誤入桃源又幾人
竹為籬落水為鄰草碧花紅一徑新盡日歡聲連綠
野滿城和氣入韶春歌姬汗濕眉間翠舞妓香生襖
下塵酒陣詩兵皆大敵未知元帥屬何人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

律詩三十一首

贈王師失鸚鵡一首并序

僧有玉師者養鸚鵡為一曰食飽輒去作失鸚鵡
詞以遺之

淮邊羈思嶺頭雲紺彩騰時電影奔一日恰如時輩
事十年空負主人恩良因外貌貪馴性何況中心狎
巧言他日雕籠如再至食玉環金鑲鐵為門

淡烟白浦月黃昏倚窗過閣下空倚門接翅定思雲外
侶偷棲應望水邊村蓋傳世上新詩去惟有籠中舊



物存便是却來休
道是食不能成事
只能言

謝將穎叔二首

赤帷大乘皇華使
鳴一玉鐙金訪教官
紅旆纓搖春日
晚清風先入泮宮寒
一點鄭叟醉
初醒五柳陶翁卧
不安便着青衫迎
謝憚更無茶果薦
杯盤

吟翁未去水雲間
坐一孤虛名屈上官
忽似仰山心貌
鍊更思言事骨毛寒
一鵝自可招黃綬
星弁須來對
鵝冠莫怪開門迎
候二平今冬無雪卧
袁安

泣謝陳德任

義重江湖叟情施墟
一屋間孤鬼慰長夜
老淚濕衰顏

一奠方銘骨三年更
何山更分心兩處
恍惚自收還

和湯令

所幸生平世甘於貧
與廡被譽嗤杜簿
挾勇耻荆軻
已恨逢君晚無辭
我多野芹容一獻
更索採樵歌

召汝弼

外府新讎校問君來
一不來春隨流水遠
日彼落花催
煩子神仙御盡予賢
聖杯何時松徑下
同坐踏蒼苔
賑飢篇贈程守 二首

楚有循良守流民
萃一少薪蒸温病骨
殺粟飲飢腸
永欲充編戶無心憶
以鄉恩深何以報
惟有一爐香

又

乞得諸倉粟流民獲可依
已燃薪禦凍仍用楮為衣
病骨蒙新暖羸肌復舊肥
故鄉雖有屋此處可忘歸

送山陽宰高奉

大夫歸旆暖播春正如浮淮向汴津
一片青山迎去棹兩堤芳草伴行人
官事業今彌邵滿橐文章老更新
記取吾鄉蒙實惠吟翁亦是舊編民

送吳坦求

清風門外客移無南浦衰翁但惘然
未吐赤心無限事重尋皓首幾何年
不須飽飯吞甘溜酒便空心注

王泉醉倒淮東鄭雲叟吟哦蘇調入雲煙

贈穎叔

一從西郭恩初重又至南庠
更深自恨杜微無所聽若忘龔遂是何心
已知霜雪為薄公吟作陰昨夜起來無月色
誰知

答李閑中節推

王家池上芙蓉客曾把新詩贈野人
不道形骸成土木却言風月長精神
凡禽易識甘題鳳野獸難分誤比麟
努力唱歌酬不得枉教白雪落紅塵

和沈判官

精神滿腹其才裕清白當官所姓存國士正居王儉
府野人未識李膺門詩筒便恐傳新句酒席方陪飲
上樽從此定須懷賤叟他時來訪我兒孫

謝蔡子驥

好客重來直上廳龐家妻女合炊粳名言一坐令誰
聽老病雙瞳為子明有道長官方就祿無能司戶欲
歸耕如斯出處俱平易義理難時即共評

寄朱至機

二首

雲出無心鶴倦飛還家惟笑綵為衣雪醅為壽酒初
熟玉鬻供甘魚正肥侍燕每操筇杖去看花常御板

輿歸故人願子無窮慶莫使淮南音信稀
六十詩翁愛幅巾清江濯盡洛陽塵若無野客來同
巷合有山僧去作鄰醉卧不知雲到枕吟行唯許鶴
隨身眼看富貴真如夢說到窮通定笑人

寄穎叔

南郭茶杯菊未香西簷老柳覺疎黃家無縣令雙鳧
舄夢有仙人五色羊梅信易傳來嶺北鴈書難附過
衡陽定知遠俗懷公義若說威名背負芒

送姜六秀才

趨時之悔真良說枉已之徒信厚顏學者淵源當似

海丈夫持守要如山
挺然特起麟孤角
鄙矣誰窺豹一斑
為子臨行雙泣下
白頭人倚夕陽關

和楊守清容堂并序

山陽太守楊公知開封縣作堂于治所名之曰清容士大夫美之以公自道也於是作詩累成大軸公不以某為陋使得與觀焉因記東漢陳蕃之徒清而少容其敝也隘故至於疾之已甚而遺患天下漢氏之所以敝也唐之郭子儀賢將相也考其心迹有容民畜衆之德然失在太寬故其下多不奉命失師之律其咎如此然後知清而有容足

為全德以此意述而為終篇也其辭曰

赤縣堂名清與容
主人兼得古人風
此間便是烟波上
何處更尋山谷中
志激懦貪舞弊俗
詔宣寬大有餘功
若將全德評今昔
應笑陳蕃郭令公

書狄梁公傳

李氏山河勢若途
手提長劍截長虹
請將唐室中興事
可比汾陽再造功
直道不為邪黨敗
逆鱗深得諍臣風
儒生若有逢時幸
未必勳勞盡在公

夜賞春寄敦復

莫道山陽官苦辛
大夫未是不開人
晝來琴上披尋

曲夜入花間點檢春拖袂帶歸香滿袖迴燈引去蝶
隨身高才自有風流格吟作吳語事最新

戲荅君錫酣戰之句

檄書揮羽來何速鐵騎成林勢未分北壘噉聲雄似
虎南營殺氣猛如雲陣前劍客投犀袂帳外歌姬曳
繡裙且待揮兵酣戰罷却行三舍避將軍

和崔刑部克綱

伏讀凭闌意私心慷慨然聖稜須企聖賢黨必思賢
主上方高枕民間正息肩使君當自逸治狀已光前

示汝弼

十載交情義有餘離群還歎索然居一番思我須成
夢每度人來定寄書此日相從尤歎密他時何處覓
迂踈回來徑哭青塋墓莫向南城問舊居

和汝弼

蘆葉猶來逢北鴈筠筒信斷候南風看回白馬殘陽
後吟盡閑雲落月中酌水何時尋陸子寄裙前日為
梁鴻孟光多謝閨房秀醉酒亡繒是我翁

呈敦復

朝奉清心自皎然應將外物比腥羶詩歌與性相娛
樂聲色因喪永棄指有義睠余東野舊無能留子比

寤眠殷勤為醅陶家酒更送蕘杯與竹牋

代書寄次翁

病叟雖迂濶交情自不疎喜逢歸去客為謝寄來書
入幕評文後臨川視事餘携壺吟兩柳還夢野人居

上蔣公

公如鄭相於窮士我在所知韓孟間下客心形渾是
木高賢禮義欲齊山十年用力人誰及百計酬恩事
總艱投筆若從班定遠橫戈先出玉門關

和路朝奉退居

彼美東南雋士時逢外臣有何歸去物全得老來身

一節都無變平生總是真勇於羅守退甘似庾節貧
士望今誰耦儒林舊絕倫其心醇是本以德厚為環
避盜抽園笋容奴取庫銀時情付流水外物盡浮雲
久矣謀閑坐誰呼願要津書藏萬卷好詩換一筒新
聚道為家法分糧外烟清風還楚部餘惠在江民
藉草宜蘭佩穿松補鹿巾繪材須活經羹劑要香葷
日暖花村路風溫行浦春耽吟白居易沉醉李仙人
驥鳳鳴來久駒雛教已馴義終光國史名自壓朝紳
顧我愚而陋煩公愛以仁深恩無報處北望正勞神

送至機

閉門有幸藏衰病策杖無因奉俊游繩纏劬骸方就
枕火燒皮骨正思秋覽君健句如逢藥慰我孤懷勝
凭樓見說束裝行未得夢魂先到楚江頭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律詩四十首

寄路倅洪澤隄水二首

黃金宮闕紫瑤閤，鷓鴣思陪玉笋班。
仙仗好教鳧鳥去，客槎却在斗牛間。
有為義對霜濤湧，無敵詩回鐵陣闌。
誰報京師群弟子，先生吏隱鬢毛斑。

莫教容易過龜山，多少人心願接還。
更有南城黃綬客，但吟西戶綠楊間。
纒經濁汴無澄浪，且趁清淮洗醉顏。
安得就公歌一曲，緩吟遲步夕陽灣。

和潘朝奉鄒國公配饗

丹書一下入神慶
美天先朝貴孟公
能與百王興漏
典長令萬國仰
遺風躬為獨行
生無祿道配彌
高祭有官孰謂
濶迂窮至死正
而窮勝枉而通

和路朝奉新居十五首

世俗紛紛事總虛
詩兩今作逸人居
勤穿東地綠栽
竹喜占明窓為
著書近市好賒
春肆酒就准仍
買晚罾魚忽撐
小艇來西郭不
問皆知訪仲車

詩翁愛酒典衣沽
六丁持孫侍燕
居正要白家醇
釀法不須劉德
偽金書厨經雪
後炊無忝門近
淮瀨食有魚何
以獻公尋物更
卽三菲載盈車

昔也聞名誦子虛
今來白領臨城
居新詩解道論
頭句舊客仍移
把臂書北郭高
風真隱豹南州
循政喻烹魚歸
時見說臨川路
父老爭留太守
車

陳傳門前客姓
徐有何智術佐
間居接簷俛仰
令遮雨縛竹縱
橫為如小書赴
雪斲田移草木
和灣汲水貯
龜魚上元已過
清明近更約尋
花不用車

誰家住處近田
畝溫朝奉抽簪
就退居竹葉已
成新歲酒梅花
未領故人書呼
童解袂捫飢虱
趨日開箱曝
蠹魚一似散仙
明到夜卧屏仍
看五雲車

坐想堂前弄白
髮淡蒲茵荀席
正高居綠衣六
子傍供

饒錦聖諸孫自教書愛士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舊
懸魚更吟整斗論頭句勝却西庵詩一車

不辨時人直與迂濯纓且喜近淮居朝衣脫後常耽
睡野史脩時或借書恨乏青山供採藥愛看白鳥伺
吞魚東園賣酒花開近待看詩翁倒載車

簿領脫來如一夢身名全後喜寧居生來自信無非
義世上何緣作謗書所養有源如大木其賢可樂比

嘉魚願公八十為更老玉幣三招乃就車

自是平時大隱徒何須水宿與山居都無長物盡空
索却有閑房聚逸書近見雪消息野蕨遙呼艇問憶

江魚卸帆便去尋村酒醉使兒孫推鹿車

身着練袍履用蒲鷄冠鳩杖稱郊居家中但乏青囊
印坐處便看黃卷書賃屋為無租學宅休官非為武
昌魚長年不出何妨事况是門懸致仕車

夷白先生好對廬醉吟處士作鄰居幅巾白共字樵
父蠟屐何時訪竹書坐想高談搖塵尾情知相許跨
鯨魚更憐同姓陪罇酒勝却荀生得御車

路家巷口是何渠半似城中半野居已退白仙常接
曲未歸陸俊謾傳書雪消牆外逢挑菜日暖門前見
捕魚更有花間行處樂舊時歌舞願隨車

好養玄猿共鶴雛，茅茨蓋屋竹間居。家無越使千金
橐，腹有齊臣四部書。一自臨川登畫鷁，便煩別駕掌
銅魚。吟哦還作詩仙退，恰似驂鸞駕馬車。
世間詩淡鄭雲叟，壽且安寧陶隱居。愛酒自開浮蟻
甕，耽詩如好換鴉書。擇冠戴後搭筇竹，鶴髦披來控
鯉魚。學作蓬萊吟，醉客何須駟馬駕安車。
西庵翁上北城隅，為望臨川舊守居。所恨足無雙翅
鳥，但將詩代一函書。甥教洗榼多沽酒，妻使磨刀細
切魚。酒掃待公來獻壽，親扶杖屨醉升車。

送路倅二首

所居有木山行義此去無人不惡其精似綠波長送
掉夢如飛如忽隨軒帳前昔學千餘山素裏新文教
萬言何日必君温故業待操几杖問淵源
我曹初作此衣即白紵先生正擅場大筆可堪專簿
領遠圖終凡用文章清淮絕唱新盈卷綠髮奇篇舊
滿囊此去功名都未測公年方永力方強

和石官德五柳亭安正

五柳神君氣貌端，所希可向靜而安。每思往行投閑
地，肯逐時情慕執官。林酒易醒風戶猛，鶯中難卧月
窓寒。也應必得東籬菊好，置籃與自在觀。

送秦

昭昭所性而辨坦坦其行樂且恬公義已令淮部
肅清風更期方嚴行無瑕類孤標聳養有根源數
器無猶使無夫來教我樵歌為述古人謙

送宮

博士高才出點名往陪後盡朝簪門領錦詔先生
入帝錫綈衣後殿深設坐官官嚴絳帳執經王子肅
青衿克親已被欽文化更倚師謨稱上心

送李

使臣車用亦惟袁帝選明侯重嶺陽後乘夫難准分

野先聲已流越封疆宜教廉吏心如水但恐貪夫肯
有霜大抵官官須去害人間所在有豺狼

五舡鳴鼓往嚴裝且赴雙蓮舊燕堂不用水沉薰紫
綬過梅林絲一身香

送程守

楚人相喚中河梁鳴角樓前駐畫橋未肯放舡來北
清且教載酒去東堂傾城和氣傳芳草沿路清風配
綠楊見說新班名玉笋赤墀曾對待滿唐

聞道西城欲解舡病翁懷抱更騷然將心已附諸生
輩策杖難隨成老翁負義本非今世俗報恩終愧古

人賢不才自訟無他技合作詩歌更百篇

送人從軍

古來雄雉是
從軍問罪殘
正有名黑
梁將陪黃鉞
帥銀鎗隊
雄鉞林兵十
州假息恩
涵覆百載
連誅事
貫盈首惡
便應囚巨
輜柱圍難
議請長纓
須空大漠
遷降虜好
決洪河刷
逆城報國
主人心更
勇西山勒
頌得班生

贈山翁

耳聽人言似不聞
心於時事若無分
一生已是青山
物更欲將身換白雲

山翁吞無分之句

身邊外物雖無語
事到中心自有分
莫道山翁頭似
雪心如劍戟氣如雲

謝張才甫筇竹杖三首

老來無物可措頤
正要一莖筇竹枝
滿袖清風秋月
淡陶潛遠遍菊花籬

手中忽把一枝筇
稱我逍遙林下風
不是西征車上
物臨行自合與詩翁

戲呈魏評事三首

北齋有酒夜開門
獨酌燈前酒一樽
只被詩魔無處

避待教醉魄戰吟魂

我向燈前置酒盃南軒北戶一時開如今正是花時節且放春風數路來

紫府瑤闈夜更深阿誰閑醉洞中春呼童去問煙霞事只見桃花不見人

寄江子和

為問江先輩何時訪白鬚老懷何所慰得子寄來書

扣路太博

莫教竹馬誤群兒謝守行春未可知落盡梅花寒食近却應桃李怪來遲

謝穎叔

能歌白雪公常事不醉黃花我幾曾一絕便勝書一紙情知高義過劉弘

寄王觀文

扁舟欲泛湘江月亦泛洞庭湖上春十年此意逢今日且喜洪州有主人

別峯刑部

黃金何日上燕臺致主猶輕樂毅才便是功名未如意報恩寧肯惜重來

送秦少遊

叟罷耕耘妻罷機恣恣人意甚辛衣可憐數里笙歌
地但見一番楊柳稀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九

律詩三十三首

送慎彥鄰起舉

天子詔多士喜君為此行美璞必三獻大禽終一鳥

寄蔡子驥

為報廬陵客逢人且寄聲不知無恙否何日到南城

送管父中

半開醉眼天方曉急遣詩筒去已遲別恨離愁無盡

處青山綠水有窮時

贈鄭毅夫

致主躋民道未完白衣卿相且盤桓龍頭已是輸君
早更向麒麟閣上看

戲荅何楚才酒肆

身在塵埃氣在雲丈夫貧賤豈須論且為韓信淮陰
事休着相如犢鼻褌

和張文潛晚春四首

留春是芳草送春宜柳花日長花正亂誰倚闌干斜

又

問花開何遲問花底急飛人間惜花小
闌苑等花歸

又

易貯千尋水難藏一點春也須幾杯酒還似送行人

又

渡水衣須扱穿林手自披經春脚力軟但恐上山遲

二老寄朱廣微二首

二老相思又隔年僧窓閑坐復何緣吟翁
住時把歌詩付酒缸

寄聲切問朱監利對面勤詢劉貴池或見廣東程使
者為言收得寄來詩

送曾子開

揚子江頭風正寒行人莫嘆渡頭難江頭楊柳豈常

在但向江頭洗眼看

送慎彥鄰

只知北海鵬將化不謂丹山鳳正棲却憶吳江橋上月共君長嘯入雲霓

吳舒信道

淮干風起木枝搖領下鼃甌一尺高我是折薪扶耒手中丞且莫笑簾豪

呈張敏叔

子善居官事可宗淮西聲譽接淮東皆知所識明無敵兩主斯文敏有功嚴賦總應輸老匠清詩恰好送

秋風便乘急棹辭譙守酌酒仍吟塞上翁

樵守謂蔣

公也作此詩時未知蔣公所之乃今知在符離

贈探花郎

探花車騎似游龍未入桃園先聞風衫上十分新染翠衣間一點半開紅身如驥子無雙俊人報鼃山第幾宮便是醉仙何處去上林園在五雲中

寄呂秘校

淮上詩盟不可尋詩筒來往負初心風花雪月雖無限留待他年共子吟

贈余進士

江南風物清溫好，關內河山氣勢雄。
更看蜀中山水秀，一時兼取作吟翁。

寄王潛聖

誰言急景似飛梭，我把先陰欲快磨。
却想殘春笑君處，無何有路覓君多。

答范君錫

有人惠我一枝花，五彩粧成千萬葩。
龍蜀紙寫詩酬國艷，吳餅汲水貯香霞。
半酣酒色從人贈，盡帶春風入我家。
醉倒吟翁君不見，兒童偷與插烏紗。

上胡先生

昨夜重思太古音，確然獨抱一張琴。
因何不聽吾夫子，枉被雕蟲累到今。

和潘朝奉

大人高調我旁酬，韻欲更時更少留。
待學鸞歌聲已噎，將追驥乘老而邁。
曉隨帆去雲連海，暮望潮來月滿洲。
須道詩翁非世俗，年家情義幾時休。

和呂秘校十首

董子書幃正寂寥，阮君何事顧吾曹。
兩篇有若雙瓊贈，八句多於一字褒。
莫恨潘安頭早白，須知郢客調彌高。
鸞凰豈是塵埃物，待看青雲振羽毛。

王子如今未夢刃不須感慨論官曹寢即悟意猶為
相鄩尉知名國可衰嗟爾歲華何太速顧予儒業若
為高四詩已有重筆意肯學區區鄭與毛

東平心事本雄豪何必才名獨慕曹學比今儒醇且
與詩如古義刺而褒鄒之夫子誠堪嘆霸者將軍未
足高賢傑固當謀遠到莫論山岳與鴻毛

能建功名是俊豪區區時輩乃兒曹班超投筆寧無
志樊噲橫行謝見褒兵法每羞賅贖詐將才惟愛武
俠高他年不負東平約待假偏師入不毛

我謂君才似楚騷文章自可作清曹但持古道徐而

大顧時人毀與褒水以源深流自遠竹因根老節
彌高如今且作東山卧萬事紛紛比一毛

東平夫子困徒勞又着青衫詣選曹州縣頗聞輿論
屈朝廷當用詔書褒囊中莫把詩編去輦下方虞紙
價高曼倩若教為近侍舍人須愧古無毛

方今天子急賢時不信王通願已違梅福九江難好
遁陶公八翮易難飛世排韓愈為文僻客顧楊生載
酒稀多謝好詩來贈我曉齋歌誦暮而歸

汾上儒生又續詩陽春已調本相違聊因扣角攄深
憤安得磨天逞快飛陶氏壽考寧俗甚并丹持刺出

門稀有時入市謀甘脆，懷袖携壺即便歸。
太平儒者好吟詩，鼓腹而歌事豈違。顧我才華常患
少，喜君辭翰動而飛。不憂陋巷簞瓢罄，惟恐蘭亭唱
和稀。更約山翁同一醉，梅花將謝燕將歸。
吾道窮通自有時，功名豈便與心違。磨天未逐溟鵬
奮，歛翅尚如籬鷄。飛鳴鳳卜遲君莫笑，玉山醉倒事
何稀。梅花將謝剌沽酒，待向花前倒載歸。

贈蔡子驤二子

鳳子能雙舉，新從日下回。日邊是雲霧，却帶越書來。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律詩三十二首

答崔汝弼

忽對蒼髯叟誰吟老子寔安於命吾何戲

仰救豈無解印日兼是省官時以詩如能少施設亦可慰余思

答魏老二首

滿面春風醉落暉滿格不是無人為解衣

頭紅艷帶花歸醉眠自有風流

一片山中雲自飛葛客不見黃花未肯歸

巾有酒琴無徽陶公自是秋風



荅楊存中

出郭人來又換詩七
香官酒杏花枝我詩却恐春風
惜莫使春風度度知

謝張先生出示鐵笛

南陽張老本仙才鐵
笛其形亦怪哉輕莫片時吹便
已鳳凰非獨待蕭來

上林殿院次公九首

身雖老矣心彌壯義
必為之世所諳新著綉衣行殿
內又騎驄馬使淮南升堂避席
非常禮就室迂身共
燕談更問熊熊與老老應出
稚女拜而參

一從播笏垂紳後所至
官曹不苟狗皓首積成高世
義赤心傾在逆鱗書温如冬日
人之望嚴載秋霜使
者車以愛以威無不濟恩從
城市入田廬

衰翁大半白髭鬚活到明年
六十餘未死須為治河
說此生難就賑飢書西庵共
坐諸僧榻南郭親逢大
使車記得偶同詩韻否淮東
使者亦嗟歎

老身如坐白雲山人日登高
我自閑莫道此心無樂
事未知何日有愁顏月將寒
影投書幌菊遣秋香過
竹閑悔不醉時籬下卧和花
和菜一時攀

閉門老子卧遊山心去穿雲
身自閑平地散仙曾有

非坐曹為吏亦何顏
吟詩著屐都無齒
探月閉門
不閑酒後愛逢花
後發花枝好向醉中攀

老懷秋思各思山
綠髮兒童事事閑
感物但搔頭
上雪呼人莫笑鏡中顏
藍輿自可來嘗酒
芒屐猶能去渡關
玉井有花高百尺
秦王宮女許誰攀

三歎枉教陪一唱
詩仙爭肯伴樵夫
金刀刮盡塵埃氣
玉水洗成冰雪膚
酒冑已慙搜思竭
乾喉兼覺出群簾
餘篇只等功成後
留和神歌尋五湖

兩人外迹本相疎
何故孤孤為病夫
未報已慙公面
目有情願入我肌膚
將身荷負嫌軀小
引臂鑄鎔要

骨鯁盡力吟哦吟不盡
此時寒雨滿淮湖

林氏家藏萬帙書
五船便可當五車
別顧客舟施坐榻
更謀官舫作行厨
寫時教子烘青竹
讀處呼童捉蠹魚
悔不早知都借取
終身挾策灌園蔬

寄顧龍圖

龍圖莫怪白鬚翁
依舊閑吟閑笑中
未有梅花充信物
但將竹簡換詩筒
子如行路真無巧
我信居山養有功
氣類相從應得士
并州燕有傳元通

寄張子中

時輩區區耳盡聾
姓張夫子在閑中
孤松節操卑今

俗獨鳳文章得古風至寶却須三獻捷病鸞終看一
飛雄儒家自是詩書將又况潛心郭令公子中嘗慕
汾陽王之所為

過故鄉 并序

過故鄉美彭公也彭公以福州太守過于故鄉鄉
人父老喜而作是詩也蓋學士大夫起自遠方羈
旅仕宦處於中州甘東西南北之人也歲月既久
即其所居求田問舍遂為中州人者多矣建安彭
公亦羈旅仕宦者也身在中州而日夜之心游乎
東南以其家世墳墓松楸桑梓先疇舊廬所親之

黨皆在閩中故也乃一日以右司移疾懇請便郡
朝廷不違其意即用為福州太守仍總兵鈐旣閩
郡縣皆在部中矣過家上冢得所願也蓋先之以
掃除嚴之以齋戒思其所祭思其平生思其笑貌
思其聲音思其所言思其所嗜內盡其心外盡其
物故祭之日必見其所祭者焉其形儼然如有所
視也其声愾然如有所聞也自其門內至於踈屬
外姻故人父老各以其黨來會人神和矣蓋公之
孝思彌積乎其中而至於壅闕堙塞鬱而不得
泄者不知凡幾何年矣迺一日豁然如有外物挾

而去之也公之所以自慰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也於是二三父老酌酒而賀公曰重金疊紉尊為將相高牙大纛虎士如林前歌後舞窮極富貴君子弗貴也君子之所貴者義也義無所病則君子弗病矣公以明儒出仕所居必治內外跽為稱職心無不忠言無不直行無不正故不負於朝廷不截怨不匿怨不挾怨作威故無傷人無害義夫義無所害人亦義之神亦義之神亦義之者報之以義人亦義之者身受顯名故自黑頭至於白髮士無異論而名義俱全以此還鄉鄉人之所以悅也

若彭公者真可謂矣亦可歌也

不似嚴生乞會稽一身名義總無非何須佩紫如金斗若論還鄉勝錦衣行處眼前新事滿坐來門外故人稀有時載酒尋僧巷認得當年老父歸

少年行

車馬朝遊去笙歌暮宴歸繡幃初睡起紅日上蕉衣

贈李通直

昨見君家父祖碑德功俱茂節多奇初終義正今難有積累源深後可知但得名為騏驥子何須身到鳳凰池其先付子借良法隨所居官任設施

寄范君錫

人事大難知悲歡與合離忽驚殘鴈盡還憶去年時
對雪我無酒招沽子有詩春深相贈物花共綠楊枝

寄崔汝弼四首

黃鸝花前白領翁憶君詩思入霜風如今扣去猶未
速明年把酒望江東

除却行吾義其他任自然胸中清水溜頰下白毛鮮
別我未逾月思君似隔年北軒翁在此曾醉菊花邊

又

不見吾崔子南城兩度春應從湘水夢來就泮宮人

壯氣胸中舊未衰毛頰下新明年六十六望子過淮濱

又

數幅長沙紙慙勤為寫懷知公富情義念我老形骸
處世日無幾歸耕計未諧若論身後事賤骨要深埋

寄裴守

高麗亭下張帆日引首將心送畫船本恨無因到夔
國誰知有林向澶淵情逾舊物非徒爾義等高山合
使然料得政成公事少冬温常在北堂前

贈盧君常并序

盧公病甚遣其弟來辭訣以詩贈之

人世情懷一索然幸無不義入黃泉不須永訣行相
見六十三公亦缺幾年

君向三湘我向秦

我望秦關少整駕子如湘水欲登舟馬嘶山塢誰家
宿纜繫江楓何處留壠上耕隨殘月去日邊帆帶落
霞收灞陵古恨騷人意歌向樽前不易酬

寄朱廣微

兩官本是好吟翁雲出山來鶴入籠記得僧軒閑坐
否無人到上陵水邊鴻

答白雲之句二首

我是白雲雲是我自知雲我不須分時人若問山翁
意看取山頭一片雲

朝共白雲行暮共白雲歸眠時雲亦眠以雲為寢衣
白雲白雲常在身有時忽共白雲分君看天外逍遙
物便是山翁身上雲

菊花

為汝花中開最孤詩翁何惜屢
眼渾似傾心向白鬢擊銅鉢時
相娛楊妃只有黃裙在且問風
霜留得無

贈黃魯直

不見故人彌有情一見故人心
眼明忘却問君船住
處夜來清夢遠西城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律詩三十二首

示諸君

古俗今時不用分，只將虛實判澆淳。
養心有要先除偽，入德無難只用真。
此道若從為得路，他岐如往是迷津。
我曹好尚雖迂濶，家愛山天共野人。

妾薄命四首

偷把羅衣裏，淚痕落花江上泣。
青春空將鳳管題，君怨自是蛾眉累。
汝身翠黛不須勻，綠鬢紅膏休更點。
朱唇自然彼此無心妬，猶恐多言巧中人。

春深江浦流暹漲雨後山花落更多舉目未言先有
泪當鐫欲竭不成歌心知自古皆如此事到如今不
奈何莫向文陽樓上望幾人遺恨滿烟波
將身誤今楚王官負却家山事總空枕上無言吟夜
雨花前有泪洒春風假饒醉飽朱門内豈似寒飢漏
屋中更有文君作奔妻爭如寂寞嫁梁鴻
女子思歸事可知我曹何用束吳姬如斯才貌如斯
苦也似賢人被妬時

壘書長句并序

元豐辛酉夏山陽大水太守大夫睢陽李公捍禦

甚力援溺賑飢民賴其賜全活者甚衆蓋公之所
居忠於職分而行其所性然也部以者即以其事
上聞朝廷無東顧之憂先是詔求史最部使者諸
公連名合薦以公應書是為選首及治水事章上
天子尤嘉之至於歎息於是賜壘書慰勉勞問甚
渥蓋西漢故事凡用壘書謂之所衣及公卿有缺
即用所表者補之此孝宣帝所以付牧守而與之
共治卒至於甚盛者也公既為所衣稱士大夫論
議而山陽之人父老子弟所以相告而喜之也公
之客邑人徐積辱在所禮且使之與觀焉於是乎

述重書長句

隨舡父老踏青莎人各持杯柰醉何
謠俗戀恩成太息吟翁樂義合長歌
皆知察物嚴而怒誰似當官正
不阿東漢武威任郡守至今高義聳
我我

瑤真詩二首并序

淮南轉運林公次中所居之府有花一株舊名玉
藥公改曰瑤真即瓊花之本別也瓊亦玉也名其
花者蓋誤矣揚楚二花同為一物而楚花獨得瑤
名也真者天下之良貴也故因物而寓之則存乎
其心者不問可知蓋未嘗不在乎其真也既而

花逐名其館謂山陽學官曰子能賦之否乎於是
得律詩二章其亦庶乎述而賦之也

此花所在宜開館彼玉維瑤合比君每到黃昏成淡
月却臨曉後作團雲人間偽乘何如質物裏孤芳自
勝群應笑馬嵬坡下女太真為號繫黃裙

不知記得瑤林否故國曾陪開苑春色貌易分渾是
正性情雖辨總歸真紅塵世上無雙物白雪宮中第
幾人若問誰何名玉女二般一版靜敵霜神

評慎郎中園木香

仙子霓裳曳紺霞瓊姬仍坐碧雲車誰言十日春歸

去猶有春風在慎家

長春花 五首

誰言造物無偏處獨遣春光任此中
葉裡深藏雲外碧枝頭常借日邊紅
曾陪桃李開時雨仍伴梧桐落後風
費盡主人歌與酒不教閑却賣花翁

一從春色入花來便把春陽不放回
雪圃未容梅獨占霜籬初約菊同開
長生洞裏神仙種萬歲樓前錦繡堆
過盡白駒都不管綠楊紅杏自相催

一謝芳菲更不還誰何嬌步猶盤桓
雖於物態為難有却是時情總易闌
日曛香肌難避暑雪濡粉面亦

禁寒等閑莫使人知處長與詩家醉後看

誰與猩猩血染紅重重疊疊費工夫
應無暴物得和氣自有深根截暖風
每見靈芝三秀了迴着凡艷一時空
如環光景循將遍又到江南梅信通

枝上踈踈花啓房輕綃重錦送為裳
更分深淺兩般色不作尋常一面粧
葦方紅華酒闌艷蘭雖清節亦交香
吟翁未暢先投筆為與東君詠海棠

天下風流無綠楊

天下風流無綠楊半遮粧面出官牆
客醉任鋪紅錦段馬嘶爭繫紫絲韉
上東門外我迴首長樂坡頭誰

斷腸最好春深山下路亂花薰與一身香

誰把閑愁付綠楊

誰把閑愁付綠楊我疑渾是別離腸每教啼鳥呼春色更共平蕪送夕陽山下人行雲慘慘渡頭船去水茫茫高樓亦有思歸客莫望天涯尋故鄉

一生多恨瘦纖纖

一生多恨瘦纖纖盡春華綠試圓十二樓臺寒泊雨九重宮殿煖愁烟城邊放客尋花路溪畔留人載酒船莫向灞陵橋上望白雲流水舊山川

一片花飛減却春

一片花飛減却春共君同作管花人急將步障圍載圃莫使狂風近四隣

問楊柳

我愛風流楊柳枝楊柳如何報我詩落花滿面春風曉借與絲鞭走馬時

白蓮花

水一重重玉一重更無妖色媚西風雖然物外能為素又恐人間只愛紅

野花

一點香心寂寞春牧童歸後更無人誰家庭院栽楊

柳猶自飛花入四鄰

謝人惠梅花

我共梅花情最深左持樽酒右持燈持燈持酒豈辭
倦却是春香不自勝

海棠花并序

海棠花盛於蜀中而秦中者次之蓋其林脩然如
出塵高步俯視衆芳有超群絕類之勢而其花甚
豐其葉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甚都綽約如處女婉
婉如純婦人非若他花冶容不正有可犯之色蓋
花之美者海棠也視其色如淺絳而外英數點如

深胭脂此詩家所以為難狀也余少時嘗為詩屬
有以長春花示余者因為長春詩詩未卒忽念及
此花蓋余秦中時舊物也遂不復為長春而為海
棠花詩云

彼美花兮宜晚春柔姿淑艷是何人十分國色粧頭
淡數點胭脂畫未勻帶雨容開渾是恨出牆頭望恰
如真幾時謫下蓬萊島霞汚仙衣痕尚新

一度相逢一度春不知名姓是何人十分國色粧頭
淡數點胭脂畫未勻好把東皇為上客便堪宋玉作
西隣臨邛道士今何在說與唐宗是太真

別玉女花

辭他玉女難空手酌盡銀瓶醉未休任是職嚴風望峻也須一步一回頭

綠楊二首

綠楊何處不相逢到處伴他花草紅只為人間苦離別更無情緒管春風

且尋綠院朱扉好莫看山前水畔客肌膚瘦盡春風甚更被春風舞不供

柳絮二首

君看青蠶葉開花便棄捐臨風競離別就地忽團圓

孤客正心亂浮雲來馬前灞橋逢杜甫老泪更潸然

又

長條徒自重狂絮去何之禁節穿花樹春江撲酒旗因風無定意着物有閑時謝女何為者深情在雪詩

荷花

池上交加礙釣舡漢宮新妓約三千綠羅枝葉能承露紅玉肌膚不惹煙巫峽已曾縈客夢西施何處擲金錢無人為把秋香惜聊向西風贈此篇

敗荷

有客方笑歌誰人吟敗荷但言為秋惜不道礙舡過

折柄刺芒在亂絲根本多江頭浪如屋今夜柰風何

杏花 二首

窗外花開紅滿枝董生正下讀書帷東風到曉殊無

定今夜清香屬阿誰

一點胭脂淡染腮十分顏色為誰開
燈欲盡書幃

閉猶有清香半夜來

雙頭芍藥 三首

金谷栽培異春皇養育殊一枝輕篋翠雙萼密承朱
根是鴛鴦化生來姊妹俱同行雖有伴並寢總無夫
共鑑勻粧臉偷霞點絳膚東隣與西子謝女共羅敷

解佩還曾否為雲總解無情深難獨步力弱易相扶
卓氏彌傷寡長門愈恨孤鬪誇紅粉面齊着繡羅襦
蓋好歲金屋誰堪作舞姝即須待劉阮家想住秦吳
翠幙渾遮步雕闌並向隅黃金難買笑為爾倒金壺

又

國艷粧成總一般月娥霜女不相干春閨有恨須招
伴夜帳無夫並怯寒誰道煌煒娛沉水去好教劉阮凭
闌看陽臺雲雨如俱解妬寵爭妍有萬端
越艷吳姿總一般嬌鶯之外孰相干雖同交甫江邊
見不似劉郎洞裡看未必解爭春帝寵却應同笑月

寒阿誰能伴詩人醉不惜紅綃與萬端

印孝先生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律詩四十二首

春草

日暖郊前雪盡時，
風吹起綠初齊。
人來花下禽偷避，
客到山前路已迷。
洛邑少年金作彈，
杜陵驕馬玉為蹄。
歌樓酒市無尋處，
踏踏青青日已西。

題紫極宮

不須騎鳳跨鯨鯨，
不訪蓬宮是我曹。
玉笈著書金簡重，
碧牌題字紫垣高。
因思大道開開意，
頓覺浮生事事勞。
一榻清風曾去耳，
畧無塵夢及三刀。

移竹和倪敦復

孫公高義薄千金
顧池邊竹淺深
此物定非今俗
好與公相伴
古人心
但看歲久孤
堅操不為牆間尺
寸陰
正是北窓閑
日陶家無有一張琴

柳上見鴛

楊柳枝頭見
適從何處來
青春三月盡
黃鸝一花開
舊鶯元和識
新鴛近與陪
声声吟得好
未必乏詩才

贈王師鸞鵠

學得能言不自閑
形籠何異網羅間
客來青鑠常遮
面人去長門深閉
閒感物寸腸
絲欲斷
離群雙泪血

猶教如何放我西歸去
骨肉相拋在隴山

舞馬詩并序

唐明皇時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為左右部因謂之
某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者凡數十曲奮首鼓尾
縱橫應節樂工數十人衣淡黃衫文玉帶立於馬
左右前後或施榻一層或令壯士舉一榻而馬舞
於其上又飾其鬃鬣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
玉之類其窮極侈如此余讀唐書意感天寶之亂
於是作舞馬詩云

開元天子太平時
夜舞朝歌意轉迷
綺榻盡容騏驥

足錦衣渾蓋渥泥繞敲盡鼓頭先奮不假金鞭勢
白齊明日梨園翻舊曲范陽戈甲滿西來

題扇十首

儒扇

講罷窮神易吟成泣鬼文心營四海事手握一環雲

道扇

携侍真壇醮搖吟玉笈書函題金鼎訣有盡五雲車

釋扇

把月行松徑將風上竹軒倒持敲磬罷連指佛書言

貞女扇

妾非宋家鄰亦笑巫山神便是楚王來掩面不從人

貞婦扇

笑亦待君掩泣亦待君遮黃金買不見妾貌好如花

粧婦扇

妾貌非不奇行坐自遮面樓上曉粧成樓下無人見

貧女扇

妾有一尺絹已為身上衣自織清溪蒲團團手中持
朝尋麥壠去暮汲水泉歸無人不看妾不使見娥眉

寢婦扇

酒闌歌已闕解佩燈先滅羅帳隔清風玉腕搖明月

雜婦扇

年來不把紫簫吹
玉指摻摻弄素輝
一自征人渡遼去
唯有清風動妾衣

婦扇

已寫共姜誓
仍題督護歌
更無脂粉污
唯有淚痕多

華陽山和查教授五首

衝斷浮雲截斷霞
滿天矛戟競槎牙
日來洞口迴龍馭
月倚風前開桂花
暮雨勢連巫峽遠
春泉流過楚江賒
物靈地怪非凡境
鳳子鸞雛各一家

玉井溫溫浸月華
檜檜松檜聳高牙
半峯已斷人間

路絕頂自開
天上花可恨
白雲吟處起
何堪行路望

中賒怪來得似希夷子
借問如今有幾家

險物背陰彌
御蠹竒峰當午更
呀呀須知南地饒
春色安得比風吹
雪花紫府真人來
最近紅塵俗客到

彌賒因何占得多
陽地莫是南方火帝家

芝似蒿萊玉似沙
馬跡與騶牙
雲橫秦塞妨歸

鴈風過荆州
帶落花遊似赤松人
已絕隱如玄豹事

何賒秦宮女子
今何在好問當時秦漢家

朝隱真風暮隱霞
鸞麟步虎摩牙
崑崙午日冬無

雪池礙南箕
荷有花子欲高眠
浮世外我思長嘯白

雲賒搜寧未必非仙骨况有峯頭玉女家

華山四首

數峯向背隔秦吳看盡名山盡不如秋洒玉漿和沆
瀣夜張雲窟隱蟾蜍鳳迷丹穴來還近羽化紅塵事
總虛何日共君同去看也須閑步也騎驢

一條雲路誰曾到萬丈仙梯也不如好上青雲騎鶴
驚更探明月弄蟾蜍風初定處雲烟合日未中時碧
洞虛山下不須騎駿馬為言行客且乘驢

華陽山仞五千餘便是蒼萊亦未如泉脉無声通渤
澥松梢有韻拂蟾蜍朝逢通客談仙錄夜聽真人習

步虛見說猿猱猛似虎莫教山下養黔驢

諸山偃僕復盤紆唯有三峯勢突如酒母下來乘天
矯藥娥飛去化蟾蜍可為世上殊方樂便覺人間萬
事虛安得往來巖下路不持鞭策駕疲驢

秋山

氣勢不可犯秋從何處通新嵐滴欲盡舊翠洗將空
徒履寒雲裡倚樓殘照中快吟吟不暢長嘯入松風

太華

鎮壓秦衝仞五千蓮薰白日掌捫天旁連少華誠微
類西顧終南只一拳大壑波濤終到海東峯松檜久

凌烟可為梁棟為舟楫一構明堂一濟川

宿山館 十首

下馬開門日已沉旋尋村路乞樵燈隔雲吠去誰家
犬踏月歸來何處僧潭上風生千嶂吼枕前泉落一
床冰呼兒笑問今宵事身在危峰第幾層

且喜破窓明有月不嫌壞壁暗無燈解衣就枕方成
寐渡澗穿林忽焚僧一榻寒雲身卧水半宵急雨竹
敲冰鷄鳴未曉鞭駟去迴顧烟嵐疊萬層

煙蘿斷處初逢舍雲竹疎時忽見燈嶮磴未歸樵鳩
叟破庵已去誦經僧暗龍吟罷庭無月寒猿啼來谷

有冰君看床頭鐵鱗甲雨痕苔暈幾千層

倦客待沽山下酒飢童先上竈頭燈行經怪穴思防
虎坐聽踈鍾欲訪僧手弄一張琴似鐵匣藏三尺劍
如水調高器古無人伴身上煙霞空幾層

好勇不須探虎穴愛竒何用點犀燈當求義路勤行
已休把福田閑問僧一榻靜無塵世物半宵渾似玉
池冰起來題作清心館此去泥污千萬層

龍歸潭面千尋黑虎視林隈兩炬燈執爨正燃吹飯
火乞食恰值寄眠僧倦聽雨後諸崑溜渴憶春前一
片冰卧看滿山紅日曉碧瑤城闕鬱千層

好雲入座邀為伴野火當門借作燈汲水賣來樵舍
婦採芝携去竹溪僧風品暴響聞顛木月幌微明見
斷冰誰信此來無路入敗籬折壁兩三層

厨頭火滅童偷飯梁上巢空鳥避燈入夜更無同舍
客今朝唯有放猿僧樵庵已貯霜前果竹磴猶存臆
後冰誰道煙霄花上處一梯雲級萬餘層

解鞍息馬夜將深倦興貪眠輒廢燈感物忽驚塵世
事談真却憶舊山僧當峰豹寢方潛霧隔澗孤鳴若
渡冰此處不唯饒物怪從來岐路險層層

遠村樵採皆歸舍近澗人煙已上燈黍飯未炊催抹

馬巖羨初孰喜逢僧獸爭食鬪牙磨血鳥近泉棲羽
刷冰若到紅塵人見問不將冰溜結為層

宿溪亭

一榻溪亭直萬錢滿床明月伴閑眠荷花不把教香
惜又逐西風到枕前

過望思臺

昔日姦邪事可哀如今空築望思臺冥冥恨魄何之
去唯有南山暮雨來

望淮亭和君錫并簡敷復二首

澤國茫茫似十洲有情空上夕陽樓可憑流水傳人

意莫遠速山添客愁南浦雪思乘棹往北軒春負插
花遊若論仕宦何非義二子無容說愧羞
烟波何處是汀洲白鳥歸來且下樓木落更隨寒雨
盡山空仍帶夕陽愁詩筒去是蘭亭事客棹來非剡
水遊我問兩人同榜彥仕方行義若為羞

御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律詩四十一首

天都仙三首

甘露洒時黃道通
紺霞環處紫宮嚴
金華未啓瑤臺
曉涿月奔星若一簾

真童列仗嚴如真
誅姦跡令雷風行
俄聞一物不遂
性急傳口詔春陽生

天兵十萬着犀衣
手執金幢踏彩霓
龍共玉麟相次
列群鸞班在鳳回西

早朝仙三首



紫瑤闕上煙霞曉赤玉階前劍佩齊十二金童傳詔
罷雲冠星弁一時低
紫府真人朝玉京三千玉版先進名叩頭欲跪紫煙
合但聞玉佩玲瓏聲
閨闈雲深未啓閑霓衣夾道已成班須臾特詔仙官
入日月諸星共放還

朝迴仙

恣恣朝罷九重天便按蓬萊御紫烟
趨得蟠桃花下宴鼓籌諸部約三千

文仙

紫微詔詰都經手東瀛圖書盡在家何日再遊群玉
府吟憲依舊鎖烟霞

武仙

冠佩嚴嚴坐絳雲環兵列仗是何人
諸仙稟命群靈肅玉冊金符盡在身

富仙

碧霞樓上常先曉白玉宮中愛早寒
亂一蕊成池浴鳳渾金削就棟栳鸞

貧仙

莫恠先生身上貧眼看斗物似浮雲
房中除却琴棋

後更有門前鶴一群

貴仙

鳳節霓旌擁萬神
五雲車騎駕龍麟
腰間獨佩黃金錄
元是瑤宮第一人

吟仙

金編誦處無人見
玉洞題時有鳳知
昨夜忽然何處去
月中吟就白雲詩

醉仙

曾共諸仙宴紫微
金鍾插羽疾於飛
醉魂已望三山去
猶整華冠齊羽衣

醉起仙

佩環聲動出金華
鳳引鸞隨入絳霞
行到瑤臺雲路狹
側身趨避玉妃車

廉仙

人間日月分庭過
天外星河入戶流
是物化金無所用
滿田種玉不曾收

寡欲仙

膝上橫琴鶴在傍
白雲衣共白雲裳
夜深閑卧南窓月
更有清風共一床

地仙

瑤臺紫府都歸夢碧洞紅塵總是家蓬島有時來問
信桃源無處不開花

玉妃

琳琅宮殿本無塵猶跨青鸞踏紫雲怪得曉來天色
淡海霞都在玉妃裙

麻姑二首

折盡青林多少花麻姑却在蔡經家瑤臺好醉無人
醉鳳怨鸞棲空暮霞
不道風塵良苦辛却停仙仗醉紅塵青鸞一去無消
息只被麻姑誤殺人

閑仙

先生坐時雲滿裳先生卧時雲滿床白雲終日自來
去若比先生雲尚忙

碁仙

壺中白日何曾夜洞裏桃花別是春一局閑碁猶未
了坐中老却採樵人

夜宴仙二首

閭闔宮中夜宴閑手揮明月坐瑤臺不教偷藥姮娥
到却放投壺玉女來

明月宮中夜宴多坐中齊唱白雲歌瑤環玉珮三千

女不着人間俗綺羅

困仙

洞中一覺春風夢落盡桃源萬樹花竈上丹砂尋不見騎鶴誤入阿誰家

浴仙

玉佩珠襦自辟塵瑤池浴罷卧紅雲指揮莫放香波去留與龍兒并鳳群

詩酒仙二首

玉譜天書金版字桂花濃釀碧霞漿無人敢與為詩敵有客時來覓酒嘗

閑雲淡月為詩態春日春風是酒客玉女爭求新樂府金童時獻碧瑤鐘

太平仙

誰知我是太平仙歌罷浮雲笑暮烟更倚玉樓吟樂府斷虹消盡月明天

贈別仙

平日忠言薄萬金此時何惜贈君行好名不是真人事莫向人間留姓名

雪仙

九重天路忽難通誰與傳書寄閬風鶴馭三千無處

覓銀潢萬丈一時空

望仙

好雲消盡鶴空來一去麻姑更不迴紫府路從何處
去碧桃花向夢中開

無妄仙

清風窗外雲初去明月池中鶴自還春色一簾閑睡
過瑤花落盡不抽閑

希夷仙 二首

白雲夫子跡希夷碧玉窓中下絳帷皓首勒成書萬
帙病鴛偷見鶴偷知

紅塵舊學今雖廢紫府新書近已齊三十六仙俱不
見玉函金鎖印龍泥

悟仙

昔日聞人說上清如今高步太元庭有時却憶紅塵
事恰似夢回并酒醒

惡偽仙

本希上聖忘言學傍來南華寓意書去偽即真雖有
道未知人意自何如

劍仙

此劍曾將赤霄倚雲雷欲戰秋風起携下赤霄磨玉

山玉山色變龍蛇寒霜飛浪活河漢精星辰日月分
光明天生神物不可犯曾向人間誅不平玉龍不死
常在腰一抃血腥猶未消莫教望見延平水待與天
地除凶妖

水仙四首

曾乘秋浪泛銀河後盡雨雲恣浩歌明月一環來拂
面玉龍十萬總隨波

天上瑤池為別館海關金闕是離宮徐行按盡烟波
國高步却來雲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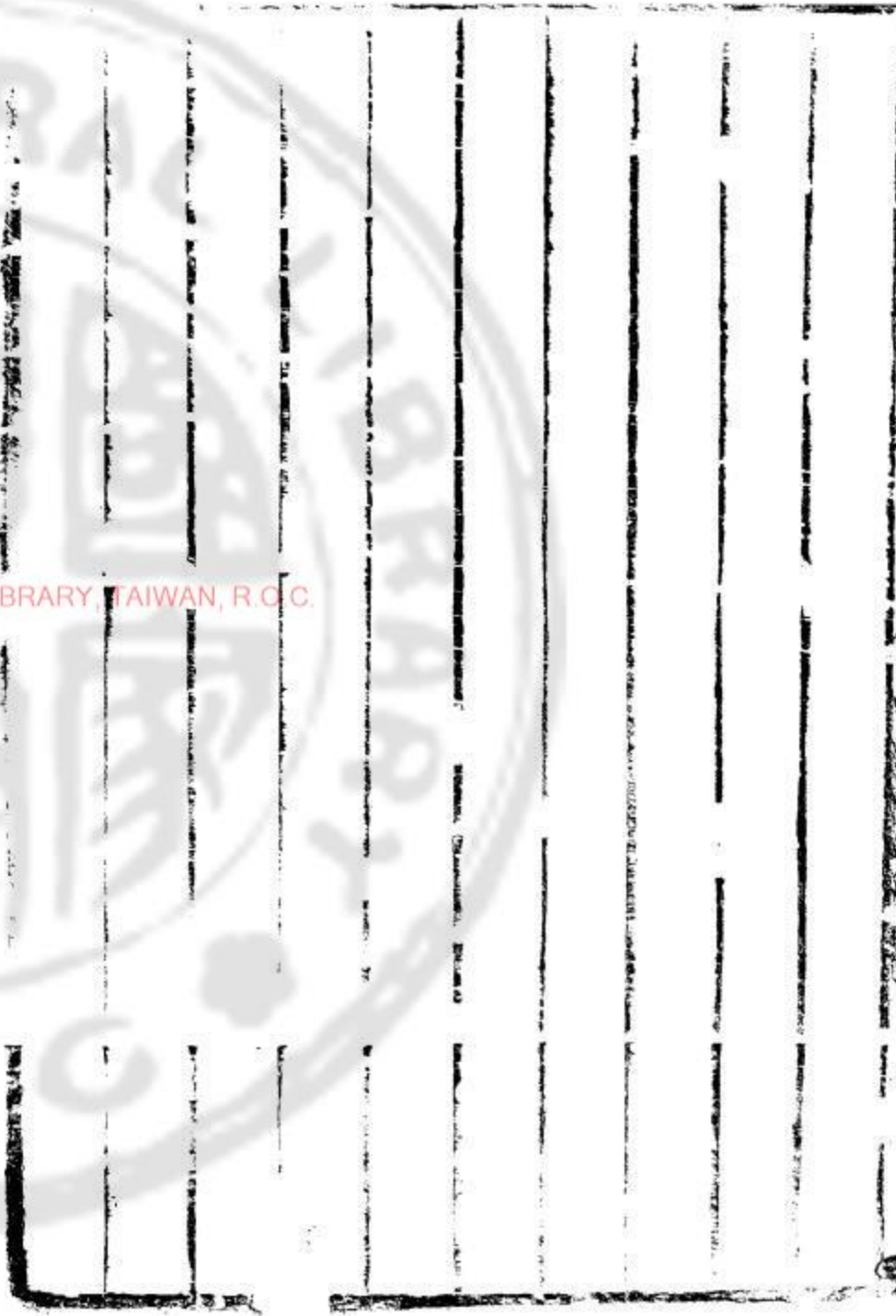
昨夜曾游洛女家自知此處勝烟霞四禽更按湘妃

曲醉踏烟波弄月華

龍馭曾遊絳水霞回來却坐赤鯨車夜深止解雙珠
珮莫點犀燈照我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律詩三十七首

無累仙

塵世紛紛總是空
花開花落幾時窮
有人若問烟霞事
我是逍遙無累翁

笑仙

天上人間自不同
莫將澆俗比真風
真風大抵無今古
萬事都來一笑中

憂仙

我是真人何所憂
所憂世俗好多求
相謀相詐何時

了一笑一啼無口休

閔仙

禍福之來本自求世人聞語不回頭但知自快身
前欲不道永為身後羞

又水仙四首

紫金沙路明珠闕浴罷龍兒洗明月待來人世等
麻姑只被塵埃汙羅襪

為買蟠桃海上花明珠滿載玉龍車蓬山諸子須
相問笑指烟波是我家

我是江湖都一掬海水雖深不濡足待教平地產
明珠

但恐人更多欲

伍子波濤空森然至今猶有不平言屈原褊淺尤
多忿但恐有時來訴冤

勞仙

朝採藥暮採藥踏盡閑雲一雙脚出一山入一山
先生如此何時閑有時兩脚不出戶不煉黃金即煉
丹先生手足已勞苦一心欲把河沙數却笑閑仙無
所為閑仙端坐亦相嗤大鄰世事亦如此相笑相非
無盡時

宴仙

紫瑤樓上宴真人
膾炙鯨鮪脯是麟
醉倒玉妃何處
去烟霞迎步鶴隨身

晨起仙

帳外雙童持劍履
一榻紅雲睡初起
滿面清風漱月
華瑤樂更挹明河水

童仙

憶昔為兒跨竹梢
誰何傳與太平謠
如今羽化已千
載綠鬢朱顏更不凋

老仙

脚踏青雲身已老
訪道修具恨不早
曾見商周全盛

時不及唐虞古風好

飽仙

誰道真人能辟穀
先生每食無餘肉
隣家便是忍飢
仙餬口之糧猶不足

飢仙

糧雖不足氣常充
直是根源久是功
真久不惟能養
氣幽明亦可感而通

茶仙

賜得龍田不種花
自携瑤水灌烟霞
誰將玉樹雙枝
換只得春前一寸芽

狂仙

香枝灑面瑤池水霞艷裝木闌苑花一半是狂兼是
醉急教扶去卧烟霞

迷路仙

當時採藥因迷路平上青雲不用梯却似人間行路
者醉魂春夢至今迷

賣藥仙

蹄涔蟻垤何須較芳草浮雲事可知曾向人間問賣
藥塵埃滿眼看兒嬉

無知仙

為向平時尋古風幅巾芒履走塵中俗人不識烟霞
客喚作無知賣藥翁

飛仙二首

不用駮鴛不御風騰身拖袂便乘空方從碧海游三
島却駕烟霞上紫宮
十萬里餘都一息須知此道非人力有時閑望玉山
游鳶鳳滿天追不得

謫仙二首

曾宴巫山十二峯歸來謫下廣寒宮如今已得瑤環
賜便揖浮丘騎玉虹

自脫霓裳辭玉闥玉符金字謫人間
人間雖與烟霞隔醉夢吟竟自往還

忘憂仙

鳥不曾喧獸不爭
鳶歌鳳舞碧瑤城
群童盡唱忘憂曲也似人間樂太平

力仙二首

崆峒道人良多識
易以真為難以力
豈無群聖可相師
亦有一篇言道德
挾虎搏蛟良有力
扼斷鯨咽批豹額
虎豹雖獒却易防
蝼蟻口中藏劍戟

急仙

但把真聲吹鼓箏
鳳來鳳去不須招
浮槎河上無徒涉
種玉田中莫攄苗

慢仙

急仙燒煉日盈罐
慢仙十日未能半
一人賣藥走不停
一人得金不肯換

又雪仙二首

華蓋車前龍步滑
紫微垣上鳳巢寒
一時掃下塵泥去
却入漢家盛露槃
人間多是苦寒飢
短褐踈衾正弊時
欲把霞衣都覆

蓋却辭玉女宴瑤池

求仙

神仙不知真自無其術可圖不可圖得之不得存乎
命躁不以命良可吁愚夫忘欲乘所愛父母無子妻
無夫本求長生不死術天厭所壽殘厥軀

玉霞弟子

玉霞弟子非無學金籙名仙亦有才却作左慈筵上
術誰將酒脯盡携來

藐仙

藐哉小哉其奈何牛蹄之水一泓多若是膏中能自

兼大源巨派傾洪河

竒仙

竒哉竒哉有此仙宵中廣大可容天深莫側兮高可
仰滄浪之水太山巔

不可知

歌謠纔作彩衣童策杖俄為白髮翁走遍紅塵人莫
問先生意在不言中

莫回頭

薄夫用意終歸險更有鄉原事可羞多少古人遺恨
在紅塵岐路莫回頭

無奈何

我曹意者非忘物自是為仙無奈何海水玩來如股
掌人心難處甚風波

無奈何兮無奈何失之哀兮得之歌巧拙其間不容
寸得失相去能幾何

謫仙

我是蓬萊山上客暫到人間管春色謝家池館聳吟
魂卓氏酒壚閑醉魄人間春色將奈何湫湫灩灩濃
如波歸來說與秦玉女麻姑偷去唱為歌

勸君仙

勸君莫折楊柳枝枝無根本任風吹勸君莫愛水中
萍萍隨流水何時停莫愛春風山上草纔到秋風便
吹了更有籬邊紅槿花朝來錦繡暮泥窪不似茅庵
水上家碧芳門徑白汀沙兩眼僅分鷗與鷓口無巧
語心無邪不但無邪兼寡欲釣得一魚心便是漁衣
便是岸頭莎釣竿自種籬邊竹

龍仙

雲是口中氣雨是口中沫口中噓吸酒更間天下焦
枯一時活

鳳仙

百尺樓頭鳳一群聲如韶濩羽如雲開口一鳴天路
白六龍馳上海之濱

鸞

吹簫臺上曾歌舞留住秦雲伴秦女近來長趁紫宸
朝麟鳳肩隨龍接武

鶴

任教雞鶩爭糠粃脫身一舉三千里如今直入鳳凰
池口啄琅玕飲瑤水舊群流落在人間為趁稻梁飛
不起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律詩三十四首

清虛臺題華州崔氏園

名園自郊谷何況築高臺
酷暑未嘗到清風長自來
雲嵐瞰山罅煙水近池隈
誰更將松竹簾簾森四面
栽華州太守花園

南園花謝北園開紅拂欄干翠拂苔
却是梧桐且栽取丹山相次鳳凰來

送李守

莫說真州南畔路楚望亭南路已遙
只可寄聲來見

問更難折簡去相招船頭何處逢秋水山下誰家把
酒瓢且趁潮行急搖舫到江州後更無潮癸亥六月
十三日與朱五機坐間得此到江後更無潮一句其夕枕
上成篇也

擬和御製賞花釣魚

禁苑千花一夜開祥烟深處翠華來重輪日色輝天
步萬歲山聲薦壽杯魚躍靈池初浩渺鳳巢阿閣正
徘徊姚虞臣主方賡唱逢尊儒生願竊陪

舞

十幅華綉通畫堂仙家催東寧霓衣一雙舞袖鸞凰

勢滿院春風羅綺香巫峽朝雲無定意漢濱珠珮雜
鳴璫歌聲未罷全無力歸去重關泣暈粧

錢塘江潮二首

獨汎豈從天漢墜千濤爭趁海波還齊聲怒過轟雷
鼓亂沫噴來碎玉山塵土刮開心目外水霜留在骨
毛間君看江上潮平後恰似魚龍戰鬪閑

滄溟幾道入江淮此獨奇哉復怪哉風雨初隨霜練
起雷霆俄送雪山來豈無海物齊驅過亦似神兵合
陣迴君向西湖亭上看杭州不信有塵埃

秋水

水與秋月色清無一點
寂有情山共遠無恨日初斜
鷺下沉寒葦鴈空遺
暖沙旋將堤畔木學泛斗邊槎

題東軒二首

我有東軒景喜君為此行
一如曠野外四面好風生
但見雲連樹不知山是城
重來如有約秋水夕陽明

又

我家東畔好凭欄
柳一林邊水一灣
城下人烟都似野
城頭雲樹恰如山

中秋月二首

青女霜華夜不收
一天如掃月如流
素娥奔去已千

古狡兔隱來還幾秋
冷逼蚊雷聲徙息
光摧螢火色何幽
塵埃兩眼洗不淨
安得凌雲萬丈樓

珠箔珊珊掛王鈞
金梯軋軋倚紅樓
桂搖團影上層漢
桐墜踈陰纔半秋
萬頃玉田和露白
一環瑤水帶霜流
何人獨向繡幃泣
燭淚淋漓香篆幽

九月九六首

九日一首上煩

運使殿院一笑并酬酒
伴賢閑之句林旦次中

九日諸公欲上山
淮東病叟正閑閑
如後酒伴無慙色
儻論賢才即汗顏
適載巨庖尋陋巷
仍封大軸委

樵閔不知我是扶犁手玉樹成林盡許攀

又何必一首白賦也

何必南山與北山此心非獨此時閑手持白酒為常
事頭帶黃華是強顏醉後浩歌來就榻醒時清嘯起
抽閑誰人遺我明霞曲聲在赤霄無處攀

又有人一首再酬

運使殿院吟筒之句

有人才思聳如山已燕淮亭未肯閑親載綠醺温病
骨更歌白雪慰蒼顏老憑書几猶操筆暮等吟筒正
啓閑两手塵泥俱滌盡金莖玉露我須攀

又相家一首上卷

太守公一笑輒借劉伶事以奉老氏之教又借陶

潛事上謝明日之燕所以煩公一再笑也公蜀人

也蓮峯繡嶺即其秦使往來之道是以為公賦之

公既感之矣吟哦西望能不依依乎程守諱之元

相家賓客正尋山劉子巖身盡日閑忽為著書驚晚

節更因把菊覺衰顏白衣來緩思沽酒繡嶺登高焚

入閑最好蓮華峯上路藤條葛蔓手齊攀蓮花繡嶺

在閑中往閑中謂之入閑往閑西謂之出閑蓮華峯五

千仞登峯者須攀藤挽葛繡嶺宮在長臨潼縣望之如

繡也

又堂堂一首上煩

通理朝奉一笑所以酬交鋒持壇之句如賜一再觀即一再笑至於撫掌也蓋其力盡辭窮緣大句而變為此章也

堂堂兵陣列如山羽檄交飛勢未閑敵國正強無備處我師潛遁若為顏已張火炬嚴刁斗更使轅門置鐵關欲就將軍送降款金城萬雉莫能攀
又不是一首上煩

通使殿院一笑用琴帶事以酬稽阮之句也公詩

不來數日矣故用武侯強伏事也迺今日於簡復來故用秦人開關事也諸公各以詩來四面受敵師老兵疲困於奔命以其所備者多也故有遁逃之句也復可一再笑也所謂驚坐客者是陳孟公也短篇小章猶足以為孟公邪公可復觀之可復可呵一大笑也詩者吾家之鼓吹也引聲吟我無一事能于其間亦復時自笑也詩中之趣公可自得迺信筆及此

不是妻孥湏入山著書未得片時閑琴逢嵇叔難施手嘯比孫登合覩顏幾日偃旗兼卧鼓今朝延敵又

開關我師欲遁無歸路嚴壘如雲試一攀

除夜四首

春意忽忽又欲還一年都似片時間青雲有路終須到白日無情不響閑任老豈妨修古道更貧未肯憶深山明朝獻壽何為祝長著班衣奉母顏

但得文章與道深年來年去不關心幾時上得青雲後兩鬢從教白髮侵匣內深藏三尺劍樽前獨抱一張琴辭高調古彈將曉待倩春風聽此音

一燈高照草堂中大笑高歌送歲窮柳色花光將屬我雪寒霜凜更相攻銅壺漏促三更盡白玉樽深一

醕空待到平明無別事只將詩句贈春風

前日慈闈獻壽觥為親歌詠祝長生被君翻作陽春曲却使巴人和不成

喜雨上山陽守

山陽太守奉吏書盡束行裝載軸艫已有仁風為惠愛更留甘雨活焦枯稅墜帶溜蒼苗奮麥隴歲烟緝穎敷看取北郊臨去日爭先獻酒是農夫

詠雪

雪者陰之類大寒之所為於人無暖意着物有消時萬草若相畏孤松亦自持閑堦不須掃日照與風吹

答雪

一夜寒聲夢不成
讀書燈暗雪窗明
起來待唱巴人曲
問得陽春第一聲

春雪二首

天上星榆一夜彫
曉風吹緊下層霄
溪頭岸狹流應漲
簾外春寒到不消
數騎急投村墅宿
幾人忙奔酒家謠
登高望遍東城路
又領詩兵戰寂寥

雪滿東風只到關
西飛還不到長安
鷺翹孤白精神健
鶯飲黃金羽翼寒
遠嶺玉迷樵木徑
晚溪水壓釣魚竿
隴頭鼓腹謳吟者
但向深秋前後看

雪中書事

聞道西家高捲簾
昂頭吟笑雪花天
東家正泛一杯酒
北望孀親夜不眠

秋風

萬物已衰歇
乾坤正沈寥
數聲何處起
萬竅一時號
好木望君惜
殘蓬任汝飄
霜空靜如掃
努力助飛鷗

秋雲

淡似秋河水
濃於春塢煙
隴頭寒塞鴈
峽外晚江天
忽斷月華墜
乍明虹影連
西風休強管
飛勢自翩翩

樵家

隣叟是耕漁怡然只自如
草迷春徑狹雀噪晚籬踈
自向林泉慣翻嫌市井居
兒童盡樵採斗粟亦無餘

村家

堦前生蔓草門外是多岐
老叟行無伴兒童飽自嬉
鷓鴣群巢衆樹狐迹過踈籬
不肯勤耕耨豐凶為有時

漁者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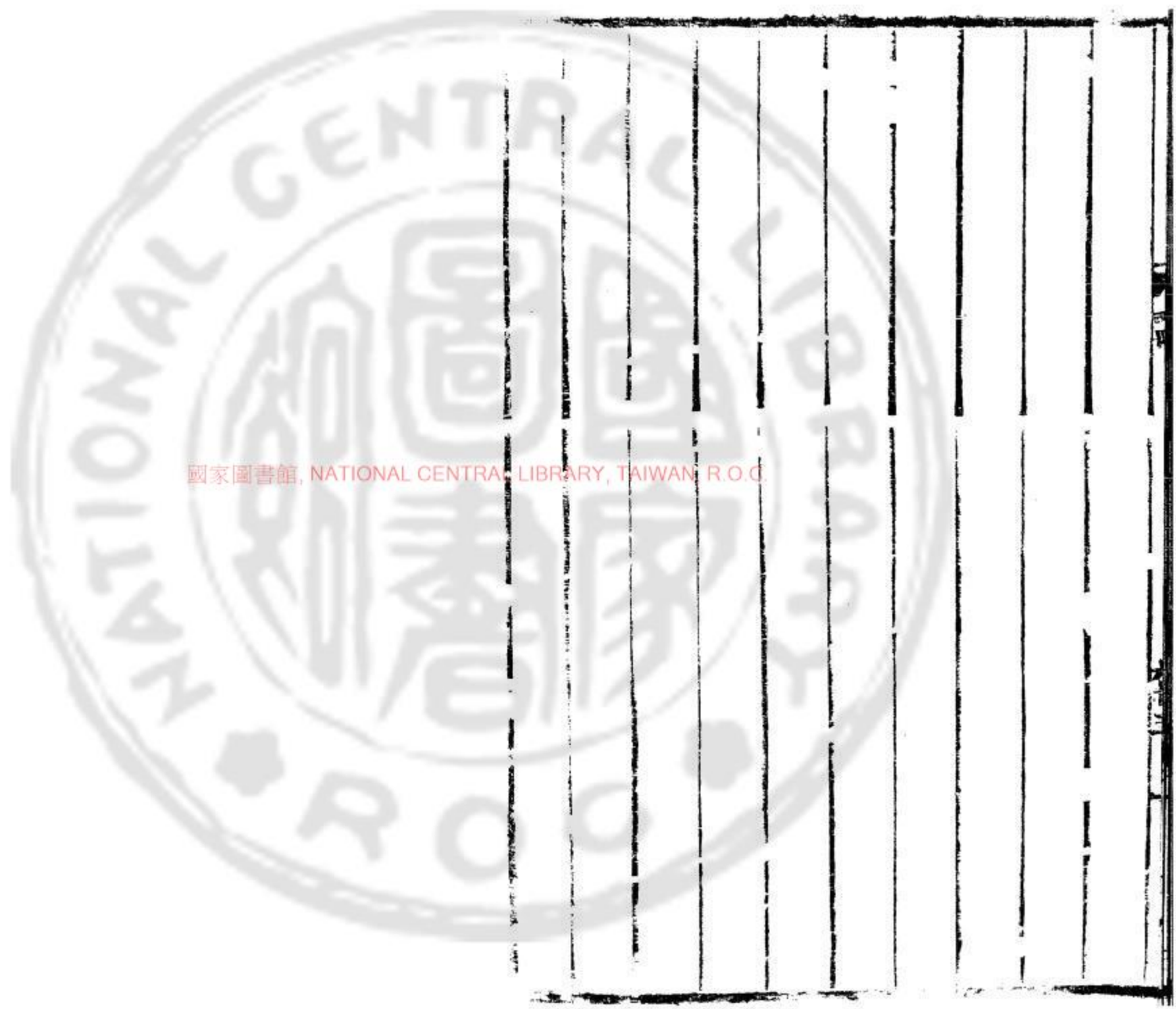
枯笠搖風雪滿衣年年辛苦事
漁磯有時釣得鱣鯨
上又被行人買得歸

家住前村蘆葦中一生無事是漁翁
眼看波浪如平地身向江湖若斷蓬
小艇醉眠寒夜雨短帆閑掛夕

陽風營營市井應相笑不道錐刀盡是空

織女

此身非不愛羅衣月
曉霜寒不下
機織得羅成還不
着賣錢買得素絲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律詩三十一首

雪十首

淮上飛花正皓然日車月御欲停鞭
千形凜凜如無地一片蒼蒼忽露天
洞口似迷山路處斗間疑泛海
槎年長瓢酒挹雲泉
醪大軸詩題錦水
牋僧舍手杯留
莫茗漁庵餅貯借烹鮮
喜餘稻稼投饑冢
慚乏綈袍贈凍肩
白裡好張紅步障
猛中宜擺絳戎旃
掃開寥廓憑風帚
扶去紛紛憶劍僊
獵火正燃雪有焰
旅庖何在突無烟
繡慢未應門外同袁子
曾買汙萊數

畝田

君看飛雪競翩翩雲將爭驅正着鞭人望已窮殘
後物華兼值早梅天招沽北榭輸平日走馬西州憶
少年漏屋旋消濡弊榻破窗穿過濕餘歲蹄涔易見
真窪滿糞土難辭偽色鮮席戶冷灰人剛迹朱門熱
灸客摩肩紛紛萬事還如此寂寂幽懷盡舍旃流水
明中爭趁月斷鴻深處獨藏仙誰家漁棹空聞笛何
處樵村只見烟暈好耕農相賀了牛衣醉卧夕陽田

又

侯歟諸祠方徹奠張車回五駿既按鞭雲如大練

生淮浦雪似繁星落楚天有客弄花知樂歲何人
物惜流年南城病僕惟沽酒西郭詩章但買殘隱伏
急因明處見垢汙多自夜來鮮傭將糶穀絕糊口拾
去濡薪未息肩白面鞦韆紅錦臂烏山圍獸赤繒旂
却燃燈坐疑為夢欲上樓看恐有仙玉鏡臺前侵皓
月碧紗窓外弄青烟樹頭遠有鷓鴣棲否船是寒沙水

畔田

諸少逸駕追無前我乘駑馬持短鞭更添一老愛白
雪翻漫但開兩眼尋青天詩中戈矛欲揮我君家柏
仲空忘手握筆吟哦有裂管倒囊抖擻無遺殘誰知

群形消即露却還本質汗與鮮田廬有蓬蒿塞戶樵
衣無布堪補肩群見上壠窮且牧豕成曝日旗與旂
人間安得真洞府空中失脚飛神仙明月隨來會星
弁白雲迎去升紫臺溪灣留下斷虹卧山陰亦有玲

瓏田

一夜五官星茫然投壺笑電揮赤鞭何物變為淮上
雪餘花散入江南天東家乞火濕稚子西鄰賒酒娛
高年樵翁頭上空戴月漁父手中帆卷成庚子貞家
但尋菜飽通直輩彌於鮮卞郎方弄斲杯杓浙畔已
亡羊髀肩當門正好張故席隔籬可笑窺華旃景

珊珊上樓珮恰如冉冉升空仙牽牛童思飲河漢扶
犁老子耕雲壘漫翁何處拾瑤草自有梅花大庾田

又

江西詞客休刺船馬上俊即休弄鞭且看滿城花落
地恰如窮谷曉時天松林獨幹凌堅操麥壠踈毛白
少年尖信宜將筒護紙鴻書須用帛為成月中兩艷
非投暗物裡千形不較鮮最好一環圍井口有時教
點露山肩紛來上相揮長塵側云諸卿蔽曲旃水畔
誰為佩珠女車中人是行雲仙吟裁笛竹清梅瘦忽
爨琴桐濕更垂近日無錢酬酒媪且教借賣漫翁田

又

昨曾夢看六龍洲鶴御驚回墜曉鞭萬頃落花春晚
後一床清水月明天門無黃雀張羅地室有玄熊應
夢年入竹好鳴寒玉珮寄梅兼附白雲殘楊妃綉段
披方穩李逸烏紗畏更鮮避色莫投粧婦指弄香酒
撲舞蛾肩群鳥巢過巢無樹一免奔歸獵有旃溪叟
正如翹葦鷺山翁彌似出塵仙僧簷鳥伺齋餘飯客
電猶棲爨後菴且報漫翁來掘壁牆間便是我家田

又

吟懷忽共雪紛然罪逆餘骸自可鞭罔極之恩無報

日雞平所感欲呼天身騎驥衰成童歲手握撥撥
卅年三醕吟語將及斗一揮罪筆恰盈歲當時節束
頭毛綠今日衣濡背血鮮楚泮師儒新覲目秦閔父
老舊隨肩中心但比孤青檜外物無庸大赤旃每指
多圖為醜毒自言寡慾即神仙房中得子眠溫席突
外從人笑冷煙以此終身慰泉壤不須問舍與求田
又

荀翁猶慕李膺賢漫更當車我執鞭轅下兩驂將逐
驥牆間一穴欲窺天兵鋒甚銳逢今日鉄陣橫行記
昔年將鉞揮金何用劍檄書揮羽不須戩勇騎龍子

神彌俊笑扼犀吭血正鮮一鼓已輸元帥手雙矛將
解敵人肩我徒北首思投甲子使西來約卷旃自是
見羸謀餌虜却云養氣欲希仙已嚴軍令除添竈但
恐師期忽舉煙設若渝盟相掩襲衝車突騎占平田

又

團團蘚暈埋青錢稍稍竹樹藏緝鞭鷓鴣覆水魚沉
淵罟罾蔽地禽冲天梅房處女鶯坐禪草頭稚子私
耆年浮光飛沫人游川斜行大字鴻書戲壯士可論
持守堅美人休說容華鮮乞餘之夫尤慕籜附炎之
子彌脇肩穿花走馬錦藏韞世雲閣武車張旃號婁

滿路空遺鈿陳妃倚闌真神山有人情似山中泉其
情濃如春深煙留下斷芦雲衰篇長令雪滿淮之田

偶述

寂然閑地好絃歌胸中森森萬仞戈自道壯圖終有
用未知時事竟如何千金似糞無心願一劍如霜為
國磨吟輒廢眠詩骨瘦酒能消思醉顏酡起登夜閣
來明月笑倚寒山望太阿誰道吾儒無壯士蘭生功
烈勝廉頗

催粧二首

魯巷予方樂秦樓子幸俱所期為列女應不訕庸夫

野叟田無壁仙娥佩有珠
鷺歌迎弄玉麟脯宴麻姑
自是閨中秀何煩臉上朱
君看閨風客親駕五雲車

又

行事從來號澗迂
酒間詩興便豪掬
盧公誤妾平生事
嫁得東臯卧草夫

錦被堆

春風蕭索為誰張
日煖仍燠百和香
遮處好將羅作帳
櫬來堪用玉為床
風吹亂展文君宅
月下還鋪宋玉墻
好向謝家池上種
綠波深蓋鴛鴦

神宗皇帝挽詞

顧託艱難後宮城
晝閉閔師屯五校
肅日馭六龍
閑易貯金莖
露難尋玉府
山裕陵人散後
猶望白雲間

又

啓殯龍輻動森森鳳翼移
迎神帳殿遠背闕梓官遲
日慘河山路草枯霜霰時
綵庭覺蕩洒應誦藁我詩
代人進太皇挽詞 兼奉

臣某言得本道進奏官報太皇太后靈駕某月某日發引者太皇以憂勤損壽主上以諒陰不言事有司存舉無墜典中謝伏以
大行太皇太后以太母之尊攝本朝之政扶持大業擁佑聖躬心至公

而貫乎鬼神德甚盛而格乎上下物皆受賜事有
成功奄弃明時側承遺誥陛下以嫡孫之義而持
重以聖人之孝而因心行已過哀動皆得禮外雖
聽政內服通喪奉几進於晨昏盡用山陵之制度
兼塗啓殯日月有期儀仗所施吉凶皆備至於靈
輿發引挽士哀歌曲盡上心無遺一物臣官雖補
外乎寔由中不惟螻蟻之微敢貢剪荒之語

九載憂勤事傾心為繼明手扶天柱起身御日車行
大業真無負全功定有成生民正歌舞萬丈玉山傾

又

絳節排山仗珠襦換玉衣不乘黃鶴去即御赤鸞飛
受謚心無媿朝真德有輝太元庭止客聞義亦歎歎

又

一自姬周後難乎有此才明將照幽隱澤欲被蒿萊
外屬私恩絕本朝公道開勒銘何處好嵩嶽鬱崔嵬

又

玉殿散官啓龍輜叩陛初嚴兵猶警夜列仗已當車
路指新陵闕窗留舊簡書移班近東處風月一簾虛

又

導騎鳴鞭去魂車恋闕遲梓宮何處宿幄殿夕陽曠

天上有名姓人間無路岐三泉深百尺神御復何之

閻侍士挽詞

可惜方剛士平生氣貌嚴有朋撥白首無路弔蒼生
地下新增德人間故養恬儒林與孝友二傳子須添

又

一雙龍蛇後難尋博士星所居城見月仍用柏為庭
白馬車齊送苗官戶永扃松陵今夜客慟哭入冥冥

苗戶部挽詞

雖負文場志何慚國士風王廷曾抗論廟鼎合銘功
玉樹埋平地朱霞落半空故人遺嘆在秋後有鷺鴻

又

已矣公歸矣哀哉逝柩何黃宮無處樂玄冕有誰歌
南越生祠久東川畫像多孤窮親黨在共立碣嵯峨

林漕挽詞

國士青雲器儒林抱余羽儀丹穴鳳頭角劍津龍
玉筍班雖貴皇華以愈恭人亡其政在尚可訪遺踪

又

焚無回處履履土相火幾時逢白日萬事付哀鈴
畫裏行須緩黃宮到便兩松陵詩莫和慟哭不堪聽

蔡學士挽詞

斗分星孤隕虞虞
世德元明後家
不還金龍拋使節玉筍誤朝班
海間國功圖未卒歸老負江山

又

余也雖亡矣但須
遠思歸流水高風
如此墳朝中尋故事江外訪遺文
可白雲忠魂在斯否義亦不忘君

又

舊業儒編富新裝
義與人心在名須
素空潔身辭白日隨樞載清風
水窮諸山同峴首有子勝羊公

又

且止明旌住玄堂
叩閉關素絲蒙樞往白壘洗車還

身後千詩在生前萬事閑松陵哀怨客來弔自湖山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挽詞

蘇子瞻挽詞

起起公終矣斯文將奈何
新書傳異域舊隱寄東坡
直道謀身少孤忠為國多
死生公論在高義山峨峨

又

白玉棺無價青囊葬有書
奔星來啓路走電去隨車
官是修文號人同上行履
峨嶺山下客誰是跨鯨魚

蹇侍即挽詞

舊德朝之望平生勇所為
赤心逢誼主皓首棄明時

路入皇宮近誰將畫翼移有人誰欲絕莫誦羨我詩

又

一闕玄堂後更分明與幽雖辭白日去不忘錦江遊
古繪蒼顏在孤雲壯氣收文章如可訪遣使入西州

楊集賢挽詞

彼美朝之望光終不較年醇風隨入地義氣去凌烟
身後人人慕生前事事賢故交貧與賤沉痛欲呼天

又

門靜車声歇庭虛燕几閑芸籤新汗簡玉筍舊清班
事寄浮雲外身徒大夢間復為長夜寢慟哭八玄關

韋侍郎挽詞

徹殯哀鈴動蒙棺素幣舒明旌先啓路畫翼側隨車
長夜玄堂近平生燕坐正須丸泉戶闔挽紼且徐徐

又

野水鶴猶回舊山雲不歸不歸將柰何但恐雲無依
公是吳中老吳人愛公好公好不來歸淚濕江邊草

林殿院挽詞

吁嗟人子而有斯人以義為質子以剛守身內明白
而外昭哲子氣貌甚真動則不苟子可使之為國可
使之為民使之為國子取義舍生使之論事子傾出

赤心世方好柔子我方剛彼為棘下駒我方鷹揚
彼作威之臣人莫敢當我方藐視兮直攻其彊彼作
福之臣兮身煎牛羊羅列酒漿我方折其七箸兮覆
杯而不嘗以甘易苦子自以為常以退為進子如寢
諸林所往所居不察刀筆者害兮簿書有蔽隱必露
兮伏必發照姦膽子破姦穴小姦積念兮五藏欲裂
大姦睚眦兮其皆有血口且欲吞兮齒且欲齧何誣
之不誣何說嗟兮修兮三寸之舌顏淵偷飯曾參聞
殺慈母投杼子其誰不信所賴公明兮得無悔吝夫
何不幸兮人之云亡誰司可命兮付與之不長揭丹

子歸晉 彊望江湖子歸故鄉太行山上秋風起度
浮梁子盟 泮水符離東畔更淒涼山陽猶有舊窓
吳人俱望 楊子江素車白馬迎道旁故人亦有孤與
孀更憂公 歲寒無裳洞庭橘柚正青黃鱸魚膾美尊
羹香且饒 哀鈴送酒觴一辭白日掩玄堂玄堂一掩
難開扁夜 復夜子何時停負高才子成鬱鬱揭高義
子徒冥冥 一心在子湖水清萬事空子山月明悲慟
處是松陵 雲慘子鳥哀鳴念骨肉子推心形鬢鬢斑
子涕縱橫

審倅挽詞

人生如逆旅來去何容易對面正談笑轉頭成夢寐
傷我素上書已矣胸中事義不復駕驥洒盡辭筆淚

又

記得高山否滄東非所歸誰迎去冕去首趨白雲飛
泣盡孤兒血空遺舊日衣容州公真去此地故人稀

又

平生富情義至死不寐悔更無桃李果惟存銀魚佩
一家將奈何九子尚無配竟子且勿憂幸存山公在
山公乃大 實業公也

李山儀說詞

一從洪井到處州見說洪人總泪流本望聖朝令久
任若論明吏合封侯高才所至都無事厚德于今可
鎮浮故作此詩傳野史不須銘記掩諸幽

哭張六并序

張六子莊死矣十一月十二日夜四更時積用素
服望其所居哭之哭且為詩明三涕泣以書使孤
甥老老致于柩前嗚呼哀哉

欲視目已瞑欲語口已噤欲動肉已寒欲書手已硬
惟有心上熱惟存心中悲此熱頃臆史間此悲無休時
所悲孤兒寒所悲孤兒饑苦苦後苦苦此悲遂入土

括陳顧挽詞

魚有所歸鳥有所棲孤墳曠曠子將何依東子之哀
聚子之糧促登汝航往歸西鄉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

禍福戒

嗚呼余嘗考諸經質諸人善惡之報實如影響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然大惡自小過而積大德自小善而至故君子常恐懼戒慎不使纖芥之惡形於思慮其於行事一有謬於聖人則其色赧然恐懼戒慎而不敢復為况至於不善者哉小人則不然以禍福為虛名視仁義如故物身未及害而行惡不知止殃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遺子孫而其心不知恤僥一身之幸而忘終身之患
其以一時之幸速而終身之患緩歟其亦逐獸者不
見泰山乎

安叟訓

熊熊未生時吾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氣貌
清凜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吾兒生因呼曰熊熊既
三月剪髮為髻孩而名之曰安叟蓋天下未嘗無美
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其所
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
劉於古人文章獨見於天下其法可傳於後世身居

窮荒僻陋日與幅巾短褐賤人為耦而名出乎王公
大人之上天下莫不貴之而以之自視無有也惡衣
弊冠糟糠不足以餬口人視之以為戚而已之所樂
有餘猶充足乎文繡饜飫乎膏粱進則其國尊光退
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治不得則亂蓋其身為天
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可然後就也起
匹夫徒步草萊之中解芒屨而朝脫牛衣而相其慶
偃然如寢弊廡如乘故車也其君欲治於上民待治
於下朝之老成賢有德與夫天下良士大夫正而無
邪者同心而共講曰是法可行於是乎行之譬如一

入歌而千萬人和之也若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下論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弗為之可也如必為之是猶穀未熟而獲新未折而變美未調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正也為民如后稷保君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視其色愈下其躬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下非之猶是也天下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卑之如奴虜自若也朝為上公暮為逐客吾方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吾方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也至於不變然後盡乎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始

也安於所養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名汝汝之窮達貴賤在乎命者未知可也蓋父之命子不得不然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名汝之意奉以始終無墜厥命

吞舜問

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况天下乎事盖有不幸而有之者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為舜者宜何如安坐而視之乎不可也置之於法乎不可也枉天之法乎不可也三者俱不可為舜者宜如何固將負而逃之也豈舜之得已哉事盖有不幸而有之也以

父子言之孝也以天下言之公也以萬世言之教也
不得曰以一父之私而忘天下也天下安有無父之
人哉其得天下以孝也其失天下者亦以孝也舜之
所以為舜也孟子之言是也曰非也

嗣孟

言性者宜何法法聖孟子聖之徒與孟子之言性與
孔子之言性一也不信於孟子是亦不信於孔子也
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顏
子之性近於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於顏子者也衆
人之性近於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

習有善惡也善惡固相遠也習顏子則為顏子之徒
也習盜跖則為跖之徒也習固相遠也故性之必有
源流而為濶溪為大壑入于河達于海也塞其源求
其流則不可也賊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賊者自賊
也莫大乎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復為也愛其財必
大其垣墻固其關鍵以為禦捍之具此誠善待賊者
也至於自賊其性則不知禦捍之計是於財則用心
而於善則怠也嗚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
善養則善不善養則惡矣仁義禮智四者之性有其
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養之可也克而大之可也以

其端賊害之其可乎則是物始萌於下而積薪繼火於其上其萌也可異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復河說

河為中國之憂久矣古之時洪水泛濫於中國而河之害為甚故禹於河其力最勞其功最大故導河自河閼歷龍門華陰底柱洛汭至於大伾又離二渠以殺其溢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漯川是也過濟水至於大陸乃播為九河以分其勢導之北行至於海濱然後合而為一謂之逆河注之於海夫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崙經於中國注於渤海是其勢

所從來者高遠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上則是迅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為隄防堦塞之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激其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是高地或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為之勢因大地以為之防因渤海以為之壑其所以順水性制水之勢其道何如其道萬世之道也其法何如其法萬世之法也故決溢之患息而中國之憂去功施乎三代而無不賴其利矣此非聖人之知乎謹案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堦塞之義故

餘治而績所不成班固謂禹堙洪水豈不謬哉按隄防堙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己利殲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濱山齊地早下齊乃築堤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國引河溉田苟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生之法豈不易哉乃以二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之計而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

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矣嗚呼隄塞者何為乎哉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濱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命故戍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往還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

故其勢迫隘不得息決矣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
菁之士以為禦捍之具是何異於捧土而塞尾閘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為今之計莫若遵先王之
法求索九河改道而穿之命通古今賢知之士不以
爵位高下而與領之命善計強幹之臣以佐其事召
募天下通知水利及跡河浚川吏民之能者以充其
使令乃過鉅廉由平原至渤海行視故道計其道里
與其年月商其功徒與其財費計定然后舉事此功
一成萬世無患矣難者將曰財費不便蒙對曰復故
道亦費不復故道亦費復故道其費大而有限不復

故道其費少而無窮與其就無窮之費孰若就有限
之費哉與其就萬世無窮之害孰若就萬世無窮之
利哉亦可以道而圖之爾唐肅宗之初安史之亂兩
京河東河朔其用兵一切之費盡出於江淮然而江
淮之積常有羨餘而民亡怨嗟者用得其人爾今天
下西有巴蜀之饒南有江淮之富中有帑藏之積誠
能任使得其人明於利害而不為苛細者使領其事
又使得自舉其類而佐之則事無不濟矣難者將曰
民力不便蒙將對曰今濱河郡邑苦於水患甚於疾
病若聞朝廷興利除害如此孰不手舞足蹈而樂聞

其事哉所謂佚道使民雖勞無怨者也誠朝廷能設法將有以償其所勞示信於民民孰不從而信之禹非不愛其民也然而以地之形勢必須掘九河愛民者孰大於是誠朝廷愛民之意深可先命溫恭謹厚有古人之道者使行郡邑就其父老明其利害而告之且慰安其意然後人人相告之朝廷愛民之本意也難者將曰當水之衝必徙其民不便蒙將對曰朝廷固當設法資其所徙之民其間傷民之田廬朝廷固當設法以償之又乾數郡河地必得美田且不下數十萬頃亦足以償其民矣民得無水患其始既得

所資其卒又得美田則所苦於民者遷徙之勞爾商之時自湯至於盤庚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此矣故聖人將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妨萬世故將益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法沮其事哉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况居天下之廣居履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故法興天下之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則必行矣是故蠱之義貴乎剛剛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

下無兵革之勞無刑戮之暴內無強臣擅命外無方
鎮之患比於漢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齊梁魏之間
何足數哉故蒙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以視古亦
可謂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盡復先王之制盡
復先王之政盡革歷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不足
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黃河之勢亦可分其
十六七黃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戍河之卒亦可
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
後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舊章孟子亦曰

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王之
道智之事云耳嗚呼九河者不可不復也

越鄉銘

彼會稽者是為東越土厚木肥山明水潔瞳瞳朦朦
如行鏡中人物俱秀塵空一空雲鴻冥冥霜風稜稜
前有黃公後有子陵亦有謝敷澄靜寡欲脚踏浮雲
身卧空谷曹娥可奇老婦可哀三風之野孰弔枯骸
買臣嚴助考其心迹可為高才不足入德是皆可述
非不足云以公有道可告鄉人

書蔡蔡傳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欺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禽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禽合而加之斛升

之上則溢矣况斛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况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

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定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至和元年秋九月戊申書鄭君傳

江寧府句容縣廳壁記

縣令之設其本在乎教化聽訟決獄蓋其次也給歛期會簿書一切又其次也古者以年行選民置為鄉

官所以佐令教化也鄉官出入閭巷朝夕與民從事與其家人無殊故能知其偽察其疾苦也漢高祖入關天下猶未定也巳置鄉官矣如洛陽董公壺關湖城三老此輩論議皆有益於人之天下何況區區一縣乎其後賢有道者處之甚衆如爰延輩教化之風皆其身之所自出其益可知也後世鄉官雖存而名實與古異矣縣令者孤立於上而下無所輔又其官勞事劇竭盡一身之敏而日力不給則教化者固其有所不迫也將欲教之必先養之使夫農者安於農商賈者安於其商賈是所謂養也知夫農本而不知

夫商賈者市井之本則小民何依焉故或依於農或
依於工或依於商賈行旅各得其所依則各得其所
養然後教化可行刑罰可省患亦可以息盜也然
不虞之戒不可不戒蓋民之所恃而為安危者城郭
也若夫籬墾不施閭閻不設戒事不講武備不修豈
可以言幾乎習於其故而已矣則令之方畧威信其
所畜積而設施者不可以無素也虞翔之於朝歌賀
齊之於會稽即其人也則縣令者不可不重處之者
不可不思不可不勉也句容者因山為名以其山形
句曲而有容也取其容不取其曲斯為正人矣正人

者天下之福也而況至於一縣者乎容者非自容也
所以容物也所惡夫自容者為其患得患失之也安
有患得患失而弗為弗正者邪安有弗正而弗阿弗
隨弗殘弗害者邪則正而容民者真縣令之事也前
代縣令治行名迹見於吏民者晉之劉超宋之孫謙
齊之周洽之輩是也景德中我外父太常博士王公
寔紹厥後其後相紹而處者蓋有人焉越至於今有
慎大夫者所居不苟故取前人名氏列於廳事之壁
意者近乎史也覽其名氏問諸父老必有歎息而後
言者遺愛可知也諸君子不泯矣來者勉之慎大夫

端人也嚴而能恕昔者彭澤令陶公遣一力給其子
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嗟呼如陶公之用心
肯有暴人之親虐人之子營己之利者乎如此則上
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孽不積於其身殃不遺
乎其子孫知利其身而不知恤其子孫者豈不哀哉
故因大夫之怒而及乎陶公之怒焉也

題山陽倪大夫北軒

天下名山水意有所思則以遊之可也予思浙江潮
卧遊之不足即乎二三子與語又移簡問吳中士夫
夫作為詩歌又為之序曰錢塘江上有亭曰望潮方

中秋時潮出海門入于江口猶未見也潮勢轉進隱
隱有聲氣候凜然如此須臾間其勢轉大望之如飛
練如風雨聲哄哄然人語已不可辨矣及其至也聲
如戰鼓如雷霆狀如雪山沫如飛霰候如大寒如深
山窮谷龍嘘虎嘯而風雲暴至如孤峰峭崿崛起壁
立如決大河之源於千仞之上如戰勝之兵連營百
萬猛將勁騎並驅爭先追窮寇而赴勅敵如蛟螭突
起鯨鯢盛怒曳千尋之巨浪鼓萬疊之洪濤勢搖玄
山氣吞白日舟乘潮上下若驚鴻之度絕嶺激矢之
入窮塹所以周萬物之常盡萬物之變未足窮其形

勢者也此吳中之所以矜誇自負以為天下奇觀最樂也蓋壯者對之如大敵踴躍奮怒意色凜然毛髮俱聳扼腕稱快其次心目開張刮去昏濁如醉忽醒如夢忽覺懦者心神沮傷抱柱股慄顧視左右作兒女之狀失聲怖悸蓋其可駭也如此余聞汲黯之勁直周處之雄烈陳蕃之義勇諸葛之竒正謝安之度量李光弼之決戰汾陽王之大勲思其人恨不得見得見其人如見斯水得見斯水如見其人不亦快乎序未畢崔尉汝弼曰山陽倪大夫敦復有義於子子能以文遺大夫書之比軒乎余曰比軒者大夫燕居

講學之所也今天郡縣吏事十倍於前雖有餘才精神氣力少緩則事不辦矣山陽名劇縣大夫坐廳事至立歿顧左右問有無公事於是退坐比軒取書策讀之傍無私玩紙墨筆硯寔試于此客至引入與之笑語評文賦詩月影在簷風聲在竹對之坐卧如陶令之寢北窓也日力有餘夜氣既息心形裕然謀及所養日克以大發而為政何施不可此邑人之所以悅也今之下蔡慎令叔良才吏也與余論大夫至於歎息曰有如此之令崔尉汝弼寔佐令事其為人忠厚樂道大夫之善最詳是為可述也方余在西郭時

大夫數自屈相見及余就館于學大夫禮義有加前世達官貴臣尊為將相修鄉里之敬庭參縣令身衣白襪用士禮也以余不肖黃綬下士末命者也而親屈大夫如此顧無以謝大夫大夫吳人也宜以潮說歸之則大夫感余文浙江形勢盡在目中其心浩然能於是遂賦歸去來序

題陳吏部詩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某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于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于淮南於是獲其詩葦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有如平日公父黨教之讀詩可也如與之書詩則未可也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雜文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為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為桮捲之類也何異於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謂禮



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荀子過矣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為哉余以謂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荀子過矣夫奚物而不可學也亦不之性也不

謂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耳然而卒跖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

一 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
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
其善偽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
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於子之讓乎父弟
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於其性
也何反於性而悖於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
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為孝弟哉弗思而已
矣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於陶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
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
教行矣禮義之偽與作偽之偽有以異乎其無以異
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偽則何事而不可言偽言情惡
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偽名則是欲
貴之則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
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偽
荀子曰薄願美挾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

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為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為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於中而必求於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於外耶故人之欲為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克之資可為之資也何必待性惡而

後為善哉性惡而為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為善如水之流而就濕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噫荀子過矣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為天下也不然何以為天下聖王之興豈為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

可哉荀子過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盜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後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後而為聖人哉荀子曰堯問於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於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美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美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豈性之罪哉學荀子者以吾言為如何

四維辯

四維者何謂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苟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為其說者為誰管仲也非其說者為誰子厚也以為廉不苟得恥不

從枉又以謂廉恥二者不得與禮義相抗列為四維
蒙以謂大不然二氏之論俱失之矣夫禮者何謂也
禮也者履也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
定民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由閨門而達
朝廷由朝廷而達天下得之則正失之則邪得之則
治失之則亂禮之義大矣哉義也者何謂也義也者
宜也行得其宜之謂也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柔
剛人道之有仁義義之義大矣哉廉也者何謂也可
取而取之可取而不取者有之矣可有而有之可有
而不有之者有之矣可進而進之可進而不進者有

之矣可居而居之可居而不居者有之矣善莫大於
是惡莫大於是天子行之可以化天下諸侯行之可
以化一國卿大夫行之可以化其家士庶人如何
憂乎邪侈淫僻何憂乎爭奪犯分何憂乎亂臣賊子
何憂乎德義之不興何憂乎刑罰之不措廉之義大
矣哉恥也者何謂也不仁則恥之不義則恥之無禮
則恥之不智則恥之不信則恥之恥不仁則將為仁
矣恥不義則將為義矣恥無禮則將為禮矣恥不智
則將為智矣恥不信則將為信矣彼能是我不能是
恥也彼不為是我為是恥也彼致其君如是澤其

民如是我不如是恥也彼功烈如是我不如是恥也
恥之義大矣哉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於
外而欲攻於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於其間也
養之弗克則性之弗固也况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
自養者蓋鮮矣於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
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
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於害其苗而謂苗
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

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
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
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見善則勉見不善則
懼此所以去惡者苗之外物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
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為君子卒
而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
習者雖瞽鯨為父亦捨父而習他矣不善習者雖父
堯子舜亦捨父子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
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侯生辯

侯生薦朱亥卒成其事亦足報信陵矣又自殺軀以謝公子於事何益故死生無輕重惟義之所在苟義有可死則生若鴻毛之輕苟義不可死則生若太山之重若侯生者烏得謂之義是不義也無乃將有激於後世乎亦已過矣

論兵

朝奉大夫胡公赴濟州太守過于山陽至于南郭即學官而見之且有問焉既卒其說遂及西戎荅曰西夷者中國之外患也而西戎最甚其故何邪以其所備者多故也關中之五路河東之四路皆所備也

一路弗之備邪賊兵之所出者必其所弗備也其備如此則我師之勢常分賊兵之勢常合以其所合攻其所分此兵法之所忌也公曰然其方畧如何荅曰在問辨審問而明辨之繼之以精講則方略出矣以韓信之奇以累勝之師以敗軍之將猶且教而問之此其所以無敵也蓋多益辯者才也戰勝而好問者智也此信之所以奇乎公曰將有五德智為之首信乎孫子之知言也蓋以其書致之圓深微妙諸子弗逮也此兵之難乎荅曰兵為最難其形有常而其變無常其甚者如猱風如猛雨如雷奔雲騰如逸祥

驚鳥從空而下如伏獸如攫豹怒虎忽起乎前忽起乎後或出乎左或出乎右於此之時意氣自若神色不動如坐乎戶牖之間簾席之上顧視裕然方且左右前後而應之也如此庶乎能制其勝矣以曹操之英而畏孫權以孫權而畏司馬懿以其用兵之變化有如鬼神也及至與武侯相持二百餘日懿終不敢決戰則必敗也蓋兵之難也如此公曰信乎兵之難也我且去矣子亦有以遺我者乎於是乎述兵之難也

策問

兵術之所恃者將也將之難乎其人久矣蓋勝有所不可必而才有所不全以司馬宣王之能不足以當武侯是勝有所不可必也以郭汾陽之寬厚李光弼之威略兩人皆有所短是才有所不全也然而歷代名將如此之衆才全而心盼者豈無一人乎哉以傳考之其人為誰

古之學者能言之類據經辨道不啻於世儒期合於聖人而止其然為文辭敦嚴渾厚壁立坳起溫潤優游金光玉潔綽約者其指有餘辨博者不煩而肆如此輩其氣之所養心之所自得不蹈不襲是

之謂有本去古浸遠其風下衰學者既卑而親業
與夫長而後事皆誦當代之文諸家之集此李唐
諸公所以慨然發憤思有以革而變之也方今所
患何以異此如將復古之學貴乎有本使之自養
而自得之也其道何繇輔之以問辨終之以篤行
善之善者也夫學而弗行猶弗學也行其所學者
聖人之徒歟

天子之所與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
致業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學也如此
則上之取士不得不重重必有法士之所學云

不重故亦有法止之所取者重有法故可與共天
下士之所學者自重有法故不負人之天下此所
以治而至於大治也夫五代之亂其法不足言自
隋唐而上至於炎漢其法可考有無得失究而言
之以觀所好

方今之患旱乾水溢沅陽之變屬在西北而饑饉存
臻關中為甚加以師旅有司之臣日夜計議方
在用度不足至於政荒振饑民之所待而全活者
為之柰何嗷嗷赤子匍匐道路未知所之朝廷閔
憂側身西顧將欲援而出之溝中也而其術未獲

蓋聖王學問至於務堯即一日詔問諸生所宜之策二三子何以待問

世雖甚盛不可不講者兵也兵者國之大命也食者兵之大命也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畧尤議邊糴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為兵之強弱史氏所載可得而考也諸公亦常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故雖積粟藏鏹所在盈溢以漢武用之文景豐富掃地盡矣則李唐用度不足以制方鎮之亂者何足恠哉善戰不如安邊戰而後勝不如代人之謀能取諸彼者不如保此之所

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能如是其人為誰乎不如是不足為將之善者也

經者聖人之所以盡心也謹其始亦謹其終然其始易知其終難知是何也蓋書天子之事也終於文侯之命可也秦費二誓何以與焉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西狩獲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謂也易之為書也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至於二禮所

載終始不問二三子考之各以詳對

古之所謂學者非浮文之謂也其所以蓄積而養之者凡皆為道也是非特為已也將以致之於吾君又將以措之於吾民也吾君從之耶是為無過之君也吾民從之耶是為無罪之民也有是道者必有是心古之君子皆然後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史氏所載世有其人其詳可得聞乎如令董仲舒之得君黃憲之居官任使斯亦斯人之徒歟論者謂任昉過董生沈麟之比黃憲則二子亦其人也諸生以謂如何

古之善為兵者各以其書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馬穰苴兵之正者也孫武兵之有術吳起兵之應變者也三人者可謂能言不可謂之已試矣然其略亦有已試能取勝者乎晚有鼂錯者其學雖不上於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蓋若涉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謂知兵也其亦可謂必勝之將乎

鬻海為盜其利最博負海而居者世從其事其輕於犯法私置牢盆業已成俗而不軌逐利之人構成黨與數十百千自為一輩挾兵持杖白晝公行緩則為商急則為盜此大盜之本也聖朝患之故為

之損止痛裁其價率以甚賤而制三歲之入所省
太半矣縣官用度勢有不給議者以為非便然一
歲之獄與夫告賞之費所省若干以夫若干所省
補其所亡太半亦足以相當矣若夫國之經費宜
有方略以佐當今之給諸生從事於學術久矣其
亦有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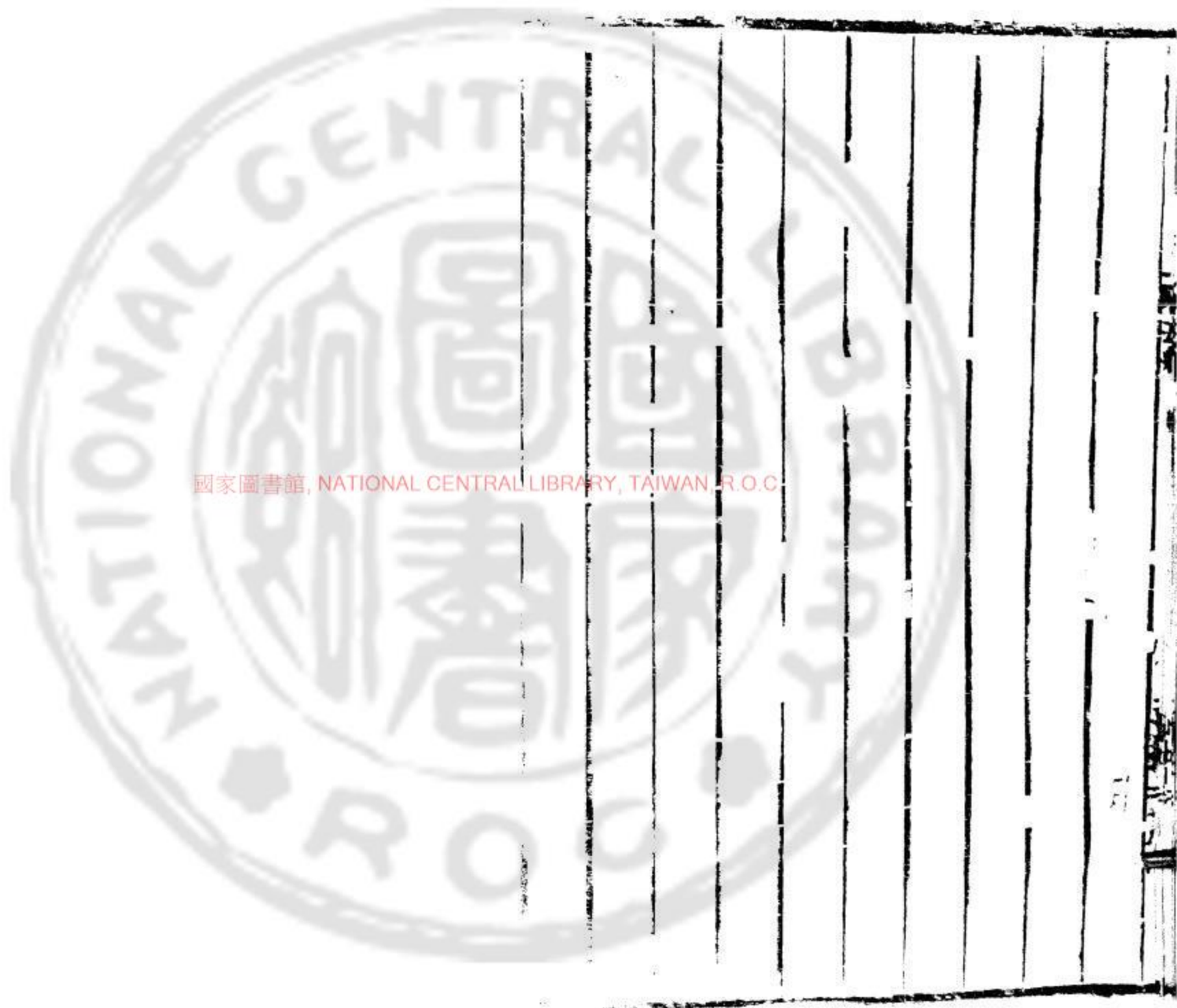
宋有天下神規聖略以唐為監精兵悍卒萃於京師
郡縣之勢矯於方鎮根本固矣本末大小形勢甚
順然行之百有餘年所矯已過至於武備不講壁
壘不修池隍不浚郡縣之勢太弱守令之權太輕

自笞罪已上謹視其法有司所據議論堅定雖情
有可矜惡有已甚而罪不應者一切以律從事不
當讞而讞之猶且不敢而况行法外之刑乎故威
武不足以懲侮刑罰不足以沮姦非所以戒不虞
思患而豫防之也蓋聖人制法不能無弊唐虞三
代其弊皆然亦在所救而已也然則為之奈何
古者建侯啓國內自王畿外至於遠服各以其國大
小相維列為蔽扞所以內嚴京師示天下以形勢
也其威則述職修貢四而至玉帛充庭受天子
約束將命而歸於境內是為惠澤其衰則霸者用

事設為五禁尊王室而庇生民雖有強國畏威而服義故夏商用乂享國永年姬周卜世寔過其歷此封建之利也而諸儒論議所見不同究而評之孰得孰失

命說

命者何曰貴賤曰夭壽貴賤以德夭壽亦以德然而德者焉非獨命也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無不得其壽者獨顏氏者不得其壽耳自四凶至於盜跖無不得其死者獨盜跖一人幸而免耳斯皆可謂之命也蓋有幸與不幸焉爾夫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才而篤焉故惡者天必厚其毒故盜跖雖壽不若速死之愈也故禹世之下言惡者曰盜跖而已顏氏雖大顧其人見於後世如何是以禹世之下言德行者曰顏氏而已故顏氏雖死至今猶在夫得壽者孰不於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雜文

代人求薦書

某官閣下仕而不得其志顛頓狼狽且將老於州縣者宜何如是必有待於上之人爾然上之人有可告者有不可告者可告而不告之非也不可告而告之亦非也嗟乎捨閣下而之他人是豈可不為非耶然而以卑瀆尊以賤干貴以不肖干賢其實有此三罪惟閣下不以其為狂然後敢畢其說夫下之人其所以待於上之人者不過推而薦之也然推而薦之其

亦有取於廉與勤乎如不取之則已如取之則某將自薦於閣下矣然今之所謂廉者曰無贓汙而已所謂勤者曰不以私事廢公事而已古之所謂廉者則曰不苟得而已所謂勤者則曰早夜孜孜於其所事而已閣下將曰汝於此二者安處焉某將對曰某之愚將兼此二者非將兼此二者安敢有意於閣下乎豈有叩魯般之門而不知斤斧之用入王良之厩而不知御策之用乎故小人之於大君子其道雖不同然必有一事近乎君子之所好者然後敢恃而來也雖然豈敢恃也哉其實顛頭浪浪且將老於州縣無

如之何乃自為銜鬻之計也伏惟閣下惻然動心焉譬如一孺子坐於泥塗而烏獲之在傍不過一引手之勞即援而出之也某之亨否決在此舉下清無任惓惓

同前

某官閣下某不佞某將有告於閣下者不敢詳具蔓辭苟自為游說之具其所以來至誠諤見閣下不以某為狂且怒重罪留頃刻之間使卒其說惶懼惶懼某三衢人也少而苦學長而不得其志乃用蔭為吏凡在州縣間十餘年矣公卿之間無葭莩之親半面

之舊其性質樸魯鈍不能遽蔭戚施以為悅媚之客
故在州縣雖十餘年之久卒無所遇者求之於不肖
也蓋亦有由焉爾然此事可為閣下道不可為時人
道也某嘗自計以謂平生所見公卿大夫不可勝計
至於方正長厚公於朝廷鄙薄勢利汲引寒賤未見
有如閣下者捨閣下將安之乎此某之所以不待一
日之雅左右之介而自為術驚之計也是亦區區下
吏不敢不以古之道來也然自視所有無足以辱閣
下之知者而小人有犬馬之能願得煩辱後以自試
閣下觀其所効何如然後罪之

將老於州縣矣伏惟閣下惻然動心某死罪死罪

上楚州慎郎中書

知郡郎中閣下甚矣人之恩不可忘也某嘗居閣中
矣有崔公者時為華州太守某始以文字見焉今日
觀某文明日問人曰子識徐某乎某文曾見否時所
居窮巷與樵採鄰宿至則坐於門外公不以是為陋
儼然辱而臨之又時使人叩門曰無恙乎公貧甚然
所與者源源而來饑而食寒而衣身不勞而親有以
養凡如是者實二年及治任將歸公曰子能為我留
乎吾將以子弟學於子某於是為崔公留之愛某之

身而及某之親削已之俸而使某有餘不挾長貴而與某朝夕焉公之恩可謂勤矣嗟乎世俗輕桃浮薄今日受人恩明日忘之矣某也何人敢自謂獨不然耶然公之恩未嘗忘之也思其恩欲見其人不見其人見交如見其人嘗聞崔公為興元時閣下為洋州矣其相與情好以至詩酒之娛無如閣下也及崔公改按察即以閣下之才上之朝廷崔公何嘗安與人哉觀其人閣下之賢可知矣而况講聞盛德之日甚已久矣此某之所以委負薪之役歸於閣下之門也惟下執事與之進退誰伺命唯

上提刑邵學士書

提刑學士閣下古者上下相尊用下尊上謂之貴貴用上尊下謂之親賢是故年雖倍其父兄而不敢挾其長貴雖極乎卿相而不敢挾其貴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費惠公小國之君也所師者一人焉所友者一人焉豈惟百乘之家哉豈惟小國之君哉雖大國之君亦有之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嗟乎古之人何獨有此事今之人何獨不有此事豈今之公卿大夫在乎上者賢而布衣

窮處之士在乎下者皆不賢哉豈今之時與古之時
異者哉是故布衣窮處節操之士寧閉門却掃潛光
遁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也某嘗恨此事嘗發憤
太息又以謂今之天下雖有如此事而吾未之聞也
前年自關中來山陽乃見同人說閣下用孫覺為學
官某曰為一州為一軍用人為學官乃常事耳然又
思古之人雖能尊賢愛士而未必能用之今閣下既
能愛其人又能用其人是真公卿大夫尊賢愛士之
實也且閣下以壹員外即知一軍尚能得其人而用
之使他日閣下為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得天下之

士而用之宜何如也既而又得閣下與孫覺書一篇
其文皆述安宅先生之道某於是又知閣下能知先
生矣嗟乎世之囂囂者尋罅窺隙究虛百端以此言
毀吾先生之道而閣下乃能獨立不顧大明吾先生
之道以尊重其人如此閣下之賢可知矣嗟乎古之
天下如閣下者幾人今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安宅
先生吾師也能知吾師而尊之是猶知吾父而尊之
也知吾師而尊之其徒之心視其人如何此閣下之
道使某言之不足而嗟嘆之也雖其人閉門却掃潛
光遁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亦不可得也近著六

篇謹授僕人投獻且以為几席之汗如閣下者姑可
夫然後敢自信即盡其所有

代崔刑部與劉易先生書

先生閣下六經皆聖人書而宜所先急者其春秋乎
識春秋之所好惡而敢為非議者否也春秋之義失
之久矣仲尼據魯史筆削一字正褒貶之大法左丘
明作傳固宜附其源與聖經相為表裏不當詭意
蔓辭汨亂聖人之文以為富豔之具公穀二氏雖矯
此弊而悖聖人亦多矣杜預作注又據左氏說附會
經下其意欲專守左氏前夫二傳其不憚煩已甚

何休范甯自謂有志於春秋而休之學休妄不經特
甚王仲淹以為春秋之失自歆向何必目歆向自丘
明始之也噫春秋者賞罰之權衡也仲尼之志盡在
春秋不宜使之昧昧如此必有張而明之者非先生
而誰願先生發憤一道使諸生執經座下以就其學
是先生之道與天下共之也不識能之否乎謹伺命
唯

上楚州太守書

某官下執事古之人未嘗不下士也雖其內有不合
亦且陽陽浮道而與之况其道無所不同哉今之人

不下士久矣至有不交一言而擲其人其意豈不曰
我尊官也爾賤士也吾何為之屈哉挾長而見挾貴
而是以為是適然耳嗟乎士雖窮賤亦何能遽蔭戚
施以為邪枉之道乎下士則進不下士則不敢進也
閣下既下車者幾日矣治某事言某言山陽之入
閣而聽喜而相告而況至於某之輩哉某閩中人也
其嘗任涇州非閣下乎及閣下為泗州而某已居山
陽矣是以二州之政耳聞而口誦之其為日已久矣
豈有威德如此而布衣之士不得進於門下哉此某
之所以獨知其進而不知所以自量也其亦可使

見否乎謹伺命唯

代汪主簿上田提刑

提刑學士下執事前某既上書惶懼不知所為待罪
累日不敢以已願復自畢其說惟閣下并容廣覽不
以某為狂且愆重罪而少加憐焉某無狀為簿尉官
者實兩任凡十餘年年且老未嘗一迺知已今乃不
圖天與之幸而外臺王公者不知某不肖嘗語人曰
汪某者可謂廉且勤矣即以不肖為之朝廷而兵部
馬公者亦以為然又從而舉之然其自到官已逾二
年更數月且將罷去而舉主數實不足當此之時不

能決然自奮不肖之軀而忝竊閣下顧是齷齪自
棄也某雖無狀幸為閣下之吏事閣下之日不為不
久顧其心豈不有異於閣下耶捨閣下其將安之乎
重念某生而鄙樸實自知無它技徒能以謹廉修潔
自持自歷官以來雖無尺寸之效亦未嘗有毫髮之
過惟閣下憫其窮且老惻然動心而與之亨道焉某
雖不肖願以犬馬之勞仰酬閣下大恩之萬一惟閣
下憐之無使區區賤吏老於一篋尉而已也日暮之
人其心狼狽言意迫切唐突威重其死罪死罪

代人請見書

某官閣下是非者天下之大公也某人某事是議者
必是之矣某人某事非議者必非之矣是亦不徒然
而然也挾利害於其間阿其所好惡而然也至於識
者則不然某人某人吾父兄之當也吾之所嘗好也
今有某事其事不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
欲言其心亦非之矣某人某人非吾父兄之黨也吾
未嘗好之也今有某事其事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
縱其口不欲言其心亦是之也而况不挾其利害不
阿其所好惡而不徇其情者哉然則閣下之行事某
蔽之膏中而又誦之於口日已久天不如是是瞽於

見贖於聽其於善惡與世俗之混也故某之來見閣下與他人不同非苟見於閣下也閣下其亦將苟見於某乎賜之坐與之語由外迹以求其心如何

代人上省判蔣工部書

省判工部下執事天下泉貨軍國大計此非三司之任乎故其使必擇天下能者而又擇能者以為之佐今聞朝廷用閣下宜矣此固吾君吾相且將大任閣下之階也甚休甚休老人之子某者為濠梁掾某不見此子者逾年矣即當以此意叩於下執事且欲其假一事而來也一日有來報者曰濠梁掾來矣某笑

且問曰信然否既而果吾子也入門而聞其聲上堂而視其面老人之喜其有大於此者乎嗟乎人之情莫親於父子父之年且九十而久不見其子子久不見其父此其心宜何如耶而閣下能使見之矣其恩之大小輕重宜何如而報也此古人所以感恩而出涕也前日聞閣下拜嘉即聞使節不可以久留幡然之叟甚欲一造節下以拜閣下見謝萬一而某之軀老甚殊不可以筋力為禮用是不果此實老人之私恨也惟閣下顧上意自壽以繫中外之望以永膺無窮之慶此老人惓惓也

上趙殿院書

月日鄉貢進士徐積以兩耳病聾不敢走伏節下謹再拜授僕人獻書運使殿院下執事前年嘗為臺官者非閣下乎積思閣下之日久矣雖病聾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與之聞天下有一害未嘗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曰明經不宜拘注疏其二曰經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其四曰尊經抑進士何謂明經不宜拘注疏去年朝廷復置明經科議論者皆謂此科廢來已久

朝廷能復之是復古也於是窮經者與窮經者相告未窮經者與未窮經者相告而窮經者日益窮經未窮經者皆思窮經議論者以謂此科行之十年古人之學可以復而雖亟篆刻之學可以廢也此豈非天下之福哉豈非萬世之福哉今年乃見所謂明經條制其對墨義帖經對大義對策分為八場先四場對墨義帖經後四場對大義對策其對墨義兼全引注文其對大義亦具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該博實學之一道也然議論者皆謂此制與朝廷建明經本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畧蓋慮學者之失文浮而少實

雖或口誦其文而心昧其義故特建明經科使夫樸
茂之倫得以發摭其蘊今乃拘以注疏之說則是朝
廷不貴明聖人經義貴記誦注疏而已且學者窮經
必先熟誦本經然後觀注疏若注疏之說是則取之
若注疏之說不是雖一字不取至如窮春秋必先熟
誦春秋經然後觀左氏觀公羊氏觀穀梁氏若左氏
之說是則取左氏若公羊之說是則取公羊氏若穀
梁之說是則取穀梁氏若二傳俱不是則俱不取傳
且不取而况於注乎而况於疏乎蓋注出於傳疏出
於注也然大凡注疏雖多入少得其說不至迂繁

學者欲應此科亦湏勉強而記誦之今按一經之內
積文下注有倍於本文者有數倍於本文者有十倍
於本文者又有倍於本文而不可勝計者而數不與
焉使學者如何而記誦之然而必不得已積日累月
劬劬勞勞雖無用之說百千萬億亦可記誦但恐學
者勞而無功博而寡要非英儒之學腐儒之學也自
非有為之士則不肯窮經則不肯拘注疏朝廷必欲
使之拘注疏則自有諸科今既建所謂明經科則不
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雖其人負孟子之道韋
退之之文亦恐無能此科矣且朝廷建此科必欲人

應之也今諸科舉人雖能磨腐齒爛記誦注疏之說至精至熟然而並不知經義窮經之士但明聖人之道而不能記誦注疏則此科將使何人應之哉則是朝廷有復明經之名而無復明經之實也謹按漢之學者皆能精通一經其時固未有注疏其所謂精通者或得之於心或得之於師精通聖人經義也故其所學如此者於行事如何其列於史傳其見於後世如何以此論之責其通不責其實貴其要不貴其多蓋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於商農之業百工賤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

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傳而解已意而況於注疏之說乎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前世窮經已然之効也自唐漢以來簡策所載天下治亂之本未嘗不繫取士之得失也而士之所學繫上之教何如爾以此觀之朝廷固當養育天下英才使之不為腐儒之計也且朝廷亦嘗置說書科亦何嘗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為朝廷計者莫若取說書科條制仍以朝廷建明經本議再詳酌而行之以塞天下之望以網羅天下之英傑以為萬世不刊之法豈不盛哉豈不決哉此

一事也何謂經分大小近降明經條制毛詩為中經
周易為小經議論者以謂毛詩恐不宜為中經宜列
為大經周易若據字數誠合為小經若據經義得列
為大經又曰聖人之經不必分大小其三傳春秋亦
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三傳解之而附
以已說今置科若以春秋為名則是尊經之義也若
以某氏傳某氏傳為名則近乎桑經任傳之義也故
董仲舒守公羊劉向守穀梁歆守左氏此三人者於
春秋各守一傳故不能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
也其孝經論語此二者聖人言之書恐不宜為帖

經孟子醇乎醇者也此三者並宜附於易科爾雅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宜附於毛詩科諸所附者皆問大
義謹按帖經所起蓋自唐初劉忠玄為考功員外郎
遂奏明經加帖甚非古也積亦嘗應進士舉其帖經
墨義但互相傳寫一本爾科場之內有同兒戲何益
於事執其帖經不若罷之此二事也何謂二年一開
科場不便積常行陝西道中親見西川舉人多是徒
步或自提挈或十數人共轎一僕役其甚者破產業
而未及至半路或滯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
得應舉而歸者雖應得一舉亦受盡艱險今又二年

一開科場則其遠方孤寒益受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今之為進士者多是不肯治經但於經史之內摘拾題目及賦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記誦近年詞賦策論及諸家類題以為苟進之計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宜乎學者尤不暇治經尤為苟簡之計以此論之且宜仍舊四年一開科場或三年一開若三年一開科場亦宜於轉運司類試積夙聞朝廷亦嘗議轉運司類試今誠能如此以一路州府軍監解額之為轉運司解額使天下舉人只就本路轉運司試不惟便於遠方孤寒天下舉人情便也而又可以革

應之弊也且天下舉人所以多就開封府寄應者亦無他蓋為本上解額人數少今天下解額又減其半則是開封寄應者益多而舉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其福建一路舉人最多故倍於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試圖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事也何謂尊明經抑進士近降明經條制其十通者乃得比進士第一甲今進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通判只是一賦之功其恩例在明經之上恐非朝廷尊經重道勸天下

之本意也謹按明經所學與進士所學浮實大不同其進士恩例宜乎殺於明經當此之時正宜尊明經抑進士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固學者之所宜究也古聖人之為君古賢人之為臣雖愚夫愚婦蕩堯賤人之言未嘗不取而行之未嘗私己之好惡而妨天下之公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雖有可用之謀可行之議惡其議之已出往往沮而不行但欲行己之謀售己之說其議之異於己者此皆不公於朝廷不顧天下利害也然而豈能掩天下之公議哉豈能掩萬世之心哉徒自大其非計今閣下為朝廷

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當思至公之道則積之所言合天下之公言願閣下早為之所幸甚

代慎秀才上陸學士書

學士下執事前日不幸至於太故先人棄諸孤諸孤苟假視息以畢大事今葬有期宜有銘以銘之不得則無以掩諸幽此諸孤所以泣血相告皇皇如也然前人之銘其行事可信與否未嘗不繫其作者何如爾故觀銘者必先觀其文果誰乎苟其人也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可信矣苟非其人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未足信矣如此

則與不銘何異是不可不重也嗚乎以今世之文而能取信於後世者非閣下誰乎先人自歷官凡九任積四十年餘其相識者不可勝計至於平生與諸孤之言其所切嘆服者閣下而已今先人不幸至於大故其不肖嗣無以為先人之光故必將圖閣下之文以圖先人之不朽焉惟閣下哀憐而與之無使諸孤失其本心其行狀輒用致於下執事諸孤惟以圖先人之不朽而不復自量也某死罪

與廉公望薦王秀才書

廉君公望足下士蓋有不待相見而相知者積於足

下是也積固不敢以時輩相期以古之道期於足下焉顧足下待積之意何如爾琅琊王君彥升者積與之無頃刻之舊與之往還之日亦未甚久然知其人博學能屬文事親孝事長順與人交和而有禮完然不見其缺可謂善士矣然其人貧甚其家七八口無為資環堵之中狼狽萬狀今乃至易其所用器物而苟以為湏臾之計然器用且盡大寒將至菽粟不足於其口繒纊不完於其膚使其人一身獨如此而已可也然其人有老母既抱羈旅之恨而又戚戚窘乏如此為王彥升者宜何如哉彼口雖不言顧其心

豈不有待於人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吾鄉
黨豈無仁人義士乎在夫有為者唱之而已也積所
以其心惓惓將有異於足下也惟足下深有意於王
君使王君有以悅其親顧不美乎王君有老母積亦
有老母愛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賤貧無可為之資故
將欲有所為而莫之能為甚於齷齪而所為者不能
不慊於其心若將餒者焉自不能已乃用告於左右

與吳待制書

安撫待制下執事今天下士籍籍論述閣下行事謂
閣下之才無施而不可閣下之處一邑也一邑得其

賜金壇是也閣下之處一州也一州得其賜池陽是
也閣下居言責之地則依然正色不畏強禦使夫姦
欺汙漫之輩魂喪氣沮不得以肆其欲而朝廷賴之
以寧臺諫是也閣下用之於繁劇則齊敏辨察有不
可學之明智足以辦事而有餘而輔之以仁術非若
俗吏持一心計小數睨睨而已也此軍國大計所以
不勞而成吏服其神明而愛其惠民吟咏而騷樂之
二可是也但未見閣下為宰相爾使閣下為宰相佐
天子治天下其設施注措本末先後固閣下之所存
而天下之所望也學者之所樂道之也今者閣下將

天子之命當一面之寄欽天下之澤而萃之於一方
閣下豈不優為之哉朝廷無南顧之憂矣伏惟閣下
自重

代李駐泊與許職方啓

茲者假媒妁之辭謀婚姻之好屈中臺之貴族顧右
列之單宗幸自不遺慚非所偶恭惟某宮文登英毅
秩處名曹策足要津有聲當世紫泥鳳詔宜優異等
之才青雲鵬霄已有雄飛之勢某早聆_七望晚拜温
儀不謂寒門得依高眷萬萬之意豈任其私

代人回報啓

近者偶以單宗輒攀人_今族雖金蘭之展契愧珎王之
異芳豈謂媒妁見臨緘_滕為_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
且承納幣之期仍諭共牢之_久楨榛為_贊敢忘受室
之儀擊_衿修容已謹從人之戒所承嘉命敢不奉從
慙慙之私指叙奚罄

代李駐泊上李客省啓

伏念自遷大旆深跂高風嘗聞拜命之嘉殊乏貢緘
之便收圖盛德尚_蔭同僚屈已之尊以書為_賜禮逾
情過愧與幸深且承休福之來密有神靈之相恭以
某官稟川嶽之秀兼文武之全丁虞朝日月之華_臨

卻帥詩書之畧永惟全德尚屈遠圖宜在將壇以光
賢業

代慎駕部上南京劉相公啓

伏念錄錄賤官庸庸近器早緣大幸嘗創下塵雖骨
壤之路殊而犬馬之心在仰惟百神陰相諸福來宜
恭以其官天帛儲糧嶽嵩孕粹凜凜國器堂堂棟臣
當千載之威時為一代之名相蓋均勞逸乃重藩宣
民思霖雨之恩帝輟股肱之重方今勵精而治側席
以求固已詳延於衆賢必將圖任於舊德入持台柄
冰濟胸臆足以措時重雍致君高拱博觀衆議寔在

元勳

代人與許春台啓

向從吏役俄成期既旋弊廬即聞受署恨無勁翮
往揖高風適胡秦之遙徒積參商之嘆握筆持簡
難形仰止之慎寢重興以永大來之吉

代人與濠州郭右司啓

伏念早聆高風吾黨末由而致慕晚緣大幸兒曹乃
預於使令敢貢私書仰塵下執惟百神之陰相有諸
福之來宜恭以其官以才德之高都搢紳之右雄文
賁若奇操凜然中外之試已煩朝廷之望彌峻一麾

出守聊屈於遠圖三節以趨即膺於顯數

代李駐泊與沂州石比部啓

伏念睽違朱輿企仰惟多時迂赤牘之來如受兼金之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惟明神之所扶有諸福之來萃恭惟某官全才挺特治具該詳對休盛時蔚有能譽左符簾竹已交政於黃堂五馬朱輪即班春於綠野敢祈自重以永大來其在惓惓何以涯罄

與寶玉大師啓

某啓失問逾月不審安否屬者玉公大師及諸上人即慕次親啓法席內盡其誠外豐諸物環墓數十即

神座而祝之自昏及旦其事大周德意可以格神心足以感物見者莫不悅聞者至於獻嗟況其區區之心乎恭惟屬者之事實及吾母弔冥魂於黃泉慰哀忍於白日蓋古人之所未行後世之所難有可謂不世之高義也某雖甚庸不敢以言報然率母子之愛欲報之知實未義所措惟是藏之於心死而後已區區之言何足盡意輒因問啓居少布從者感涕不知所云謹啓不次某啓上

代池倅慎駕部與太守先狀

茲者代戍而東越治之下願惟江境已在使封未瞻

羅誠之門已預歌禱之列行費板刺前造賓階其在
欣愉何以涯罄

代慎即中遺表

臣某昨奉勅差知海州軍州事於楚州徃謁至嘉祐
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偶染沉疴醫藥不効奄奄之息
指長夜以將歸冥冥之竟志明時而莫追尚留寸晷
以罄哀誠仰期帝澤之沛然俯及天民之窮者中謝
伏念臣早緣蔭藉遂忝榮階白首即曾敢嘆逢時之
晚未輪州將屢玷出麾之權回嘗驅策弩末砥礪臣
節老而愈固知無不為未嘗以階下之法而害善良

永嘗以階下之刑而結自無卓然之功以
古人亦嘗著涓埃之微何暇盛旦方且沐浴膏
聖時願倍壽域之民永荷仁天之覆不謂自招疾
疾遂至膏肓差六尺之軀將隨土木之化聖九重之
闕永辭駕鷲之行重念臣自束髮以來逮事兩朝歷
官七任死之將至家無遺財老幼嗷嗷二十餘口兩
女未嫁四男白丁其長男宗傑凡三應進士舉頗服
膺為儒敢希任子之榮庶竊代耕之祿伏望尊帝皇
帝陛下持迂聖覽曲軫春慈俯天光而蜀幽大恩波
之延世如是則為箕不墜轉壑無虞生者蒙再造之

恩死者有無窮之感意迫情切言與涕俱臣無任祈
天聖鑒激切屏營之至

蘇東坡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附載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楚州教官題名有記為節孝先生徐公作也教授楚學官而記為徐公作記官之所繇始也何始乎徐公前乎此無學官徐公之德足以化其邦之人朝廷因命以教焉故善其始於徐公也公名積字仲車而節孝者朝廷賜謚以旌公之德者也公之事親怡怡劬劬旨甘之出必自其躬親既歿設像如生飲食焉必手進匱盥焉如聞其歔濯衣衾焉如適其燠寒之省焉如見其起居也蓋終其身焉其為學無所不綜而

出於正曰正者所以存吾誠也正則無往而不為
善其文章紆餘閑偉而奔放其氣渾然其為詩瑰麗
奇逸端緒若可尋索卒然失之一時儒宗巨人眉山
蘇公軾豫章黃公庭堅鄒公浩陳公瓘皆與公文字
相應者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四方學者尊
其道以先生稱之而楚人獨曰吾仲車先生也先生
舉進士中治平四年第既仕而不忍去其親郡守禮
請教其鄉之人國朝之制教授或置或否視養士何
如楚建學始於景祐二年養士數少不專置學官元
豐末朝廷以此邦之人化先生之德也爰因其攝即

命為真歷元祐紹聖以迄崇寧四任十五年不易代
先生既老且病致其仕因除張康仲代焉自此除代
不絕二十五年間相繼凡九人今天下養士不登額
而特置教授員惟楚學為然者繇先生也先生之德
足以化其鄉其歿道足以傳其後教授江夏黃君與
權繼先生於二十五年之後其嗜學若渴其好賢若
揭謂鉅野李邴曰事久且昧若何願得文記其事邴
曰學有祠祠有記鄉老有詩墓有表史有錄為先生
傳者不既詳乎凡官於此者務廣先生之道以教學
者使學必探其源行必端其誠也凡學於此者務率

師教而慕法乎先生入相詔於家出相礪於鄉也此
邦之士其興起為何如是與先生為不朽也又何急
於記黃君曰雖然事不可不謹始也將使後來有攷
焉且必得公文字為記者楚人之志也乃書其壁記
建官之所自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鉅野李昉記

節孝徐先生搢紳推重久矣以文章節行冠于淮楚
與之游者皆名公巨人而先生耳曠仕官不顯終學
官講聖人之道於是江淮風俗數十年間稍稍復古
名士間出有教身公紳者由先生化之也萃備員山
陽一日我賢太守王直閣歎先生節行雖立而文章
泯墜訪之子孫得遺稿數萬言命萃董之鏤版以廣
其傳萃親太守屬吏士門生故不得而辭敢不夙夜
在公服膺斯文所則賢守欲托先生之道化斯民於
醇厚之域耶凡十旬以畢其事紹興戊辰上元日謹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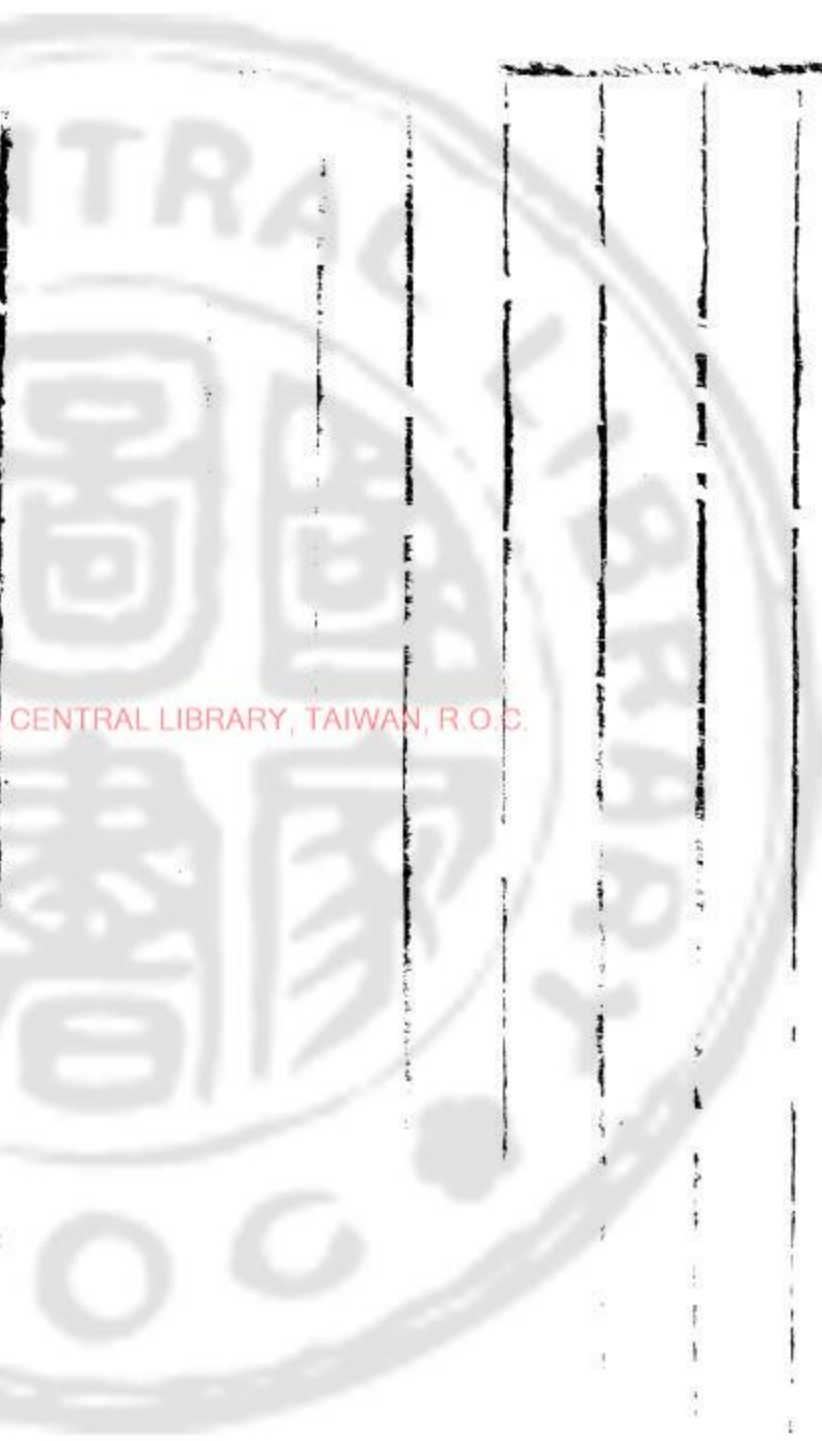
節孝先生語

蘇東坡志林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門人江端禮季恭錄

公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公曰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



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竒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公曰黃元明行已簡易論文取一切平恕

公曰為文必須讀春秋而士子急於為利以求耳目之用雖數教而不從近世文之簡古者無如曾子固新奇出於胸臆者無如蘇子瞻學者能熟讀二家之文各取其所長則盡善矣

公曰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其借書必自經論有急故留門必白直學不敢自尊音睿光不罪符璽

即而賞之先可謂識其分守亦真用人法也

公曰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弃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為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人所共知事可略也

端禮謂公曰友人陳師道南豐曾子固門生也才高學古介然不群於俗今有書令端禮致左右公讀已曰一言誠足以知人陳君書離不俗必賢者也江君稱其不群於俗某雖未見其人敢以為信然某未嘗以詩書入京故不能為謝子幸致意謝之陳無已謂予曰徐公善論人物試令評黃魯直張文

潛之為人予問之公曰魯直詩極奇古可畏進而
未已也張文潛有雄才而筆力甚健尤長於騷詞
但恨不均耳然人物亦難論孟子嘗以去就行止
一論孔子伊尹伯夷柳下惠蓋此數人皆一世之所
繫故行止可以定其人然去就有大小輕重其小
者止可以見常材而不足以見異人其大者無出
於死生善觀人者必於死生之際且孔子厄於相
難而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有為兵而受鯁然不聞
孟子少動也若楊雄則云云雖多及莽時遂有投
閣之失此聖賢所以分也然人必有所善然後臨

事而不感北宮黝匹夫之勇耳亦以養而成則浩
然之氣亦在養之而已且謝安王坦之在晉時無
以輕重其人及相溫之召謝安毅然不懼而坦之
懼倒執手版此王謝之優劣所以定且如王儉之
文學政事可視庾杲之為奴隸然儉世受晉宋高
爵乃啓齊篡逆之萌及齊高祖即位儉躬執璽綬
屏氣而進惟杲之不往賀使者促之亦不移疾王
儉所為如大豕而杲之之行章章不可掩此人物
所以難論惟以死生方可定也如廉范之奇才在
古亦少其比而終附竇憲此為可此言然完節之士

不可多得也

公嘗慕諸葛武侯之為人也端禮問其何以取之公曰深探武侯之所存不可見其涯涘且如薦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益德並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既不掩超之美復有以結羽之心其深沉大畧誰及之又損兵武功而數敗衄乃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開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勝矣且當時賢者與後世之士皆忌人刺其失而武侯乃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然人有過雖親

必誅有功雖讎必賞廖立筆乃其所黜聞武侯死至於感泣或嘔血者蓋其用法平而得人心士亦樂為之用此七代以來輔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惟少德耳武侯誠奇人謝安可比之然士欲行其志要湏如此

公曰人各有所長慎勿輕廢人也

公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夾以銀櫪屠膾人次之它鎮所無也初至蠻酋必以琉璃瓶注薔薇水揮洒於太守不及其它公送穎叔詩具道其事曰穎叔老聞之應喜

公曰退之詩書記志各有體亦至今新奇也若為頌
子不貳過論專欲入於規繩故稍陳俗

公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某無耳不為文無時
不吟哦但苦無筆力故不暇書耳

問武侯之屯五丈原其志欲戰耳武侯固知魏之不
肯戰不幸而武侯死使其不死後當何為豈可相
守而已乎當是之時循渭而東以攻長安則三輔
震動魏必奔命可戰矣武侯不知出此此兵法所
謂分不分為糜軍也公曰此論甚大且以坐江淮
而料京師之事有所不可必况在千百年之後而

論千百年前事而其入用心未易言也然深攷
武侯之用心誠欲以大義服天下耳其用兵之迹
乃餘事傳曰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此武侯所以不
得已而用兵也然自兩漢而下無必勝之將如武
侯真能必勝者也以蜀之地狹土瘠兵力孱弱武
侯將之人人有勇卒能強蜀而抗中原殆節制仁
義之師也以武侯觀韓信軍用兵則皆庸將以僥
倖取勝者亦如兒戲耳然舉兵一出而三郡響應
馬謖違令而遂敗豈非有必勝之策當時善用兵
者無如孫權權謂司馬仲達為變化若神則仲達

可謂能兵矣然與武侯相拒閉軍固壘而不敢動
武侯死曰吾不料死及觀其營陣歎曰天下奇才
則仲達與武侯優劣可見矣方是時蜀之將關張
已先死而姜維馬超又後出方戮力以戰時所用
惟魏延馬謖數子又皆庸將則蜀之所恃一武侯
而已以一武侯自用雖魏之強不能取勝則武侯
之才未易量也然腹背受敵兵家所忌而武侯又
欲乘人之隙而幸勝故不循渭而東恐非不知出
此策也

問管仲蕭何武侯王導謝安王猛房杜李德裕王朴

得失優劣如何公曰孔孟論管仲詳矣誠有功於
國者蕭何房杜則忠於社稷然何輕信流言買田
以自汙非獨立不懼之君子此最謬者也王導謝
安皆晉室之碩輔然王導挾私忿而殺周伯仁謝
安有期服而不廢樂此皆所短李德裕有將相之
畧王猛王朴真一時之奇才然猛不知以義自處
而屢受困辱朴亦有傳會妖祥之譏此數君子得
失相半無全缺也若武侯則稽德論才無可訾毀
其最優乎昔崔浩嘗非武侯矣然浩非知武侯者
浩不足道也又曰王導固賢者然欲用趙胤而為

孔愉所沮保范注術而為孔群所悟昵於栢景而陶回面折亦少翻矣

問謝安之立諸栢是耶非耶公曰荆江二州皆據上

游用武之地固不宜與諸栢然傳稱其得諸栢之

心亦合時務矣以栢石民為州既以三栢據三州

此無怨各得其任其又曰謝安非不知人如栢伊

經遠無競類皆如此之賢晉室亦不多得諸栢分據一方無不當處若

以栢温之迹言之似於山東有可疑者然坐論數

十百年事當時其勢與心亦有不可盡談者荆江

之寄如謝玄非不可往但速嫌保身恐謝公意有

所寄

公曰楊雄著法言本欲刺王莽其曰學行之上也言

之次也之類是也然王莽之惡愚夫愚婦皆知之

不待子雲刺譏而惡自彰如佛不待韓愈排之而

後人知佛為殊若夫楊墨則迫近吾道而能為吾

儒官則孟子曷可以不闢

公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故曰孟子者孔子之

解也

公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事必用新意如論友若

使管鮑則不競矣昔卓王孫云人弃我取人取我

與談賦致富與律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
公曰君子言欲謹而行欲嚴蓋不狎則召禍不嚴則
受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以雖進何傷也若言罔竄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
也蓋恐傷乎行不得不厲爾後世君子言之不狎
者多矣於行則未嘗嚴也

問蕭望之如何人公曰蕭望之近世賢者也以聖人
際之不免為剛者蓋聖人之於夫必待一陰至弱
然後揚于王庭則小人決可去矣如孝元時小人
方盛而蕭生排之既無所濟亦以自斃也至於不

肯挾持則已受侮矣豈若見幾而不往耶然大節
已卓然矣

公自謂尋常作詩作書美其人皆以已所知所見而
美之又於數事取其尤長者美之而未嘗溢譽亦
未嘗以傳聞為虛美也近世士人好譽人至言其
人無所不能有類乎聖者豈不欺後世哉

公言文字湏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為極妙
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公言人之為文使古事如避犯衆蓋有無意可以取
禍者如稽康以一言而見殺可不戒哉

公言人之為文須無窮愁態乃善如杜甫則多窮愁
賈島則尤甚李白又近於放言此皆貧賤之所忌
故退之欲人輟一節之費以活已又感二鳥而作
賦甚不可也若孟子人不知亦鷺鷥直能受賤貧
而不枉道矣

公言恭謹敬三字其義相近而詩曰敬天之怒則敬
為不輕矣然武帝云敬舉君之觴又陳國時兩國
交聘謂敬為自上待下如此則人與在上位者書
不當云敬矣

公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
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
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
大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
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公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
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問公治春秋之法公曰春秋之學其大要先求經旨
三傳非所急也後世必以趙啖為善學者大功正
在此爾至於論春秋所作殊不求孟子之意而反
以為材弊為言甚踈濶也若乃立例求經忍意

泥不可致合例有變者當須存之矣又曰治春秋
必須存闕文如夏五之類是之如不書即之則諸
家之說紛然天然某亦以為闕文而不論焉傳寫
既久不能無脫誤若便立議論恐非聖人之本意
若易言研諸侯之慮則明多侯字矣何必曲
公曰西狩獲麟諸家但止論麟不之論所以譏亦諸
侯之事爾

公曰治春秋當以孟子為折衷蓋知春秋於孟子
兩如言無義戰者止譏其戰無義者也

經言侵伐征者蓋侵者小其敵也直侵之耳伐則大
矣不惟兵車多亦所以聲其罪也故經言侵蔡伐
楚是以知侵小伐大也至於征則又大矣如周公
東征征有苗之類是也

公曰說者謂春秋無褒非也然方其時書褒者少爾
如齊之斥夷狄而強中國孔子言一正天下而葵
丘之會孟子亦取之豈非褒乎如存衛圍而有木
爪之詩豈得不為褒邪

問乙亥嘗說者曰先言御廩災是以火災之餘而嘗
不恭甚矣公曰曾子問言天子諸侯之祀遇日食
火災喪服則皆廢祀今御廩災則嘗可廢矣而不

廢是為不敬何必曰以火災之餘而嘗

問秋師還說者譏其諭時而左氏云善之也公曰二
百四十二年用兵多矣獨此言師還恐非譏也且
以清人之詩驗之則以喪師為棄民而深譏其君
則師全而還可以為褒矣

問盜竊寶玉大弓而不書人紀侯大去其國而不書
其滅公曰稱盜賊之也如漢言盜高廟王環唐言
盜殺武元衡皆其意也故不必書其人也然此譏
有司慢職也譏有司慢職則時政可知也紀侯事
有二說一云譏其不書紀侯之者齊也言紀

侯之大去其國則齊之惡亦可知矣一云大者紀
侯名也譏其不能死社稷故名以貶之有以紀侯
比去邠之事者失之矣正如以王莽比堯舜之禪
讓也

公言王令之文少所許可如以房杜為刀筆吏非也
且如庭議事房喬謀之矣必曰非如晦莫壽之及
如晦至卒用房策以此觀之則其不掩善而交用
其所長固足以為賢相所以能成天下之務夫為
相者能不蔽人之謀以一身而行天下人之善豈
不大哉而後世之人耻謀不自我出而謂人獻言

為犯分是以人受其蔽而已不知事亦多不濟也
昔魏相集賢董兩言而行之則其知識甚高矣然
為政者必有術然後能立事故王導衣練布謝安
用蒲葵扇不言而人從之蓋以術也後世宰相之
行事乃欲以勢力而切割天下又怨人之不從已
豈不愚哉

公曰欲求聖人之道必於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盡
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欲求聖人
之道者必觀於變至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
一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進惟孟

惡其執一也然善論聖人者必觀其世且如孔子
處周之季天下如何執所以牛轍馬跡徧于天下
而不自以為勞豈好為執與一得用以行其道而
濟斯人爾至於見佛時南子叩不自為汗也然聖
人之變疑卓爾不可及有志自歧而學之亦何難
哉此孟子所以學而至之荀子則不及也且在書
則如堯如舜如湯如武如平如康如彊弗友如變友
其世不同也在易則如泰如否如豐如剝如小過
如大過其世亦不同也若以五切武之時而行堯舜
之事如以治豐治泰之道而一何於剝於否豈不傾

覆無功乎此堯所以禪而受
而武所以造周伊周所以攝
而適於變者也學者不知此
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偏當去
室是遠而言權之遠而不可
也蓋譏其言不合道也謂切
諸善乎晁錯云能明其世者
世學者其言其學俱有可取
悖亂或拘泥者以其不通乎
變則利不可興害不可除謂
以受湯所以董真
蓋皆用大過之道
妄生議論非也詩
編以言也豈不爾思
故孔子曰未之思
法務去其不合道
天子此言出後
其臨事制宜則或
變也苟不通乎世
至於隳敗而不能

救者以此耳

公曰楊子投閣後人乃為楊子諱云無此言則是漢
史所書皆不足信也况此事甚明然楊子實未至
於聖人而不適乎變雖有此亦何妨為大賢乎且
如孟子曰堯以天下與舜則是禪也明矣韓退之
對禹問乃反此說而後世學者又為退之諱云此
非退之文何其迂論以自欺也就如為退之之文
亦不害為退之矣此皆好奇而不適於簡易之過
也

公曰治河誠大事然利害有可以坐而言決者嘗因

大禹治水之法而親觀其勢且自陝以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挾同之間也行而至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益下而悉平原山足復軟不足以為之固所以釀為二渠又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趨於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也而今之言河者必歸之於天胡不折之曰周之時王與列國之君未嘗無失道者而不聞河為患者何也蓋有禹之遺迹也若必欲以人力治亦恐無功蓋今之河身既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為之固又無二

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勢獨行乎一道以益于言之乃掘地而送之海今則以人所築堤為之扞乃水行乎地上則安得不決也其不決者幸而已然不可保萬全不決於今年必決於明年或二三斷矣莫若畧依古法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為河身縱其游波而不壅塞則河之患庶乎少矣

屈平自沉于江鍾曰禍心亦可謂不幸然聖人亦有不幸而有以處不幸亦有不得已而有以處不得已必不至於自戕故如屈平孔孟不為也

作詩不可斥言也至於美人亦不可斥言試觀詩
之風雅頌所美所刺未嘗不婉順而歸之於正
問象以典刑孔安國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也漢儒則
曰唐虞畫象又曰畫衣冠為教何也公曰有曰象
魏有曰兩觀視言其高大可觀法正象則自然高
大魏則有巍巍之意皆有可觀可法也則象所以
言其法猶天之垂象唐虞之刑雖不經見如蕭何
之律輕重大小各有定式然恐古自有定式也觀
其放四凶而人以為宜則是刑有常式故民聽不
惑所謂象以典刑者蓋法用其常刑而無過差也

問諸言明堂者曰布政之宮又曰在國之陽七里茲
邕以為天子之太廟也其說不同公曰明堂者布
政之宮則是矣蓋取其向明而治之意故孟子曰
王者之堂也其曰在國之陽七里則固繆矣然歷
代諸儒之論紛紛無定漢武則牽於方士之言以
茅蓋通水惟隋宇文愷之論為當然必欲興作則
請用魏鄭公所謂有我作古可也斷而行之在我
而已衆說不能改也

問罷錯張敞請入粟以贖罪無乃刑失有罪乎公曰
書有金作贖刑則所犯有誑誤可恕者使贖之則

刑不失有罪矣錯等蓋取此意而作此說况權時
定宜以濟其急與其重斂于民不若為此猶成無
費之利也且今之富人有人資而為祠即室長者
矣意亦求庇其身而朝廷實無獎進之道故仕則
竭力奉公不敢為過失有加于儒生世胄而仕者
也然上之人避嫌而不敢舉朝廷亦無陞進之法
所以多有才力可稱者而卒阨以死也且張釋之
以人資為郎則是人材不可決定於所取也况漢
帝之詔曰使久立於庭下宜旌異之

問漢武帝築朔方面公孫弘諫曰不可及朱買臣發

十說難之而弘不得一亦終築之何也公曰漢武
好興作而弘諫之者欲以靜正之也然買臣嚴助
輩方歎直謂其說又挾武帝之威以壓之則弘何
敢不從所以曰鄙人不知也然武帝疲弊中國而
失民心幾喪天下其本蓋買臣導之也吁為天下
者可不審其所用乎

殆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
必分二南為國風而雅有大小又為頌也蓋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
王之化正於閭房衽席之間以至乎人化之蓋風

為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其餘刺惡之詩乃刪詩時分附于諸篇其惡之大小自可各見別無意也故惟箴刺之詩不專立名也且十五國風者乃謂車同軌書同文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故無所分別先後且季札謂小雅周之衰而王通乃為周之盛其旨異矣蓋當時樂歌適聞所刺之詩所以為衰而王通原鹿鳴以下之大旨所以為周之盛各以所見云爾非不同也

人必有威然後不為人之所慢侮而事可立亦可以應倅然之變且如子路片言折獄以其有威所以能得人之情而下不能欺且易於豐於噬嗑有雷電之威明故皆能折獄若賁則所以曰無敢折獄蓋無雷之威也

問劉歆鄭康成謂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何休於易書語孟為聖人完書而無後人增益者其於經籍皆有可疑如王制乃漢時博士為之月令亦呂不韋所纂而中庸則子思語也其餘雜漢儒甚甚衆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則知度滅亡矣此周禮

所以為疑也然又不可全以是非要須攷其所言
合于聖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強為之說
斯可矣

問季札見舞象辭曰美哉猶有憾也服虔曰憾恨也
恨不及已誅紂也書言四岳與平舜孔安國曰四岳
知舜之聖不得已而舉之夫二子之言固為妄然
何為而言之公曰憾可曰慚也言文王不能正紂
已有慚德可也何必曰恨也四岳之所舉用悉以
丹朱共工為言克屢禘之然必以舉舜豈非安國便
據此而生文字乎

問司馬遷作史記以孔子列于世家而豫讓名為刺客可乎齊魯大國也而首書太伯叙傳則尊道術而簿六經何也公曰士要須所養者醇所學者醇所師者醇所友者醇然後所言所行皆醇也如馬遷所養所學皆不能醇其所師所友亦或如之故其言多駁雜無足怪也以春秋攷之嘗譏世卿則世祿可矣蓋惟諸侯方得世而卿大夫皆不可以孔子乃曰世家可乎豫讓天子義士也其節凜凜可畏以齊晉周陳之臣觀之其祖其父其身皆食其國之祿而享其位至其易主遷代則又泰然就

它主之祿而無慚色甚者贊成其篡奪之禍如王
儉輩是也以此觀豫讓所以報德者豈非為義士
乎列于刺客非也泰伯三以天下讓則齊魯開國
固在其後然亦馬遷之意重其讓而取于道也其
尊道術而薄六經乃其所學所見之不醇也

問三代稱用肉刑而治後世用行之則病于傷民今
可行乎公曰肉刑之法前人論之詳矣徒為紛紛
嘗觀唐太宗曰不行井田肉刑不可致治大非也
蓋世之前法有不可以下行於今世今世之法有
不可上通乎古者正欲觀時變爾且孝文以仁心

廢肉刑是也縱云有輕刑之名而其實殺之亦非
本意也不幸而已故人疑孝文以嚴致平然法無
病民者要須得良吏乃可行必欲行肉刑須得臯
陶者乃可行臯陶不可得得有臯陶之用心者亦
可矣此人不可得則肉刑未可輕行也

左氏云十六相堯不能用四凶堯不能去宜云不用
不去不當云不能也蓋堯若用之去之則無以成
舜功此孔子所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

君子無所爭於文則不可不求勝人凡作文必須自
立令前不見古人後不容來者乃善不善其立意

自戕

禮文殘闕甚可閔傷儀禮粗為完書然決非盡出乎
聖人何以知之且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
父在毋不可以為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
辟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可以決知非聖
人所為也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欲用其
師說或利其購金而妄言耳甚可閔也

問今兵冗矣欲復民兵如何軍儲乏矣欲復屯田如
何公曰今兵勢患乎一定而不得動如一路中復
置如漢之奔命者數百人使往來赴急不可如駐

泊者則盜賊不敢作矣屯田誠難復蓋古者兵取
於農而其勢順故耕者皆兵也後世兵民既判名
已不同况今之兵驕惰不可使豈可令耕乎必不
肯矣且兵患不精不患少昔李勣以三千而平定
襄古人有以少擊眾者是兵雖冗無益也

問衛青不斬裨將王猛棄軍迎符堅與穰苴亞夫異
矣公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是也若衛青不斬
裨將可為保功名者非將法也王猛棄軍迎符堅
擊責之是矣

問人固難知然孔子謂由不得其死孟子謂盆成括

必見殺後果如其言何也若蕭何謂韓信國士無
雙武侯謂蔣琬非百里之才後亦果成功何也公
曰子路盆成括有取死之道孔孟觀其所行而知
之縱使幸而免孔孟之言猶信也蕭何知韓信之
為可用而不能知其終武侯之明固能知蔣琬為
可用然人亦難知武侯不免失於馬謖也

問國之本在兵兵之本在將則將才難矣必欲選將
當以何術使將能靜則折姦謀而不作動則破大
敵而制其命其用何術古人誰能之公曰將誠難
事不可易言之古之名將各有所長所謂靜能折

姦謀者所謂止兵伐謀伐謀者能破敵之謀不待
用是也不必見於用兵然亦無迹如李牧在鴈門
二十年而匈奴不敢加兵王霸在上谷亦二十年
而敵人不敢窺邊近之矣然以數子之才猶須久
任然後有功則將不可遽移易也所謂動則制其
命者必勝之將也古必勝之將惟武侯一人以
其兵有節制而不妄動其餘皆幸甚爾以李光弼
猶戰則納短刀于鞞知其不能必勝也夫以馬隆
之才武立標募卒得驍勇者三千五百人又請自
至武庫選仗有此二者所以能多克勝昔高宗文

伐蜀如詩受詔辰時出師兵仗器物皆不假借而畢集以其有素備也所以解劍門之圍平劉闢之亂兵時有將無事時常作出兵計故敵人畏之而不敢妄動此正用兵者當法此也然用兵必有驍將必有敢死士故古人去敵百步猶選敢死士蓋敢死士則能狀兵威而驍將則能奪敵之氣

傳曰智信仁勇嚴將之事也則為將必須嚴嚴則有威有威則強令明而人畏之然威必素立乃可猝然辦事李晟之卒有折人之七筋者斬之而李光

弼欲斬貴臣雖天子欲增秩使免死而光弼亦斬之所以威立而人畏之也然郭子儀仁厚德士心而卒伍少懈及李光弼領其兵皆股栗此可見有威者人乃畏也

易言忠信所以進德又曰果行育德則信與果皆入德之本土君子所不可須臾忘也而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而自漢以來說者皆以為小人之事無乃害德乎蓋孔子以子貢之所問者愈卑而又問其次故曰言必信行必果恐再問其次故特舉其最下者曰硜硜然小人哉硜硜空

虛之謂也則是言必信行必果與硜硜然小人執
皆義不相續各是一段也或曰孟子言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者為大人故此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
人也殊不思大人者成德之稱其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則如後心之謂惟大人能之而論語所言者
上也曷可比大人執

浩然之氣與北宮黜之勇孟施舍之勇皆以所養而
致之然孟施舍養成匹夫之勇故不動心而無懼
所以視不勝猶勝也孟子曰若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則必經於思慮而動其心矣故其文勢宜

自猶勝以上一言孟施舍其量敵以下孟子言施舍
不能如此非一段也

書者天子之事也終于文侯之命也費秦二誓何以
與焉蓋書之文乃舊史之文其篇章之次第乃孔
子刪而定之故斷自唐虞所以明治世教化之本
然堯典亦謂之虞書者以堯所以治天下之道非
舜以成之則其仁民愛物經綸世變之道不得而
顯也然堯舜之時道隆也故大禹皋陶之謨皆謂
之虞書夏書以往有戒之深旨焉故夏書之末繼
之以商書以商書之末繼以周書以周書之末繼

警商也周之末繼以文侯之命所以警周也其意以為周德既衰而晉強盛夫宜知所以杜絕篡亂也又繼以費所以見魯公之僭又繼以秦以見秦之強大皆以警于周而周不悟所以卒為秦所滅故曰費秦二誓所以戒周亦所以警後世也

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曰西狩獲麟何也蓋孔子所以刪春秋者用意深微故用一字有重輕其言獲麟諸家止說麟而不論狩非孔子意也蓋狩乃天子之事而諸侯云西狩所以譏僭也

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

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也蓋自二南言治家之始小雅言治國之始大雅言治天下之始頌言成功之始所以見周家終始之道一隆也其終有魯頌商頌者何也蓋魯實僭天子之觀魯頌之事豈是為盛德而宣可告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絕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易之書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
豈聖人之意乎蓋閔胡子明以六變之說解易故
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然子明所論六變上不見
乾坤下不見未濟又疑其法上消冬于既濟非謂
不可終于未濟也

二禮所載終始不同何也夫禮學不明良可惜也惟
儀禮稍為完書然皆說士禮故知論禮者以士禮
而陞而上之至于天子也然儀禮始于冠昏其法是
也終于有司蓋以為追遠乃人之大事所以喪葬
而繼之以祭之禮也至於戴禮之所記駁雜訛舛

不可勝道蓋多出於漢儒之私見其首不以冠昏
而以曲禮其終乃以喪服四制而制度又多舛雜
而不近於人情極可恠也然詩首於閔唯書首于
釐降春秋首于聘駁易下經首於咸恒故於禮宜
首於冠昏乃惟相近而禮記無叙恐未可為確論
也

良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言豈特見于事
者各有所止而不可出雖心思之運亦不可出矣
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
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

也

楊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富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富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以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本謂孟子克養之至萬物皆備于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故言曰不動心以其養之至也猶之比宮黜之革雖不足道亦以其養之至也

孔子言山梁雌雉謂梁高也如屋之有梁橋之有梁

以其山之高者而雌處其上可謂得所亦猶小人居乎高位也子路多言者忽于此能默而識之共以致敬三嘆其事焉嗚當作嘆蓋字之誤也楊子亦不詳孔子之旨而其論雌雉極不稽後之學者信以為然良可恠也

問欵向言仲舒是非孰當公曰伊呂聖人之佐不得則不興管晏特一時之豪傑爾以仲舒所學醇正而其三策該通當世之務非俗儒也其答江都易王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論又幾於孟子矣殆賢者也謂如伊呂則過之其曰未及游夏似少貶矣然

但稱其所長自足為一時之賢何必遠擬古人也
問丙魏姚宋孰優公曰丙得宰相之體魏有宰相之
量姚有經綸之才宋有操持之節皆賢相也然宣
帝雄傑明達力能自致中興雖無丙魏亦可矣若
明皇則中才之君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故姚
宋在而成開元之治姚宋亡而致天寶之亂也然
宋則剛者也剛故無私無邪能斷能明矣姚喜任
數茲少貶焉

賢人不可多得蓋天地亦自愛惜况于朋友况于同
類况于用人者可不惜之乎且天地若不愛惜人

材何以孔子後無孔子孟子後無孟子也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耻
矣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
為偽也其兩府有除命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自
不正蓋賢者當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
出也

近世講辯之學廢夫講辯所以發明義趣而起已之
志慮如陳平之智固宜料天下事無疑方呂氏未
誅而平之沉思未決聞陸賈之言然後志思煥然
得與周勃交驩則士之智慮未及陳平者曷可廢

講辨乎

問肆大青何也公曰青災之名也五行傳曰青青赤
青是也據書言青災肆赦則是不可常行也故蜀
先主言吾游于鄭康成陳元方之間未嘗言赦而
武侯治蜀十年不赦所以刑于而下無幸免之民
此言肆者赦之別名又曰肆大青言非其事也然
赦過宥罪天子之事而諸侯行之可知非禮矣其
三年因郊而有赦有賞惟王虎之傳論之別不見
所起

問呂后欲王諸呂陳平以為可而王陵以為不可孰
是公曰陳平有包天下之量自秦漢以來天下而
已

問人之治身何者為先人之所戒何者為急公言易
曰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
誠為本而所戒者以邪為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
正則動容舉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体發于
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正人也苟不正心誠意而
存乎邪則形容動作亦皆不正充于四体發于面
目可以望而知其為邪人也至於國之興亡亦以
正與不正况于人乎然孟子云志氣之帥氣休之

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蓋以謂志則在心而心
為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
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
養四体縱之而不已則喜怒為氣之所使必至於
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
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惟小人為氣所
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於不聞人之
声音不覺已之忤物或報仇復怨辱人以自快或
至於受辱而不慚或至於殺人或至於殺身者皆
為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孟子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然自孔子以來非孟子
誠不知此

問公嘗言賈誼篤好管子幾為管子所誤何以見之
公曰管仲誠竒才所言所行皆適于時宜其言幼
官則非也賈誼亦一時之豪士其法于管子者非
一旦如言色用黃數用五殆為幼官所誤也讀誼
之文則漢儒之文皆不足觀及讀仲舒之三策然
後見誼學未至非醇儒也仲舒之言幾如孟子矣
然孔子之為政於衛止欲正名而已子路不能知
顏子默而識之至於發問其所答亦不過數事而

管仲所以說其君者累數萬言而王通一見隋煬
帝陳十七策弟子編為三卷文帝不用退而作皇
極之歌此自取亡宗赤族有餘擬法論語何足道
哉傳言信而後陳豈有一旦遽為人陳十七策何
其多也有異於孔子矣

人之德有諸中必形諸外而威德者猶且容貌若愚
况無諸中者乎語曰有若無實若虛則學者不可
不知此也
讓不可以苟為之若伊尹三聘而後起此以禮而讓
也孟子於齊餽而不受此以名而讓也後世讓官

不合於禮義又非避名而朝廷又立為格使至其
官而讓皆非也黃憲聞召即起受官即拜此皆有
以過人也

安宅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公欲往見之問
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
直已而往可也公聞此語遂大開悟

安宅說中庸始於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
正與不正德有文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
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為情之不正
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為不正之欲乎若張也

欲凡言寡欲皆不正也故以凡言情為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強哉矯蓋矯者強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為正豈不強乎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八極霜露所墜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中庸所以獨取舜顏淵者所以為中庸之法也蓋自誠明者聖人也舜顏淵積勤不已而至非至誠不

能也舜自匹夫積仁累義至於聖人使其父母為聖人之父母使其父母為天子之父母至於以天下養其父母其積德可知孔子曰吾見其進則顏子之至誠亦可知矣此段恐非先生本語人之大事不可以不謹者祭祀是也蓋鬼神不可知爾事不可知者安可以不至誠奉之

上下釋奠皆薦生非也蓋事天神則當用生若孔子則宜以人鬼之禮事之而薦熟州郡牽於微末之胙而不肯變又朝廷以令文拘之不知議禮者何不知其非也

安定先生不令諸生學字曰字若稍可觀便為人後
觀魏韋誕題交雲殿額豈不謂之人後乎王獻之
之對謝安可謂大丈夫矣

公常教其子曰若在貴人之前堆黃金積白壁呼之
使來不可往也况以藝易之乎故孟子自欲見齊
王可也及使人要之則稱病不往其不可屈湏如
此

亭諫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非德業蚤著名譽
素聞則君未見知而言不盡聽近於未信而諫矣
說者以謂陽城居諫職與魯沽山汶果然則豈能

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人至損音樂減騶
御則人豈可不素有養素自重耶

孔子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漢文行以日易月之
制甚非也後世因循無人議之亦可惜也然漢以
三十六日而後世以二十七日而釋尤非也宜稱
時制為衣服以軟中墨縷以臨便坐見群臣亦可
也

凡評論人材必以不得已處之則近於孔孟所謂恕
若其人得已而不已者乃可罪也如仲尼見陽虎
微服而過宋皆不得已矣孟子言五人者無獻子

之家則不與之友亦不得已者且以居喪不可以出也墨線惟軍旅宜用之然其人無田園衣食之奉豈特守禮拘拘與其親戚坐以飢凍則其出不得已也

公論趙盾之事曰孔子言之矣後人雖累千萬言豈足垂信若信後人而不信孔子其人可知矣然殺高貴鄉公者成濟也其便之者司馬氏也晉山陽公死書曰宋志也此推本而誅之耳王導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則其事亦可見矣然王導諸遂良皆賢者導以疑殺伯仁而遂良譖死劉

洎皆可惜也

問依世違俗如何論公曰不必言依與違但論正與不正而顧其義如何耳

論經義要寬裕而不迫正如折獄須先定其大情然後求其微情則無不得矣然大情未正而先求微情則紛亂不決矣

天下之事有可以懸論而利害可定者有必待行之而後利害可見者故自古以來創法之初非不深思熟講及其施之而有不可行者蓋有利害不可以懸料者也

鄭雲更羅隱之真隱者也

神放文章極巖其詩文未嘗不在雲山是可高也然
真宗祿之以尚書與之握手登龍閣其待之可
謂厚矣亦可留而行其所言然終不可留其志又
何也

韓退之與故人書憂其米鹽不給懇懇有情直義士
也

老杜詩多稱人名非也蓋孔子惟弟子乃稱名耳
董仲舒不惟道學深醇亦精於論議所謂下高其行
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貧鄙者真厲世之法也

裴行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與盧毓之論同
此誠取人之法也

安宅云頭容直此所以檢其外也

禮云葬欲其速朽欲體魄早歸於土也故棺不貴厚
近世用厚木使體魄隔絕數十年不朽非禮也古
人懸棺而葬不為墜道又記曰封之崇四尺則古
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爾近世用墜道與墓務高
廣使後人妄意其中往往啓盜之心於死者殊無
益也

諫爭大事也孟子言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非

一朝一夕之故昔漢武暴君也見嚴助諸人恨得之晚而其餘皆以誅死任公孫霍光可謂篤矣亦未嘗以禮遇之惟見汲黯則不冠不見可知汲黯所立如何兩黯嘗毀儒而觸如汲黯所行曠世絕代未見其比惟失之少補蓋非聖人不能無弊伯夷伊尹之徒皆有弊要之不可以聖人責之不失為賢人也若黯真諫爭之臣也或論陽城之不言以謂養其勇大非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而日沉于酒言不聞于人行未信于上一旦悻然而強諫特一醉人語爾宜

乎其君不聽董仲舒言下高其行而後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則士必貴於素有所樹立况諫爭亦烏可暴也

公問崔子方秀才何如人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公喜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正者大木也昔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蔽衣為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論議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為賢至其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

問率性之謂道何也公曰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率

其氣者是在其所志也率其性者豈不然乎率其性而行之足以為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問名世何如公曰名世者自名也非特自名而已也能言之類莫不名之也名之如何方斯之世而有斯人焉濟斯世者必斯人而已也是以其人而名乎其世也是以天下之重而任乎斯人者也為斯人者如何其自任以斯世之重也方斯之時濟斯世者舍我其誰乎是以其身而名乎其世也以身而名乎其世者謂之知天知天之所以命我而出乎斯世則我之所以為斯世者其敢廢天之命乎

問公穀三傳何如公曰予心之所自得必已多矣此其大本也至於古今公議擇而取之輔其所自得者也啖趙二氏有大功於春秋但未能全盡爾攷其所學蓋不止於春秋公貫穿經義窮極是非所論不苟若斯人者豈易得哉所謂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也

公惠書云毀譽不可郵至於操心慮患而防之者要在於幾微也臨別一說千萬秘之

節孝先生傳

呂氏童蒙訓曰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小許榜登
科初從安宅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
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
生自言初見安宅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宅忽厲聲
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
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以見貴官又自思云見
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
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母至孝山陽人化
之

又云先生嘗為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

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又云元符三年滎陽公名希哲自和州謫居起知單州道過山陽因出過市橋橋壞而求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此書贈公云我敬呂

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後批云前日之事橋梁腐敗人乘蹉跌而公晏然無傷固有神明陰相其德願為本朝自重生民自重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抄舊以東坡先生志林語冠于首因以呂氏童蒙訓語附其後蔡之臨汝郡庠嘉禾已蔡先生文集茲錄雋燕兩咳唾餘一話一言足為後學警策如云治身以誠為本先生所得於安定胡公

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
與汲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
一雖異君子謂其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為
文之法若有異者攷其說以簡易渾成為主學
一者毋以異求之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
許及之書

重修節孝祠記

於庠士之在三代者踔乎不可尚已考德於三代之
下未嘗不於節孝先生欣欣而願執鞭焉夫天下之
真以偽雜也天下之質以文敝也是故反真者剗其
偽貴質者默其文而於先生乎見之先生道必事親
不必安貧學必先志事必反始行必守約教必成德
文必崇雅任必居卑三歲而嬰兒六七十歲而老人
七十六歲正而斃其致一而已譬猶大圭不琢其文
密以理也大羹不和其味淡以玄也得孔氏之門而
入之其曾子閔子之儔亞與山陽先生生長之鄉也

室廬墳墓猶莽然在後之人緣而為祠歲時酹之庶
幾想像其儀刑而恭敬之心也而乃木折瓦崩周垣
廢缺棘蒙其區潦集其堂狐穴其枋雀穿其墉行道
之人無不嗟也弟子負牘以告予搢衣而弔之憮然
曰古之君子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敦勸焉先
生行古之道也乃宇榛榛然塚離離然其何以為訓
孰非官司之責乎遂檄郡守葛子木經理其材而董
役則於邑令姜潤身屬之且戒之曰先生平時居僅
蔽風雨故工無風雨震搖斯可也已至若廣棟題窮
丹堊荒度土功非所以承先生之德也勿為之既落

于成物情于于然而暢悅矣昔蔣轉運薦先生於
朝曰楚俗之厚實積倡之至于今淮之士大夫亮
節砥行不詣公府不屬官政薄田弊廬晏如也被
先生之德深矣夫何民心日懈靡靡而入于奢是
可懼已於是乎樹先生之風聲以導之助流教化
表正鄉閭猶有賴焉然則斯役之於民也大矣法
得特書嘉靖己丑冬十二月朔嘉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蘭谿渙石唐龍撰

重修徐節孝先生祠記

夫敦本而懋修者上賢之芳躅也維風而樹則者政人之要務也節孝徐先生在元祐間感寒惟一衲裘日食漿飯數塊許安世以百金為母壽數拒不納借書者誣其匿金至賣衣償之貞孤耿介之節罕有儼者孝根天性終身罔移遇石輒思父不忍踐應舉而載母入京師廬於時問安否如平生困委偃仆裂手足而不顧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事死如事生者讀書達旦宗事安定學之正也置地葬弟子罄所有而赴親

故之急惠之溥也若天文地理用兵論將吟詩
著文諸所精詣皆其餘耳祠肇於南宋沿歷綿
邈修葺時舉日月既邁圯剝仍滋祐承之守是
郡暇閱乘牒得祠所在聚處展拜周覽已乃愀
然感曰嗟祠茲猥焉蕪也賢哲弗安世曷知宗
標準弗昭人曷知勸主郡者咎哉爰措贖金百
餘鳩工庀材奮貫是潤撤腐飾廂細大偕作雖
不敢崇麗侈藻以傷先生儉素之德而妥靈饗
觀較昔倍之經始於甲子年九月乃次年二月
告厥成余惟節孝之道本乎知能之良古今人

無異性則古今人之好無異致往跡雖遐其教
最長也先生德行瓌璋亶宇宙完人奚翅闡精
發秀山嶽增輝而休軌嘉模即千禩刑之蔑替
者哉

聖天子敷廉耻躬孝弟凡有裨名教者務尊崇顯揚
以弘建極叙倫之化假令先生生當今日必將
躋華陟要而綱維世道翊成

鴻朗之運如登用諸公矣惜乎丁時不造哲宗匪
任賢之主惇卞當蔽賢之路竟無引之巖廊服
之大僚以酬乃德而究乃用者雖曾江寧寒楚

州輩之薦亦區區教授一邑老于散秩焉耳且
柰何夫善而弗知自有者棄見善而弗知表章
者矇知所表章而不足垂遠的來者陋君子奚
取焉姑生也晚躬逢堯舜大非先生之過而久
濡聖化其善之有於身者固攸知顧於先生實
刻蠶而錢慕之詎敢見而弗知表章表章而弗
思垂且的以自懼大頌耶郡者州邑之觀也一
郡者列郡之觀亦天下之達觀也今茲之舉明
常道而培元氣端世之宗而鼓人之動也獨侈
美輪奐增飾彌文焉已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斯同寅諸友之共情也因勒玄石以示有
目者嘉靖乙丑三月朔整飭淮揚海防兵備浙
江按察司副使前知淮安府事東萊後學劉祐
頓首拜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